古文四象

評注

古文四象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 新小說

遂谷神妃 一冊 二角五分
未來之上海 一冊 三角
火裏罪
土裏罪
比德臨陣
孳海
梟
空谷
情
梅花
肢篋之
大寶窟 三
九十三
霜刃碧
福爾摩斯再生案 四
蓓德小傳 一冊 三角
紅淚 一冊 三角

時報短篇小說集 四冊 每冊三角
結核菌物語 一冊 二角
小本大俠錦帔客傳 一冊 一角六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四分
四角
一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一角
二角
二角
安眠法 一冊 二角五分
神經病新療法 一冊 二角

曾文正公古文四象目次

有正書局藏板

史

百家

韓愈伯夷頌 獲麟解 雜說錄二 送王塤序 送王含序 答李翊書

歐陽修豐樂亭記 送徐無黨序 集古錄跋尾十首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少陰情韻卷四 沈雄之韻 悽惻之韻

經

詩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蘩 采蘋 清廟 雝可與上 七月

鴟鴞 東山 狼跋 文王 大明 緜 思齊可與下 楚茨

信南山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篤公劉 那 長發可觀上美

北門 匪風 北山 頍弁 白華 板 蕩 瞻卬可觀下刺

鹿鳴 四牡 常棣 伐木 嵩高 烝民 江漢 常武可羣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可怨 柏舟 淇奧 蓼莪 抑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義理 碩人 小戎 采芑 車攻 斯干 皇矣 韓弈 閟宮 氣勢

姚姬傳先生論文創爲陰陽之說以爲文章之美不出此二者曾文正公因而推之陽有太陽少陽之分陰有太陰少陰之分氣勢太陽之類趣味少陽之類識度太陰之類情韻少陰之類張廉卿先生又以二十字分配陰陽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脉聲陽也味韻格態情法詞度界色陰也則充其類而盡之矣桐城吳摯甫先生識

古文四象卷一

湘鄉曾國藩纂輯

太陽氣勢上　噴薄之勢　跌蕩之勢

經

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高士奇曰司馬遷秦紀取此作贊以爲莫善於賈生也陸機論吳干寶論晉體意俱本此

註 甲子周十三年二月甲子也 昧爽旦明也 王朝至乃誓王武王也牧紂都朝歌南七十里地言武王至近郊外之牧野也 王左杖二句杖仗古字通旄通氂牛尾也 逖矣逖遠也 御事至百夫長御治也治事之至總目司徒以下亞次旅衆也謂次於公之衆卿師氏中大夫也千夫長師衛也百夫長旅帥也 庸至濮八國皆戎蠻之國 稱舉也 比相比次也 牝雞無晨雞知時畜也當晨而鳴牝雞無晨喩婦人無男事也 索索即周官方相氏之索室敺疫之索 昏棄二句昏讀曰泯泯蔑也昏棄即泯棄也肆祀祭名答問也迪進也不迪謂不進而用之也 乃惟至卿士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發武王名 不愆至齊焉愆過也一擊一刺曰伐止齊正行列也 夫子猶言先生長者 勖勉也 桓桓威也 如虎至羆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 于商郊至西土于往也迓迎也商衆來奔者不得迎擊之以爲周之役也

史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

王鏊曰賈誼過秦論其言極古與先秦相上下但其三篇大意不甚變化且詞亦有重襲者意生偶作未及刪改耳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李塗曰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賈誼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此類是也

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過秦論中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

眞德秀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

皇爲之父以趙高爲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技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技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亦書生之

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

論今特以其文取之

司馬貞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

凌約言曰賈太傅既云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已重爲子嬰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終身不悟母乃

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

賁之過乎

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評 姚鼐曰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駿閎肆

過秦論上

注 賈誼 漢文帝臣也 秦 今陝西省境 孝公 獻公子 殽函 殽阪在今湖南永寧縣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 商君 衛人名鞅封於商爲列侯號商君 連衡 衡音橫關西爲橫合關東縱連之於秦故曰連衡 西河 今山西永寧縣以南一帶也 惠文武昭 惠文王孝公子武王惠文子昭襄王武王異母弟 漢中 今陝西南鄭縣 巴 今四川巴縣 蜀 今成都縣 約從 關東爲從從音縱 齊 自前山東青州府以西至濟南東昌之間又北至直隸景滄諸州東南至於海皆齊分也 孟嘗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 趙 今直隸南部山西北部之地皆趙分也 平原 平原君趙之公子趙勝也 楚 自前湖北荊州府以北至河南裕州信陽州之境皆楚分也 春申 春申君楚人名歇姓黃氏 魏 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皆魏分也 信陵 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 韓 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

之地皆韓分也燕今奉天直隸及朝鮮北部之地皆燕分也宋自前河南歸德府以東至江蘇徐州境皆宋分也衛自前直隸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衛輝懷慶府之境皆衛分也中山直隸舊正定府甯越趙人蘇秦洛陽人杜赫周人齊明東周臣也

周最周君之子陳軫召滑皆楚臣樓緩魏相也文侯弟蘇厲蘇秦之弟樂毅燕相吳起衛人仕魏爲將孫

臏齊將也武之後兒良王廖皆豪士也兒音倪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將也叩擊也孝文王昭襄

王子莊襄王孝文王子百越越非一種百越猶言百蠻也桂林象郡二郡名今廣東海康合浦茂名諸縣及廣西蒼梧縣之

南境並越南皆是蒙恬秦將長城秦所築者起臨洮迄遼東匈奴北狄之一族須有今內外蒙古之地誰何何與呵通漢舊

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陳涉陽城人首起兵反秦者甕牖以甕口爲牖繩樞以繩扃戶爲樞中庸中等

庸人陶朱陶朱公范蠡父子躬耕轉物候時逐什一之利常致貲累巨萬猗頓魯人問術於陶朱公而亦致富贏擔也鉏櫌棘

矜櫌鉏柄也棘戟也矜音槿言鋤柄及戟槿也銛利也思廉切招音翹舉也

過秦論中

注　裋褐一作短褐裋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曰曰短褐亦曰豎褐

過秦論下

注　章邯秦將子嬰秦二世兄子

賈誼陳政事疏

眞德秀曰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

凌稚隆曰按此篇論制匈奴凡二段實一事也當是流涕之一而其二爲足食勸農語見新書班史則載之食貨志中矣

姚鼐曰此二字疑本是一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爲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於起處增一爲二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叙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

茅坤曰賈山上書⺷以射獵為喻而賈誼亦以此必文帝當時長代邊好習射獵故云云

王維禎曰誼歷數四事反覆設論謂帝為不能猶有三代遺直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悳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

眞德秀曰太史公云賈誼鼂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藹

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

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髖髀等語而後知之

眞德秀曰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息諸侯之禍然其弊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

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

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䠞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䠞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一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

眞德秀曰文帝知富民而不知所以敎之故其大者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抑權幷兼爲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斂異時决裂之禍也誼言不見用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

惜哉陳廷敬曰誼言長太息者六疏中止及其三蓋自夏爲天子至㠯時務也爲一段自凡人之智至引周秦事以觀之也爲一段合之共得五事其一則史家刪去之若新書大部等齊諸篇後人僞託不足據也姚鼒曰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

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

鼐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錯載於食貨志落是已眞德秀曰按是時張蒼爲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林希元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聖賢之語賈誼述之如樂記然茅坤曰教太子一節此則賈生監秦二世之患而所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二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請尤三代以來首議

王宗沐曰誼論敎太子稱秦所以亡皆由引用文法之吏因拳拳周人保傅之間而景帝卒師鼂錯用法刻深文帝寬厚之治索焉使誼言得行何以及此

眞德秀曰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迺使鼂錯以術數敎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

之可歎也

眞德秀曰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懇言之其援胡亥以誡最爲深切

眞德秀曰此時務也止當是太息之四

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以上太教子一條無長太息字樣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有正書局藏板

張英曰天下如大器視乎所置之安危湯武置天下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

於仁義禮樂所謂措國於不傾之地也遺辭命意獨見其大

眞德秀曰以觀之也止當是太息之五

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以上定取舍重德敎一條無長太息字樣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凌稚隆曰按大戴記云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臣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飭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懶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清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賈誼之疏大略本此徐乾學曰長沙論數大政而終之以重禮義誠以上下固結之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不挫辱大臣一條長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諫明帝疏

意所關尤重第觀都俞一堂與夫鹿鳴天保之君臣而秦漢之失自見矣然則禮義曷可斯須去哉

稱長太息者三殆指此

評 李塗曰賈誼政事疏是論天下事有間架底 張栻曰治安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唐順之曰此文則迥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王世貞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勿伍矣 王熙曰敷陳時政切中事情凡五千餘言一氣說去遂層脫卸反覆不窮是西漢有數文字 宋德宜曰治安之策痛切詳盡為古今言事之宗 曾國藩曰奏疏以漢人為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為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殆尚非賈子全文賈為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也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即人人所得解也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

註搶攘亂貌執道言遵法制也顧成文帝自爲廟名曰顧成言若指顧而成也親弟謂淮南厲王長也親兄子
謂濟北王興居也欲擊取滎陽吳見告時吳王濞不循漢法有告之者鼎方也莫大諸侯言無有大於其國者謂最大也淮
南謂淮南厲王也濟北謂濟北王興居也熭暴曬也淮陰侯王楚韓信先王楚後爲淮陰侯黥布即英布也韓
信故韓襄王孽孫韓王信也貫高趙之相也仄室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仄同側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角競也
較也齊悼惠王高祖長子齊楚元王高祖同父少弟中子謂高祖子趙隱王也淮陽幽王梁共王燕
靈王淮南厲王皆高祖子也馮敬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匕首陷匈匕首短劍也長一尺八寸其首類匕
言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領此領理也屠牛坦坦屠牛者之名孔子時人頓讀曰鈍樊樊噲酈酈商絳
絳侯周勃灌灌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厲王謀反者也信讀曰伸跃盭跃古蹠字足下曰蹠盭古戾字言足跃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子元王楚元王其子於文帝爲從弟惠王齊悼惠王匈奴見前中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
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賣僮僮謂隸妾也偏諸如牙條以作衣履之緣閑中閑賣奴婢闌贅贅壻也相稽稽計
也相與計較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伯父伯舅伯長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苴履苴履中之藉也
釁面以物塗面而變貌呑炭以變聲也奊詬謂無志分也奊胡結反詬音后大何何與呵通白冠氂纓以毛作纓
白冠喪服也盤水以取頸血加劍當以自刎也請室請罪之室也

賈誼論積貯疏姚鼐曰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至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

王熙曰積貯爲天下大命一語作主說得十分關切足民足國

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以上言靡財者多立虞竭蹶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以上言積貯以備兵旱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灼見本原後世常平義倉之議悉出於此

徐中行曰賈誼欲毆民緣南畝抑末技游食之徒鼂錯欲使民務農許以入粟拜爵除罪並布帛之文

葉適曰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鼂錯入粟除租後遂三十稅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謂中國有人倫非苟輕之此爲當時諸侯小國言之可也若漢初制度已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注 筦子 筦與管同管仲之書也 泛 覆也方勇反 蹶 傾竭也 狼顧 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 饑穰 穰豐也 天行 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 賣爵子 賣爵級又賣子也 卒然 卒讀曰猝 能疑 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 廩廩 危也

鼂錯論貴粟疏

姚鼐曰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爲孟堅所分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大異必將反之于古而後能利民相持紛紛欲益反損[illegible]等議論雖甚質陋簡率而因時轉易主於不貪農末相安積實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全得天下無異于漢上下苦心勞力奉行刻剝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重農桑乃能有其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以上言貴賤輕重操之自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

病者安在眞可悲歎

凌稚隆曰按此一段較珠玉五穀

凌稚隆曰按此一段較農人商賈

徐中行曰秦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鼂錯因踵而行之者而要之不容於堯舜之世

盧舜治曰鼂錯疏周恤民隱自募民入粟拜爵而田租可以盡蠲蓋當時賤農貴賈一以爵誘之則盡驅而之南畝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以上言農夫之苦）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注　捐瘠（捐棄而瘠病也）不避（猶不讓也）半賈（賈與價同）償責（責與債同）列（市肆也）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一

此不賞而勸之術也王維貞曰班氏復載鼂錯之策邊食可資五歲郡縣可資一歲見其言之速效而國之大裨也

黃震曰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王鴻緒曰貴粟本計也爵權術也大渫天下粟而除農民租則用術而歸於正

眞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

說奇謂殘餘物也 渫散也 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 五大夫（第九等爵也）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楊時曰按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

吳正治曰借秦爲喩二賈同一機杼其才氣橫厲剴而善入亦相似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以上言秦亡之慘以悚聽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

有正書局藏板

林希元曰所以自養者二句是暗指文帝與諸賢良方正射獵事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以上言古人能養直士置諫臣故興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

眞德秀曰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

凌稚隆曰上引詩以結上意下引詩以起下意

眞德秀曰山規文帝之過專在

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言秦不養老無輔臣諫士故亡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馳驅射獵矣

眞德秀曰自此以下盡發規諫本旨修先王之道是欲文帝行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

養老養賢之禮也惟陛下所幸此語非所以導人主又曰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喻蓋秦無養老之禮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此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驅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

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於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評 唐順之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王熙曰閎論切喻波瀾層出筆力所至自成法度 張英曰極言竭論中獨有溫醇綿密之氣西漢文繼戰國策後一變其囂張譎辯歸於純正即以開一代之風氣也 高士奇曰肫摯紆徐深得古人之旨不媿至言 勵杜納曰筆勁以峭詞典而腴通篇奇氣磅礴絕無蹊徑可尋直與長沙伯仲 姚鼐曰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註 赭衣 犯罪者衣赭衣 陳勝 即陳涉見前 咸陽 今陝西咸陽縣 雍 今陝西鳳翔縣 阿房 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 橈 屈也 驪山 在今陝西臨潼縣 江皋 皋水邊淤地也 關龍逢 桀之忠臣 芻蕘 芻刈草也蕘草薪也 孟賁 古之勇士 比諫 比方事類以諫 酳 謂食已而飲酒蕩口也 餽 古饋字 什一而藉 什一謂十分之

有正書局藏板

之論然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王應麟曰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鼂錯

眞德秀曰按溫舒之論雖爲獄吏發其實議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爲明則下之爲比者上實毆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

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藉人力也一曰爲簿籍而稅之頌聲頌六詩之一也會稽今江蘇大江以南幷有浙閩二省琅邪山東舊青州萊安二府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媟狎也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即大位宜有異恩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

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殺故安否則達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不可謹耶

林希元曰治獄之吏是也一句始見本意

眞德秀曰棰楚之下至期不對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又曰溫舒論緩刑而

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

並及除誹謗招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

吳正治曰溫舒通於春秋之義故其疾吏之言痛切如此史稱其辭順而意篤信矣

宋德宜曰俗吏罔恤民命惟務刻深苟免失出之愆實累好生之德也書言之絕痛足以消害氣而召天和非特爲宣帝崇尚刑名之驗

唐順之曰只平叙事

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注 齊見前 晉自山西舊平陽太原二府以東至直隸舊廣平大名之間皆晉分也 趙王漢高祖子趙隱王幽王共王之等 諸呂呂后呂祿呂產等 昌邑昌邑王賀昌邑哀王子武帝孫也昌邑今山東金鄉縣 大將軍謂霍光 䌖古絕字 屬連也 畏 卻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 鍛鍊周內言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奏當當謂處其罪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

而得失自見

王維貞曰捐之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張英曰陳用兵之害痛切感人與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房喬諫伐高麗疏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爲古今篤論

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言三代不廓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頼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偃武孝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

曾國藩曰古文中五字句極少如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啼於道連用四句聲調悲壯可歌可泣

蘇軾曰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宮詩可也自秦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

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厓不足貪）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評　曾國藩曰賈捐之在當世有文名故楊興曰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溫甫好語言妙天下五字尤好讀羅珠崖對大抵西漢之文氣

冠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弄乎杜佑曰捐之誼之孫裔見實類其祖

胡寅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不欲開關土地行師荒外服前代所不能服以爲一時駿功若漢武之於西北行師三十餘年卒不得如志至於宣元成哀平無意武功者乃坐享

味深厚音調鏗鏘逈非後世可及固由其措詞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榦也如此篇及路溫舒尙德緩刑書非獨文辭超前絕後即說理亦與六經同風已

注 珠厓（今廣東瓊崖道） 危言（直言也） 卷卷（卷讀與拳同） 江（國名今河南正陽縣有故江城） 黃（今河南光山縣有黃城） 朔方（今鄂爾多斯界） 越裳（國名在安南南部） 閩越（今福建） 太原（山西舊太原府） 平城（今山西大同縣） 冒頓（匈奴單于名） 安息（今布哈爾） 碣石（今直隸昌黎縣） 玄菟（朝鮮境） 樂浪（朝鮮之平壤城） 淮南王（淮南王安也）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

其成哀平之世。漢已不振。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枝葉尚茂。而盡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王以治內專務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遠矣。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以上秦漢匈奴之彊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以上未服時攻伐之難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其彊難詘。和難得。以上既服後慰撫之備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

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評 姚鼐曰子雲此奏擬信陵諫伐韓書

注 單于猶漢云天子 北地今甘肅舊慶陽寗夏二府及鄜州 權書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 雍今陝西鳳翔縣 甘泉今陝西淳化縣 細柳今陝西長安縣南 棘門長安縣北 霸上今陝西咸寧縣 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韓安國漢將軍 墜古地字 衛青霍去病皆漢將軍 西河見前 大幕今內外蒙古之間之沙漠也 寘顏山在今外蒙古 狼居胥山當在今蘇尼特旗之北 姑衍山當在今內興安嶺北克什克騰旗西阿爾噶靈圖等山遂至河巴哈納爾及蘇尼特旗以臨瀚海也 瀚海今蘇尼特旗北即大幕也 盧山在今外喀爾喀地 本始漢宣帝年號 桀磔也言暴虐如磔也 烏孫國名疑今伊犁 五將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 長羅侯常惠也常羅今直隸長垣縣 至質質信也謂所期處 誅兩將軍田廣明坐逗遛田順坐詐增鹵獲皆下獄自殺 元康神爵皆宣帝年號 五單于呼韓邪屠耆呼揭車犂烏籍 日逐屠耆單于先爲日逐王 顓制謂以爲臣妾也 大宛國名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 烏桓國名今直隸舊承悳府 艾讀曰刈絕也 姑繒蠻名今雲南地 籍蹈也 蕩姐羌屬也遾音紫 兩越閩越東越 負前言 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親之辭以怨冀也 車師前王庭今回疆哈喇和卓後王庭今新疆齊水薩 三十六國今新疆回疆地 康居國名今哈薩克 白龍堆今甘肅敦煌縣

姚鼐曰此文前半以取爵位富貴爲說後半以有所建立於世成名爲說故范蔡雖澤蕭曹留侯前後再言之義則非重複也末數句言人之取名有建功於世者有高隱者又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者若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名

揚雄解嘲 並序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幷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

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惟著書以成名耳

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兪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評　樓昉曰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評之意而陽詠嘆之進學解逐窮文皆本於此　林希元曰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枝葉文采過之其一氣渾成則不及矣中間文意不過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孟堅答賓戲亦是祖此　茅坤曰解嘲之文千年以來所口誦者大較亦攀倣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而爲之文耳　盧舜治曰楊子雲解嘲眞金相玉質之文客難則歉於豐腴賓戲則過於摹擬　姚薑塢曰雄偉瑰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恢奇矣

注　金門 金馬門也 玉堂 殿名 拓落 猶遼落不諧偶也 赤族 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赤族言盡殺無遺 鹿 喻在爵位者 十二 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 六七 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爲七也 自盛以橐 謂范雎也 繫坏以遁 謂顏闔也坏壁也音陪 騶衍 齊人也所著書多言天事故齊人號談天 頡亢 奇怪之辭 連蹇 難也言値世之屯難也易曰往蹇來連 渠搜 西戎國也今俄領中亞細亞之地 番禺 今廣東番禺縣 陶塗 國名 東南一尉 會稽東部都尉也 西

北一候燉煌玉門關候也糾繩也墨索也鈇斬腰之刑也倚盧行服三年也阿衡伊尹也種蠡文種范蠡

五羖百里奚也樂毅出而燕懼樂毅伐齊燕惠王使騎刼代將而召毅毅畏誅奔趙惠王恐趙用毅以伐燕折摺危

穰侯魏使舍人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亡入秦爲應侯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國穰侯昭王舅魏冉也噤吟笑唐

舉噤吟頷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解縛而相管仲也釋褐而傅甯戚也倚

夷門而笑侯嬴也橫江潭而漁漁父也七十不遇孔子也立談而侯薛公也枉千乘

於陋巷齊小臣稷也擁篲先驅燕昭王之迎鄒衍也髂腰骨也口亞反涇陽秦昭王弟涇陽君也洛陽今河南洛

陽縣長安今陝西長安縣悂猶繆也布迷切金張許史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章臺今陝西長安縣故城有章

臺當即相如獻璧之臺南山指南山之脈商山也在今陝西商縣驃騎驃騎將軍霍去病也祁連山在今甘肅張掖縣

揚雄羽獵賦 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

揚愼曰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長卿肖之長卿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

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莊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上渾頌帝業）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

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揭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之乎崑崙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以上獵場之廣儀衛之盛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以上天子親至獵所 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

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以上正賦田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蹴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乎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邱累陵聚（以上獲禽之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崖隋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娭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巨

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以上水嬉）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震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士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聖賢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以上諷諫反之於道德）

注　戲農（伏戲神農）則泰山（至）二儀（言封禪不同也）爽（差也）五三（五帝三皇）呰（與貲同）權輿（始也）徂落

死也不周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昆鄰昆明池邊也閶闔門名也閶讀與閶同

禦禁也汧水出今陝西隴縣渭河源出今甘肅渭源縣酆出今陝西鄠縣鄗出長安縣虎路以竹虎落此三山也路音落

嵏三峯聚之山也司馬殿門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虞淵日所入也鴻濛沆茫廣大貌白楊觀名昆

明池名今陝西長安縣靈沼在昆明池中鏌邪大戟也垂天之畢言畢之大垂天邊也畢罔也罘幡車罔也日

月朱竿太常之竿也日月為太常彗星旗慧星為天地之旗紛旗旒也繯絡也崑崙山起自今帕米爾東境之葱嶺

沿西藏新疆之境東走入內地為亞洲大山脈之一也淫與往來貌闉鬭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熒惑法使司不祥

天弧虛危上二星也鮮扁扁戰鬭軍陳貌音篇駢衍軍壘駢衍也佖滿也鴻絧相連貌緁獵相次貌殷軫

盛也營營往來貌昈明也音戶轠轤連屬貌音雷盧陽晃陽明之朝晃司朝蒙公蒙公髦頭也辟歷雷也列

鈌閃隙也傱走貌先勇切沇溶盛多貌戲讀麾曰八鎮四方四隅也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潚

率吸潚之貌翰毛之長大者啾啾衆聲也蹌蹌行貌神光宮名平樂館名在上林中也洶洶旭旭鼓動

之聲拕引也音他靳斬也側略切狿獸名連卷木也卷音拳天蟜天蟜之枝莫莫紛紛風塵之貌獲夷迮獲

夷狄者跇超越也儲與相羊也聊浪放蕩也幽轕車聲也望舒月御也彌轡按行貌也上蘭觀也

在上林中罕畢罕也聿皇輕疾貌嘄陽狒狒也天寶即陳寶神也雞頭而人身閼與今河南武安縣挐玃惶遽

凌稚隆曰按提是時農民不得收斂句為上賦張本

又曰按亦頗擾於農

也觸輻關脰言觸車輻因關其頸也創淫輪夷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珍池山下之下流也岐梁二山名禹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嶜崟高大貌青熒光明貌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有虞謂舜也彭胥彭咸伍子胥也俞然也雲夢楚藪澤也今湖北監利縣孟諸宋藪澤也在今河南商邱縣章華楚之臺亦在監利縣靈臺周之臺未央漢之宮在今長安縣

揚雄長楊賦 幷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

民句一篇根子。又曰接豈爲民乎哉。反應上動不爲身句。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以上高祖武功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甯。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以上孝文儉約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甿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

又曰按以上歷叙漢之除暴擊夷皆爲安民計也

楊愼曰西壓月蝟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爲月所生恐非李太白

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敺橐駝。燒熐蠡。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纍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灾。金革之患。以上武帝兵事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其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蝟。東震日域。以上元成太平宴安故講武以安不忘危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

詩天馬來出月氏窟即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四夷

凌稚隆曰按以上叙今之射獵乃安不忘危非徒馳騁誇詡爲也雖爲文過之辭而風曉之意自在

捁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以上諷諫）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評　姚鼐曰此篇傚難蜀父老

註　長楊（今陝西盩厔縣）右扶風（今陝西咸陽縣）太華（見前）褒斜（褒谷在今陝西褒城縣斜谷在今陝西郿縣）嶻嶭（山名）南山（山自今陝西郿縣綿亘盩厔鄠長安咸寧諸縣而東）踤（蹴蹋也音萃）阹（因山谷遮禽獸曰阹去魚切）儲胥（蕃落之類也）乾豆（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也）蒙（蒙昧幼少之義也）封豕窫窳鑿齒（皆爲人害者也）崑崙（見前）鞮鍪（首鎧即兜鍪鞮丁奚切鍪音牟）密如（密靜也）綈衣至不穿（言不弊不穿不更爲也）晏衍（邪聲也）熏鬻（堯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今浙江永嘉縣）睚眥（瞋目貌）閩越相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邊邑）驃衛（驃騎將軍霍光衛衛青也）汾沄沸渭（衆盛貌也）機駭蠭軼（言其疾也）轒轀（匈奴車也）穹廬（旃帳也）余吾（水名在朔方北）吭（括也）瘢耆（馬脊著創瘢處）淫夷（過傷也）幽都（朔方也）南越相夷（南越王胡告閩越興兵漢討降之）五柞（盩厔有五柞宮）鳥

弋三十六國中最西者酌允鑠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元符大瑞也咫八寸曰咫體猶法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

胡寅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如此而已。以兩言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艸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眞刻薄哉。按縣官不足爲盡力句。是惲答兄子安平侯譚之語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評　眞德秀曰。惲文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　凌稚隆曰。惲報會宗書慷慨激烈。規模布置。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

註　底致也　猥曲也　乘朱輪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西河見前　段干木高尙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文侯過其閭必式御者問曰干木布衣也君式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安敢不式　田子方

眞德秀曰程正公云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輒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

魏文侯師事之太子擊遇子方於道下車謁甚恭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百家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以上正仁義道德之名）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

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方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

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敎者處其一。今之敎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上言舉世習聞佛道之說而莫知其非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敎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

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識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聖人所作爲皆切于民生不得已之事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以上言聖人因時立法不必慕太古之無事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以上言不宜離事而求心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爲老氏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爲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敎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評　黃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　歸有光曰原道一篇立

情爲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之爲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胸中矣

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知言哉至其爲文神詭萬狀出有入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茅坤曰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下筆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註　博愛　至　虛位（此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也）德有凶吉（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煦煦（小惠貌）老者曰（老者謂學老子者）佛者曰（佛者謂學佛者）爲孔子者（謂學孔子者）爲民者六（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爲六）敎處其三（聖人之敎加佛老爲三）一聖人　至　不爭（語見莊子）弃而去而禁而（而皆謂汝也）清淨寂滅（淸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傳曰（傳謂古書此指禮記大學言之）用夷禮則夷之（僖二十三年左傳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天神假（假格也）人鬼（祖宗也）不塞　至　不行（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敎不流不行也）

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

唐宋文醇批云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昌黎作原毀其言古之君子者蓋本諸此也宋范忠宣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張橫渠又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修。而忌

之心責己則盡道則又出於昌黎而鼻祖於禮記孔子之語反是則昌黎所謂今之君子者矣既窮其情狀又抉其本原如大禹鑄鼎使民知神奸其於天下後世所以詔告而警戒者深矣顧於古之君子是所以爲究者未退原論其本是也夫爲有者又復聖本有原靡人無己是所不已不故制行不制以己古君

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註 古之至以約（此蓋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意）仁義人（孟子舜由仁義行）彼人也至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多才藝（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去其至周公者（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公之謂也）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而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子之以舜周公自責者豈蘄己之名與舜周公埒哉其於人則曰能有是是亦足者豈絕人以舜周公而蘄己之高出一世哉凡以謂爲天下國家而不至於舜周公則理不可得而至也天下國家不可以獨理而必期於舜周公其人然後與共理則將曠世無一人而不可得而待故也且也寸涔尺澤與渤澥之水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

無差部婁蟻封與泰華之土奚別積水成海積土成嶽一人之小仁小義小材小藝足以治一事理一邑也迨其衆也萬事治天下理則舜周公之仁義材藝周無以加斯正舜周公之所以爲舜周公也於戲由乎無己者天下萬世靡所不己而又奚毀焉由乎私己者天下萬世皆與己爲敵爲對莫不可毀而天下萬

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評　孫樵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樊汝霖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　李光地曰此體文此篇與揚子解嘲千載稱絕矣解嘲中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

世之毀乃並集於己矣人欲尊己者其何所從也

韓醇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初求仕而當有激時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則行難矣有其言誠指云

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此篇謹嚴浮夸奇法正葩等字並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行文者　曾國藩曰進學解仿東方客難揚雄解嘲氣味之淵懿不及而論道論文二段精實處過之韓公於文用力絕勤故言之切當有味如此

注　國子先生（退之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擢之）鈎玄（玄幽深也）兀兀（用心貌）苴（所以藉屨也）姚姒（舜禹姓）涯涯（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謂規摹比虞夏之書也）佶屈聱牙（皆艱澀貌）跋躓（顛倒貌）竄南夷（謫為山陽令也）頭童（年老頂禿曰童）齒豁（豁殘缺也）宗（屋大梁也音盲）桷（椽也）欂櫨（短柱也）侏儒（短椽也）椳（戶樞）闑（門限）扂（戶牡也）楔（門兩傍木楔）玉札（至）之皮（七者皆藥名也）蘭陵（今山東嶧縣）斑資（品秩也）詰（責也）杙楹（杙橛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而訾（至）豨苓（昌陽似昌蒲不可服豨苓主滲泄亦不可輕進）

言弟子不平之鳴未免過激而宰相用人實似是而非也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以上歷叙唐之先朝）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憲宗前此武功）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刦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以上廷臣不願伐蔡）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

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以上部署將相）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以上平蔡戰功）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

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以上憲宗與裴相同謀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以上破蔡

雜雜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以上裴公惠政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埶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以上蔡人知感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評　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

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于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朱子曰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于指縱者也帝亦重失

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昆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　陳師道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志堅曰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仆于李愬倚唐安公主入訴方愬入蔡具櫜鞬迎晋公示人以上下之分其人知禮如此不應爭功名于文字間觀羅隱記石烈士事知仆碑實出于石蓋將帥宣力之迹著廟堂主持之權微單中健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政在姑息遂因而從之耳觀段文昌改作于愬部將姓名臚列殆盡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茅坤曰頌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曾國藩曰平淮西碑叙諸將皆述皇帝詔言故文氣振拔異常通首得勢在此

注　克肖其德（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大憝（大惡也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薅除（去田草也）平夏（永貞元年夏綏

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刻石人家多有故也

銀節度留後李惠淋叛元和元年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平蜀永貞元年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平江東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定易定元和五年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魏博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蔡將吳少陽三姓四將廣德元年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正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一二臣同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後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光顏李光顏重光烏重光弘韓弘文通李文通道古李道古愬李愬度裴度度弘裴度韓弘守謙梁守謙汝擇自從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圮毀也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淮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肅成順德四帝也帝憲宗叫讙驚呼也遂連至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晤中突出射之羣公至不聞平蔡師久無功憲宗命裴度往視形勢度還奏言必可取之狀時李逢吉韋貫之等皆不欲進兵謂若因而撫之惟憲宗確然不聽其言雒雒莫大貌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萬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

王志堅曰孔戣本傳云先是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每受詔戣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正指此碑韓公作戣墓誌不載蓋與此文互相詳略也

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以上言南海神之尊祀事之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敘孔公親往將事）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

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以上祀神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以上附敘孔公諸善政）乃作詩曰

有正書局藏板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

評　蘇軾詩曰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　茅坤曰以祀事作案摹寫神采曄然　張英曰結撰閎鉅波瀾壯闊詞藻瑰麗雅足與題相配　勵杜訥曰古質極似西漢文在韓集中另爲一格　曾國藩曰南海神廟碑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敘少傷平直故王氏謂骨力差減也然古來文士並以賦物爲難蓋藻繪之才刻畫萬態而不可剽襲一字故其難也後人雖綴前人字句爲文又不究事物之情狀淺矣

又曰王延壽桐柏廟碑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蹊徑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注　祝融太公伏符陰謀云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又云神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　扶胥黃木地名　盲風盲疾也月令盲風至　殿定也　單盡單亦盡也詩單厥心　明槩槩略也謂略見也音慨　他名之稅初時蕃舶之至泊岸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宴犀珠錯落賄及僕隸孰皆罷之

朱子曰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於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跡。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遇害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

韓醇曰韓弘新史有傳多本碑詞傳間有

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

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千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家世

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評　王安石曰。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

注　范陽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縣之地　長慶穆宗年號　牛宰相牛僧儒　臣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代總　囚其帥帥即張弘靖也　馬僕射馬總也　呾相呵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

誤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姚鼐曰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絜間棒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訣墓亦已其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叙許公所以得鎮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

曾國藩曰退之文一句中便自省許多事義諸碑志字句深老肅括尤易見韓宏碑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云云一句中便絜起下面十數行文字筆力絕人

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幷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鄆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拒蔡拒鄆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粮以濟諸軍卒禽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以上平鄆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

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餘百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以上入京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鎭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歸里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總叙帥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鎭。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是弟充自鄭

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以上子弟同秉節鉞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于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叙瑣事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狠。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遠。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素安蕭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注　潁川今河南許縣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　陽夏太康陽夏隋改爲太康今河南太康縣　許今河南許縣　汴今祥符縣　玄佐劉玄佐也　宋今河南商邱縣　亳今安徽亳縣　潁今安徽阜陽縣　侶侶和樂貌　南城今江西南城縣　汴軍

連亂司徒卒以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萬榮病其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重晉為使晉卒以陸長源為使軍亂殺長源以劉逸淮為使苗蓐髮櫛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櫛髮蓐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蓐除田草也劉錫凶卒之魁也弘引短兵於牙門召錫與其黨三百人數其罪斬之李師古東平之帥滑今河南滑縣李師道師古之弟師古卒師道代之萬年今陝西咸寧縣蔡今河南汝陽縣鄆今山東東平縣鄭今河南鄭縣猘狂犬也愒息也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

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自京兆司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讙爲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以上卒葬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公不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注 河間今直隸河間縣 陳留今河南陳留縣 幸臣謂李實也 京兆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陰之地 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鳳翔今陝西鳳翔縣 三原今陝西三原縣 虔州今江西贛縣 澧州今湖南澧縣 河南今河南洛陽縣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

曾國藩曰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節爲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景終自不滅

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柳易播以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於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

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以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評　韓醇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自袁州召還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承命改牧宜陽勒石垂後屬於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之名

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推及誌其墓夢得則屬於公而不敢當公之文在當時爲儕輩所服如此

註 七世祖慶 河東解人解今山西解縣 藍田 見前 永州 今湖南零陵縣 柳州 見前 播州 今貴州遵義縣 連州 今廣東連縣 萬年 見前 涿 今順天涿縣

韓愈與孟尙書書

樊汝霖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譯次梵言。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僧大顚游。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顚。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敎。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

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

黃震曰此因解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嘗勸之著書攻釋則辭之

韓醇曰公時爲四門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麤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評　茅坤曰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爲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曾國藩曰與孟尚書書爲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

注　吉州今江西廬陵縣　潮州今廣東海陽縣　袁州今江西宜春縣　祟神禍也音粹　侏離蠻夷語聲也　籍湜張籍皇甫湜也

韓愈贈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

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常少安草序頗排許蓋謂此也司馬光曰韓退之之排佛老惟文暢師序最得其要可謂擇之精語之之詳矣黃震曰扶持正敎開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古文淵鑑批云昌黎力排釋氏而爲浮屠贈言如此正原道中所謂明先王之道以

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敎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道之者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寗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注、揚子雲 至 則進之 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門墻則麾之

韓愈贈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崇重 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

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火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俗殊難治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評 黃震曰敘事工密 陳廷敬曰文至東漢而始靡後愈趨愈弱左國西京風骨澌滅如昌黎此等文矯健無前洵乎能起八代之衰 徐乾學曰

不鋪叙嶺南山川物產獨稱府帥統馭輸轄之體及其人情易畔難馴立言便有關繫　唐宋文醇批云昌黎寫蠻夷情狀可謂如繪然云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則讀者當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唐德既衰朝廷削弱立言之體不得不張國威耳如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蓋欲使藩鎭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然而蘇子由以爲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朱子亦有德不足則夸之議此亦其類也嘗考蠻夷之俗自周以上皆然非古淳而今漓也其用兵之見於經者虞舜殷武而已舜以三旬殷武以三年詩頌殷武而易稱其憊不無微辭然亦止是楚地耳非此序所稱嶺南五管之遠也自漢以降多用兵於蠻夷然終莫或得志孰曾盡根株痛斷之哉就使能草薙而禽獮之無俾遺種於帝王御世之道又烏乎可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海可塵嶽可礪斯言不可易也如使殺人如草如禽而可以爲平天下之具孔孟不足爲萬世師矣況此蛇虎毒腥馬搏頰人懸渡之區實非用武之地甲士饟夫勞苦疾疫之所傷死四封之外徼發期會之所驛騷兵刃未

接於莠民而良民已入湯火矣所司恃其遠而莫之證也以敗爲功以無爲有千端萬倪莫可究詰非漢唐之已事乎且唐時邕管黃峒之役昌黎謂據所殺傷賊必已盡今仍如故足明欺罔見於奏狀是昌黎原未嘗以爲眞可草薙禽獮也說者曰聖王之治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安得於蠻夷而有異治治之而不治奚能去兵曰夏后殷周之盛可謂至矣王化之隆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所爲驪戎者所爲陸渾之戎者其地卽漢唐中原之地也其東南荒服之蠻所爲吳者所爲於越越者其地卽漢唐文物之區也在周則以其爲蠻夷戎狄之國並未嘗以杞宋魯衛之政被之修其教不易其俗然而無碍其三代之治爲道德一而風俗同也況其尤遠者哉說者曰如此則聖王之威亦有所止其何以云仁者無敵乎曰仁者無敵豈殺敵淨盡之謂耶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天下莫不歸仁也歸則無敵矣易曰神武不殺唯仁故神武唯不殺故無敵也且夫所謂蠻夷者爲其好則人怒則獸也好則人民吾同胞同胞可悉剸以刃哉怒則獸于禽獸又何難焉興六軍之衆盡殺山中之蛇虎可不謂之無

威乎讀者毋誤會昌黎之意謂控制蠻夷之術眞有盡根株痛斷之一說也　曾國藩曰送鄭尚書序氣體似西漢匈奴傳

注　嶺南（今兩廣及安南地）右屬（屬著也）草薙禽獮（周禮有薙氏掌殺草秋田爲獮）航浮羅（至）之屬（此皆東南海外國名）長慶（穆宗年號）鄭公（名權）襄陽（今湖北襄陽縣）滄景（今直隸滄縣景縣）德（今山東陵縣）棣（今惠民縣）河南（見前）華州（今陝西華縣）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衞。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

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封建之初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以上周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

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刦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以上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漢以上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唐以上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

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以上較論封建與郡縣之治亂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以上較論封建與郡邑祚之久暫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

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以上論公私

評 蘇軾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

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旣幷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祖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祐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

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後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眞德秀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眞可為作文之法

注　里胥古之鄉職如周禮之閭胥里宰　不能定魯嗣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立為魯太子是為懿公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懿公弟稱為魯侯是為孝公　問鼎楚莊王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王孫滿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射王鄭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等國伐鄭莊公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聃射中王肩　伐凡伯周桓王使凡伯聘於魯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誅萇弘萇弘周敬王大夫晉范中行之難萇弘與焉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萇弘　末大不掉喻下強上弱也左氏傳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掉振也　剖海內至功臣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異姓為王者七國而功臣侯者百餘人　平城前見　三代至自守矣賈誼勸文帝使諸侯得分國以封子弟主父偃復勸武帝令諸侯得推私恩分子弟邑於是藩國益分而漢法益密矣　知孟舒於田叔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嘗言雲中守魏尚有功而削其爵文帝納

之使唐持節赦尙復為雲中守。黃霸霸外寬內明為揚州刺史治平霸為天下第一宣帝徵拜京兆尹。汲黯汲黯為淮陽太守高枕而臥而淮陽政清

柳宗元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評　唐宗文醇批云桐葉封弟事雖載史記及劉向說苑然年遠傳訛如此

不可信者衆矣宗元辯此具有確見至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語尤切至雖然要于其當豈不難哉非具大公無我之量實有正心誠意之學攷之詩書博之史籍而識古人之所已經極之民風土俗之不齊物情事勢之屢變而識今世之所宜稱析之入于錙銖而不爽絜之舉乎六合而不遺知周乎萬物而懷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心道濟乎天下而視堯舜事業若浮雲太虛之過者其孰能事事要乎其當哉不得其當而不知易自必又有得其當而妄易之者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而未嘗一日以位爲樂歟成王之詩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于戲其庶幾乎

注　缺缺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小智貌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晉世家則以爲史佚史佚周武王大史尹佚也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

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敎。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敎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評　劉大櫆曰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注　揲 數蓍也謂持而數之也音舌　扐 筮者著蓍於指間也音勒

蘇洵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評　茅坤曰。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嫋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劉大櫆曰。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注　鴆　毒鳥也。毒鳥食蛇。其羽畫酒。飲之即死。　谹谹　揚子法言。非雷非霆。隱隱谹谹。谹谹。大聲也。

王安石許主簿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評 茅坤曰許君多奇氣而荊公之誌亦如之 張英曰以許君之不遇明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

進退得失皆非智力所能强人當以義命自處從誌銘發議論亦一變格也　劉大櫆曰以議論行敘事而感歎深摯跌蕩昭朗荆公此等誌文最可愛　姚鼐曰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盖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

注　海陵（今江蘇泰縣）卓犖（超絕也）寶元（宋仁宗年號）范文正（范仲淹）鄭文肅（鄭伯熊）嘉祐（仁宗年號）眞州揚子（今江蘇儀徵縣）泰州（今泰縣）泰興（今泰興縣）

太陽氣勢下

史

司馬遷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

竟學是眞能學兵法洛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眞能解書者

王維禎曰二獄掾事非漫載後皆有故

王鏊曰不惟部勤兵法且以習其人而陰擇之其意遠矣

茅坤曰叙倉卒起覺處如畫

王維楨曰梁爲主辦而行以兵法則此不辦者不知兵者也故不用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上籍微時事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急乃以八千

有正書局藏板

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嬰黥布蒲將軍秦嘉等軍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上。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茅坤曰按此敘三田本末爲後張本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氏立楚懷王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

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以上齊不助楚項梁敗死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董份曰宋義之謀即亞夫委梁於吳楚之說然吳楚驟合兵戰梁地勢不可久而梁力足與持故亞夫策之而勝今諸侯烏合不可以當梁而秦自戰其地久則兵益而勢其故羽以爲不如速攻兵機得失同事異形絕於毫髮 又曰項羽學書無成今所見若此雖學士大夫之論亦不過是其卒能誅暴秦霸諸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

有正書局藏板

侯橫行天下豈獨以力哉

茅坤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

吳澄曰下三無不字喚起精神

凌約言曰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慴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羽救鉅鹿諸侯莫敢縱兵已敗秦軍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嘗時勇猛

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爲諸侯上將軍）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於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

宛然可想見矣

淩稚隆曰按邯始欲約約未成而羽使弊之既復欲約因糧少而後聽之此太史公敘事縝密處而羽之兵謀亦槩矣

高儀曰敘阬秦卒何等筆力三多字可坑多者不盡然也

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以上項羽受章邯之降坑秦降卒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張之象曰先著此二句便省下文叙事瞭然

唐順之曰叙問答處使百世之下如目見之

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約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

劉辰翁曰。敘漢楚會鴻門事。歷歷如目睹。無毫影滲漏。非十分筆力摹寫不出。

王維楨曰。敘噲入衛沛公狀如

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

見一字不可少

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飮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飮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

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以上項王宴沛公於鴻門)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項王燒秦宮室東歸)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中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中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

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以上項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幷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以上項王殺義帝韓王齊趙叛項王是時漢還定

唐順之曰敘漢王一

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上項王伐齊叛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帀。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

家流離之狀如目見之

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以上項王大破漢於彭城睢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唯書其事跡而人品可見者史記稱紀信爲項羽所圍代君而出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義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也

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樅公。（以上楚破漢於滎陽）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以上漢王逃至河北楚拔成皐旋復渡河取成皐）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

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以上楚漢相距廣武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

李約言曰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折傳傳可等精神非此三字提醒不能發下文法最妙

愼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以上項王東擊彭越漢破楚軍於汜水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項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以上楚漢約中分鴻溝東西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

茅坤曰按此一策遂定漢楚與亡之略

淩稚隆曰按太公叙漢曰取敖倉粟曰就敖倉食曰兵盛食多叙楚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粮食曰兵罷食絕曰兵罷食盡曰兵少食盡皆紀中關鍵當玩

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以上諸軍會垓下圍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

王維楨曰敘該下之戰如畫唐順之曰敘事何等節湊

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

劉知幾曰太史公贊

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項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以上項王亡於烏江）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劉辰翁曰過矣謬哉文相喚應漢書改過失陋矣

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評 楊愼曰項羽紀尤見筆力

注 下相今江蘇宿遷縣 項今河南項城縣 櫟陽逮逮及也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所逮錄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櫟陽今陝西臨潼縣 蘄今安徽宿縣 吳中今江蘇吳縣 大澤大澤鄉今安徽宿縣 會稽同上 通會稽守通也 廣陵今江蘇江都縣 陳王陳涉 東陽今安徽天長縣 下邳今江蘇邳縣 彭城前江蘇徐州府 胡陵今山東魚臺縣 栗今河南夏邑縣 薛今山東滕縣 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沛今江蘇沛縣 居巢今安徽巢縣 南公藝文志陰陽家有南公十三篇 盱台今安徽盱眙縣 亢父今山東濟寧縣 東阿今東阿縣 城陽今濮縣 濮陽今直隸濮陽縣 定陶今山東定陶縣 雝丘今河南杞縣 外黃同上 高陵君顯顯高陵君名也高陵當在今山東高密縣 陳留今河南陳留縣 碭今江蘇碭山縣 鉅鹿今直隸平鄉縣 涉間秦將也 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 無鹽今山東東平縣 假攝也 棘原在今平鄉縣之南 漳南

今河南安陽縣 咸陽今陝西咸陽縣 司馬門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鄢今湖北宜城縣 郢今江陵縣 馬服謂趙奢子

括也趙奢封馬服君馬服今直隸邯鄲縣 楡中今河套北吳喇特旗 陽周今陝西安定縣 候始成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三

戶今河南安陽縣 汙水在今直隸磁縣 殷虛今安陽縣 新安今河南新安縣 函谷關注見前 戲水在今陝西臨潼縣

霸上今陝西咸寧縣 新豐 鴻門皆在今臨潼縣 項莊羽從弟也 驪山在今臨潼縣 芷陽今咸寧縣 巴蜀漢

中皆見前 南鄭前陝西漢中府 廢丘今陝西興平縣 櫟陽今臨潼縣 高奴今膚施縣 平陽前山西平陽府 雒陽

今河南洛陽縣 陽翟今河南禹縣 朝歌今河南淇縣 襄國今直隸邢臺縣 六今安徽六安縣 邾前湖北黃州府 江陵

今湖北江陵縣 薊今順天大興縣 臨菑今山東臨淄縣 博陽今山東泰安縣 南皮今直隸南皮縣 西楚前江蘇徐州府 郴

今湖南郴縣 即墨今山東即墨縣 城陽今山東莒縣 平原今山東平原縣 北海今山東昌樂縣 胡陵今山東魚臺縣

蕭今江蘇蕭縣 穀泗水穀水即睢水汴水之分流也入泗水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入濟寧之運河 睢水見上穀泗水注下

邑今河南夏邑縣 滎陽今河南滎陽縣 京索今河南滎陽滎澤間 成皋今河南汜水縣 宛今河南南陽縣 葉今河南葉縣

修武今河南獲嘉縣 鞏今河南鞏縣 河內今河南懷慶府舊 廣武今河南滎澤縣 樓煩樓煩胡也 睢陽今河南商

邱縣 汜水今河南汜水縣 鴻溝今河南中牟縣 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固陵今河南太康縣 陳今河南陳州府舊 東傅

海今安徽舊潁州鳳陽江蘇徐淮等府州地 穀城今山東東阿縣 壽春今安徽壽縣 城父今安徽亳縣 垓下今安徽靈

凌稚隆曰按此傳不襲國策
顧璘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凌稚隆曰按公子爲人一段乃一篇綱領而賢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綱頌
王世貞曰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壁縣 舒今安徽舒城縣 九江今安徽舊鳳陽廬州和州等 陰陵今安徽定遠縣 紿欺也 東城今定遠縣 烏江今安徽和縣

司馬遷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爲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以上公子好客能探鄰國陰事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

唐順之曰叙侯生事纍纍如穿珠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

董份曰國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遣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所以難

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使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以上奪晉鄙軍救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

也。茅坤曰。太史公詳處在信陵所以得士。略處在秦軍所以卻

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以上留趙不受封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

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以上納毛公薛公言歸魏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

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唐順之曰以魏亡系信陵傳見信陵係國之存亡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於諸公子中蓋有取於信陵也

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以毀廢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評　茅坤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曾國藩曰魏公子列傳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自喜

注　魏（見前）信陵（見前）大梁（今河南開封縣）華陽（今鄭縣）夷門（地因山名在今開封縣）俾倪（不正視也）長平（今山西高平縣）邯鄲（今直隸邯鄲縣）鄴（前河南新德府）嘍唶（嘍大笑也唶大呼也）韊（以盛弓矢）鄗（今直隸柏鄉縣地）

凌稚隆曰按此傳只敘相如完璧擊缻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於始末處略敘數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趙恒曰知死必勇古有是言釋之曰非不死者難處死者難言

司馬遷廉藺列傳

河外今陝西同州府焉函谷關見前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

非勇之難而智勇之難也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勇矣退而讓頗名重太山見其智焉故謂兼之也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相似

又曰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爲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

何孟春曰。藺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眞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豈龜山此論。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自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持璧使秦完璧而歸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

黃洪憲曰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與上文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皆篇中血脈具見相如威熖

茅坤曰以相如之賢猶出身守

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以上從趙王會秦於澠池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豈及視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顧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以上避讓廉頗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注 趙 見前 晉陽 今山西虞鄉縣 石城 今離石縣 澠池 今河南澠池縣 肉袒 袒衣而露肉也 負荊 荊楚也可以爲鞭 刎頸交 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防陵 今湖北房縣 安陽 今河南安陽縣 平邑 今直隸南樂縣 閼與 今河南武安縣

司馬遷田單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 燕既盡降齊城。惟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

蘇軾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飛鳥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茅坤曰田單將兵起自卒伍故

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以上守即墨）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

必∴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廣之意同。黃震曰。田單守即墨。編妻妾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閔如霖曰。火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焦絃曰。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復齊之功。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功之所歸

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上大破燕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以

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夫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日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牀湣王則莒不爲齊奔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

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刦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注 臨菑 前見 安平 今山東臨淄縣 斷其至鐵籠 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車轄齊謂之籠 轄 車軸頭也 卽墨 前見

司馬遷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

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以城其意兩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于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係其心單雖智此能獨守其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

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

傳于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于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董份曰此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常有論矣又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

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遺文摭拾今古武帝右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見之一傳屈原奏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註中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眞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虛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淸。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評　茅坤曰以議論行叙事體　余有丁曰序事未詳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略同盖傳之變體也太史所重慕故詳論之

國風之思也而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王鏊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於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洪與祖曰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史公獨載之

按懷沙賦原本傳原有之曾氏選時刪此篇

注　楚（楚國奄有今兩湖兩江浙江及河南南部）上官大夫（靳尚也）離騷（離遭也騷憂也一曰離別也騷愁也）皭（疎靜之貌）

齊（國見前）詳（與伴通）商於（今河南浙川縣）丹（今浙川縣）浙（今內鄉縣）漢中（今陝西舊漢中府）藍田（今藍田縣）

鄧（今河南鄧縣）武關（在今陝西商縣）三閭大夫（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溫蠖（猶惛憒也）汨羅（注見後賈誼弔屈原賦）

司馬遷荊軻傳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

去

凌稚隆曰按此傳叙燕多慷慨之士因荆卿而波及田光樊于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歎又曰太史公次荆卿之刺秦王也既先以盖聶魯句踐之短卿者發端而末復結以魯勾踐之言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荆卿之意可想見矣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荆軻怯處與藺相如

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居交遊蹤跡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余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

韓信同。又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怨無限深情令人斷腸。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爲人智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使必遂

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敎。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敎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敎。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田光薦荊軻見燕丹）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

有正書局藏板

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秦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絕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

茅坤曰何等描寫何等風神

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舟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入秦）荆軻奉樊于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

又曰一時倉卒之變摹寫殆盡

董份曰方曹沫之刧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張天下故也若

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于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

秦之猾詐其卒居尙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刼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踈畧處

茅坤曰末復附高漸離一着以爲曲終之奏

董份曰以句殘之言結傳末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遶柱之時不能一

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擧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擧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評　凌約言曰。叙荆軻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恨　李廷機曰。余生平酷好荆軻傳。非特慕其奇蹤。亦喜子長善於摸寫也　曾

決徒既殷而擲之何其疎也

王鏊曰此傳分合傳體

凌約言曰魏其灌夫武安皆聚賓客以樹黨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於賓客豈所賓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滌

國藩曰荊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疎散吞吐處正是不可幾及

注　野王（地名今河南河內縣）榆次（今山西榆次縣）燕秦齊三晉（韓魏趙）楚（國皆見前）甘泉（山在今陝西淳化縣）谷口涇渭巴漢隴蜀關殺（皆見他篇）則長城二句（謂燕國境也）購（讀與媾同連合也）漳（濁漳出山西長子縣）鄴（今河南舊漳德府）太原（今山西舊太原府）雲中（今山西歸化城上默特二旗）易水（有中易南易北易三水皆出今直隸易縣）督亢（今直隸新城縣）徐夫人（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七首（注見前）操其室（室謂鞘也）薊（今直隸大興縣）遼東（奉天錦州二府）衍水（在奉天）宋子（縣名今直隸趙縣）矐（以馬屎熏目令失明也）

司馬遷竇田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之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廢）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

合微皆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爲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竇太后引誼別微眞忠臣也　張之衆曰竇嬰能言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有公叔亢子遺意焉且所賜金輒與軍吏又能廣君上之惠其賢可知也孝景察其賢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終於沮抑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

凌稚隆曰按此突然插入條侯借客形主之法　屠隆曰按魏其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王維楨曰去就若此誠爲多易　王維楨曰魏其薄爵祿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耳多易　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釁領袖　凌稚隆曰按此叙二人賓客之

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侯貴盛）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人。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毁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盛柯維楨曰蘇子瞻云學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學饒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學蚡起鳳皇翔於千仞其虛語哉事詳儒林傳

凌稚隆曰按此敘賓客一盛一衰

凌稚隆曰按以下專摹寫田蚡之驕與魏

（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罷黜）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以上武安爲丞相鼎盛魏其日疏）

注　魏其（今山東即墨縣）觀津（今直隸武邑縣）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也）朝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王孫（竇嬰之字）滎陽（今河南滎陽縣）相提（猶相抵也提音弟）兩宮（景帝及太子也或曰太后景帝）盩（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彘彘即盩）

其相傾處
凌約言曰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反應前武安雖不任職王太后親幸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反應前天下吏士諸侯愈益附武安極力挑出何等針線

茅坤曰李將軍於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程敏政曰李廣所長在射故傳內敘射獨詳若射匈奴若射鵰

也 桃侯 劉舍也桃今直隸冀 沾沾 言自整頓也 多易 多輕易之行也 武安 今河南武安縣 長陵 今陝西咸陽縣 晚節 謂晚年也 盤盂 黃帝使孔甲作銘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中以為法戒 諸書 諸子書也 文闒陽 今山西聞喜縣 推轂 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乘也 除關 謂除關門之稅 武彊 今山東長山縣 貌侵 侵音寢短小也一云醜惡也 生貴甚 按生謂蚡自生貴之勢特甚也 肺腑 如肝肺之相附着也 蓋 今山東沂水縣 灌將軍 灌夫也

司馬遷李廣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從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

若射白馬將若射追騎若射獵若射石若射虎若射猛飲若射獸若射犛皆著廣將之實善序孫陵末射正應敎首世世篇射句受

徐中行曰趙雲遇曹瞞而開壁李廣值匈奴而反前皆不足而虛示之有餘者也卒以懈敵人之心一因以破虜一因以全師蓋膽略過人哉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藏

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以上景帝時爲上谷上郡隴西等七郡太守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

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然不可爲法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而樂於從廣且將雖其上而不服故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御虜之貪卒而已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賢鮮不覆亡哉

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爲衛尉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

董份曰廣不能忘一憾尉之小乃知功名不成非殺降也亦淺中少大度耳其不侯固宜

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以上爲匈奴所擒屏居藍田南山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以上爲右北平太守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飮。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飮。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以上雜敘廣生平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寫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胸懷口語如慨而歎能使墮淚

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當無賞。以上從衛青出定襄與張騫出右北平兩次當匈奴無功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

黃震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凌稚隆曰按此總前摹寫李廣數奇處

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

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以上叙廣殺降不侯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衛霍出擊匈奴失道後期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懷私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不然以亞夫之賢帝謂景帝曰眞可任將矣寧獨不知廣材耶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旣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以上廣不肯對簿自剄）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

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趙恒曰引傳及諺皆為李將軍悛悛口不能道詞而發才略意氣本傳已盡獨舉其所見吶口少言為贊見才氣天下無雙固不在喋喋利口余睹

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以上廣之子孫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評　曾國藩曰李將軍列傳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十餘行中專叙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叙從衛青出擊匈奴從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塞事叙於前而以廣

二字不輕下引傳其身正云云不令謂不言也與下桃李之諺相照

姚鼐曰漢書無此十二字疑太史公公字乃令字文選傳本誤耳

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于後則無此沈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

注 隴西(今甘肅鞏昌府)舊 成紀(今甘肅秦安縣) 槐里(今陝西興平縣) 蕭關(今甘肅固原縣) 昌邑(今山東金鄉縣) 上谷(今直隸延慶縣) 上郡(今陝西綏德縣) 北地(今甘肅舊慶陽甯夏二府及鄜州) 雁門(今山西舊大同朔平二府) 代郡(今山西宣化大同二府) 雲中(今山西朔平北歸化城) 刁斗(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斥(度也) 候(視也) 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潁陰侯孫(灌嬰之孫也) 遼西(前奉天錦州府直隸永平府) 霸陵(今陝西咸寧縣) 韓將軍(韓安國) 右北平(今直隸遵化縣) 定襄(今山西右玉縣) 大黃(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中首虜爲侯(漢法得首若干封侯) 右將軍(趙食其) 數奇(作事數不偶也) 軍曲折(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居延(今甘肅高臺縣) 酒泉(甘肅酒泉縣) 張掖(前甘肅甘州府) 祁連天山(在今甘肅張掖縣)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敎以愼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盧舜治曰修身五句暗含李陵與自處意

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以上渾叙報書之遲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

林希元曰陵深入覆軍乃少年浮氣不量彼己亦耳括之流趙而子長乃極口稱譽所以掩己捄陵之失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

又曰既已臣虜又何報漢非二心乎子長之志識如此多愧豫讓矣

凌稚隆曰按觀家貧貨賂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貨殖游俠二傳非無爲云

姚鼐曰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

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

上風起水湧怒濤萬變而卒輪於海天下之至奇也

凌稚隆曰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極辱字奇麗而壞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又曰太史公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其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僇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寗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評　眞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以如此之才而因言事置之腐刑可爲痛惜哉　盧舜治曰書以一辱字爲眼目昌黎法之送孟東野以一鳴字爲眼目

注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誰爲（至）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己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隋和（猶侯珠和氏璧也）由夷（許由伯夷也）點（辱也）卒卒（促遽也）薄（追也）不可爲諱（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雍渠（衞之宦者）景監（秦孝公之嬖人）同子（漢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凌稚隆曰。夫不順者已誅。收結上文。爲善者未賞。引起下文。

闒茸（猥賤也一曰不肖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不肖（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門下（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媒孽（媒滑遘合會之孽謂生其罪釁也）拳（弩弓也）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貳師（貳師將軍李廣利）理（治獄官也）佴（次也）蠶室（作密室廣大如蠶室）腐刑（宮刑腐臭故曰腐邢）定計於鮮（言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藏獲（奴婢也）倜儻（卓異也）曼辭（曼美也音萬）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求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以上往賓西南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有司發軍興制之失）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又曰皆非陛下句收結上文亦非人臣句引起下文

又曰樂盡人臣之道與非人臣句相顧

王維楨曰此上先以邊士盡人臣之節者形之以發其愧心至今奉弊以下方以正義責之

凌稚隆曰陛下患使者五句一一收結上文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以上邊郡之士敢死難之賢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殺者之愚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評　樓昉曰一篇之文全是武帝文過飾非然文字委曲迴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爲辭深得諭告之體　茅坤曰兩責兩釋極得諭檄體　凌稚隆曰此諭以非上意爲主故

王維禎曰先叙東起而後詭爲問答之詞其事雖非而其文則諛

歸咎於使者有司却不專責之而咎及百姓又不直責之而咎其父兄轉展委曲深得諭體

注 巴 郡在今四川境舊保寧順慶夔州重慶四府及瀘州皆其地 蜀 郡在舊成都府龍安府及邛雅二州是其地 西僰 今四川宜賓縣 喁喁 衆人向慕之義 中郎將 唐蒙也 衛使者不然 不然之變也 編列 謂編戶也 東第 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 謚 猶號也 重煩百姓 重難也不欲召集之 縣道 縣有蠻夷曰道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

許應元曰。惡平聲言蜀與巴初亦俱是荒服之外。漸變中國之化。必如者老大夫所言。則是蜀當終爲蠻夷不變服化俗也。我亦安所聞若等之說乎。顏說非是。

凌稚隆曰。按世必有非常之人數句是冒頭。以後總只發明此意。

王維禎曰。洪水治則安居粒食。西南夷通。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證非常之功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以上言賢君規模宏大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

則肝腦塗地其爲非常之事同而利害頓殊恐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詹惟修曰雖是諛詞然寫出武帝非常狀屹然在千古之上又曰委瑣以下常者也崇論閎議以下非常者也威震殊俗異域之功非常者也疏遜不閑則臻厥成而天下晏如矣

楊愼曰夫拯民於沈溺至終於逸樂括一

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慕漢向化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注　六世謂高祖至武帝　汪濊深貌也　冉駹今四川茂縣　笮今四川鹽源縣　邛今四川邛峽縣　斯榆今雲南大理縣

苞蒲夷稱也　結軼旋也　羈縻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夜郎國在今四川慶符縣及瀘縣界　齊民猶平

篇之意而總繳之凌稚隆曰百姓雖勞應前百姓力屈句余有丁曰此封禪遺書所由作也

楊愼曰鷦鵬羅者之喩所以言非常固非常情之所度也又曰百姓雖勞又覆應前

林希元曰上以禍恐之此以道論之

楊愼曰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

民也喔齪急促之貌也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沫若沫水出今四川舊雅州府天泉徼外若水出西番裏塘徼塞也以木柵水夷狄之界牂柯郡名今貴州舊遵義府以南至思南石阡等府皆其地靈山鑿山通道置靈關縣靈關當在今四川舊寧遠府境梁孫原於孫水之原作獨梁孫水出今四川冕寧縣咸五登三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淸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淸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衘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評　倪思曰憂愛懇款語意長厚可謂奏疏法一字一句形容精密雖有千

此二句一篇主意

賦不及此疏也　茅坤曰辭直而文磊落

注　烏獲秦之力士　慶忌吳王僚之子也其行甚捷馬不能及　賁育古勇士孟賁夏育　逢蒙古之善射者　接軫軫車後橫木也　銜橛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　坐不垂堂畏欄瓦墮中人也或曰近堂邊外恐墜墮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奼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脚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

曾國藩曰此敍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畋獵之地而下文叙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備也

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以上叙山上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於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枏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以上東西南北開下畋獵之地）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陶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利。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以上獵於陰林即上文北有陰林也）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

又曰襞積至谿谷三句衯衯至垂髾三句皆下二句用韻

王鏊曰折辨得倒

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纖垂髾。扶與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以上與衆女獵於蕙圃游於清池即上文東有蕙圃西有清池也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所應僕也。以上息獠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

倪思曰費語不多而氣概吞吐已極

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瑯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與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以上烏有折子虛

評　王世貞曰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沈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少其才班張潘有其才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沈動處　又曰子虛諸詞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　又曰屈氏之騷騷之聖者也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

注　姹誇也當作詫　雲夢見前　昆吾山出美金　玄厲黑石可用磨也　剸諸古俠客刺吳王闔閭　烏號黃帝乘龍上天墮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　夏服夏后氏之箭服也　蛩蛩青獸狀如馬　距虛似贏而小　遺風千里馬也　倏眒倩浰皆疾貌　容與言自得也　徼怒遮其倦者　受詘取其力屈也　鄭女夏姬　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　襞積簡齰也　褰縮也　縐戢也　紛紛裶裶皆衣長貌也　衪衣袖也　戌削裁制貌也　翕呷衣起張也　萃蔡衣聲也　猭

何維騏曰子虛烏有之設難後之爲詞賦者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名亦此意也相如遊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此著天子遊獵賦復借之虛三人子詞以明故子之義天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又名上林賦

瀲也）婆姍勃窣（匍匐上也）榜人（船長也）雲陽臺（即雲夢中高唐之臺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成山（山在今山東文縣）之罘（山在今山東福山縣）渤澥（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間之內海也）孟諸（見前）肅愼（國名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地）湯谷（日所出也）青丘（國名）蔕芥（刺鯁也）俶儻（猶非常也）瑰瑋（琦玩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潷弗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

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上齊楚者爲子虛賦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敘上林者爲遊獵賦失其旨矣

楊愼曰此明天子之義

王鏊曰意見高品論正

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以上水 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以上水中之物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邱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以上山 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以上山上之草 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沼東。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其獸則㺎旄

以上總寫苑中氣象點出各獸即爲下文畋獵張本

余有丁曰按無是公雖言上林而所敘輿圖品物迺綱羅四海蓋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侈言之若此後人迺以盧橘等嘗議之拘矣

獏犛。沈牛麈麋。赤手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點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扳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以上宮室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柹。亭奈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答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枰。留落胥邪。仁頻幷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欑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纚幡。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以上宮中草木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

曾國藩曰處舍句爲韻

又曰施讀上聲地裔施爲韻而離追迆亦平上與去爲韻

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以上宮中獸畜及離宮之多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壄馬。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走而倒。以上天子校各部曲將帥之獵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以上天子親獵而還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

鶬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𠜎。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以上天子還歷各處數獵者之所獲)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絏。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燦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以上置酒張樂)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又曰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

楊慎曰此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

王懋曰相如[illegible]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組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

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與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辟廧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評 蘇轍曰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之賦是知比試已不時製下而非一日今卒所追爲者西京雜記相如爲上林子虛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注

听 笑貌也 蕭愼 見上 㝃 古貶字 蒼梧 郡在今廣西蒼梧縣 西極 言西方極遠處也 丹水 源出陝西商縣 紫

淵 澤在漢穀羅縣穀羅今山西離石縣西北 灞滻 皆發源陝西藍田縣 涇 源出今甘肅化平縣 渭 源出渭源縣 酆鎬 注皆

見前羽獵賦 椒丘 丘名 桂林 林名 潗弗 盛貌也 宓汩 去疾也 偪側 相迫也 泌瀄 相楔也 滂濞 水聲

也 沆溉 徐流也 宛潬 展轉也 膠盭 邪屈也 湁湁 水聲也 瀺灂 小水聲也 沈沈 深貌也 隱隱 盛貌

也 砰磅訇磕 皆水聲也 湧 水湧出也 淈 水出貌 湁潗 水沸貌 灝溔潢漾 皆水無涯際貌 滈滈 水白光貌

巃嵸崔巍 皆高峻貌 嶄巖參嵯 皆峯嶺之貌 巀嶭 高峻貌 蹇產 詰曲也 谽呀 大貌 豁閜 空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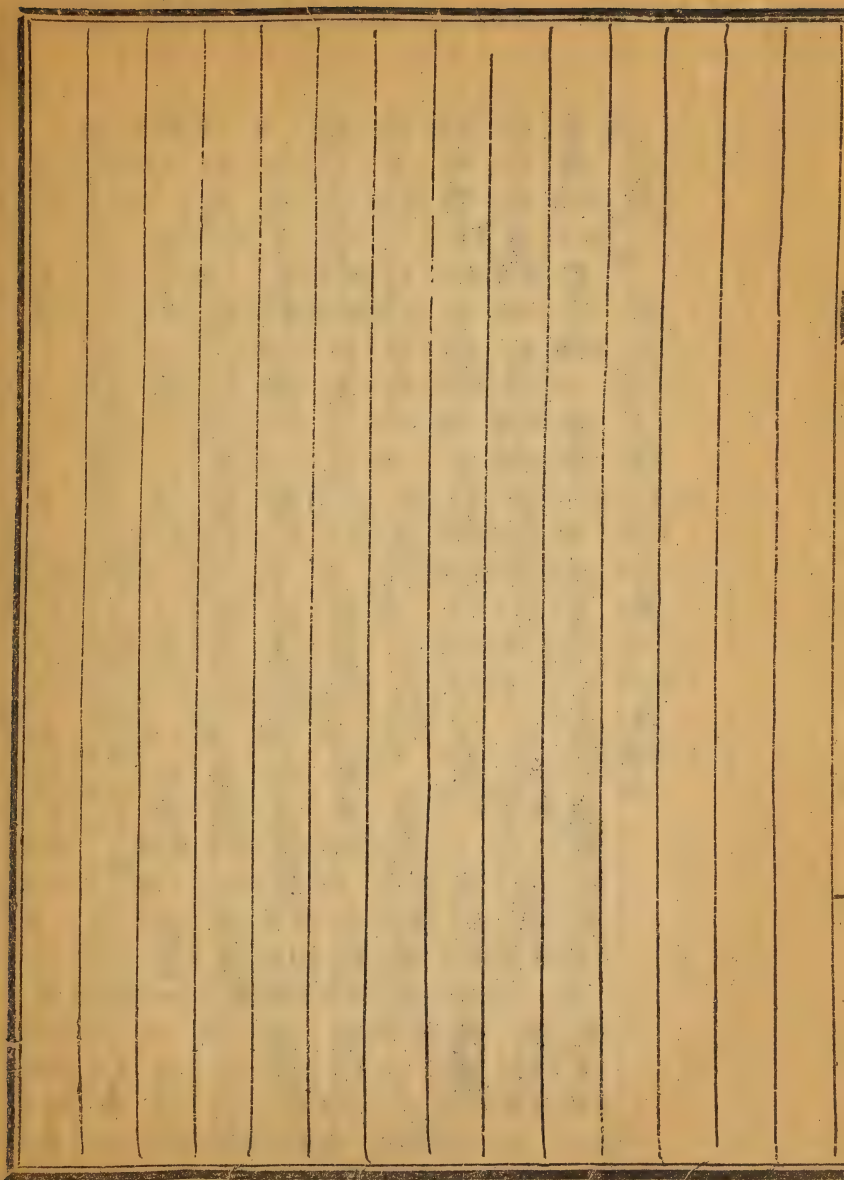
貏豸 漸平貌 肸 過也 繽紛 衆盛也 軋芴 緻密也 蚴蟉 龍行貌 靈圄 衆仙之號 偓佺 仙人也 榮 屋南

檐也 旁唐 言磐礴也 崔錯 交雜也 癹骫 蟠戾也癹步葛骫古委字 坑衡 徑直貌 閜砢 相扶持也 幡纚 飛揚貌

紛溶萷蔘 支竦擢也 猗狔 猶阿那也 藰莅芔歙 衆聲貌也 傑池 參差也 茈虒 不齊也 陸離 參差也

孫叔 公孫賀也 衛公 衛青也 磧歷 不平也 宜曲 宮名 牛首 池名 龍臺細柳 皆觀名 靚妝 粉白黛黑

也 便嬛 輕利也 綽約 婉約也 嫵媚 悅也 閻易 衣長大貌 芔 猶勃也



評注古文四象

◀中國第一精本▶

初拓三希堂原本

本局出版之初拓三希堂法帖。在巴拿馬賽會。經美術家印刷家品評。推爲中國第一精品。特獎一等銀牌。惟因縮小關係。以致精神筆法。未能並皆佳妙。茲又照原本一式大小。重行影印。不爽累黍。較前出版者。大過一倍。且拓墨精工。光彩逼人。堪稱完璧。全書廿二冊。定價廿元。外加郵費六角。木箱一只。洋一元。外加郵費四角。

初拓續三希堂原本

初拓續三希堂原本較前印者大逾一倍精印五冊定價大洋三元此帖自唐賢褚遂良以下三十餘種均爲正帖所無者古澤新香誠臨池之津逮也


SEAL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ET THERE BE LIGHT
1868

鍾惺曰李斯論逐客即此意

韓范曰楚材晉用之故一言而令尹懼伍舉復矣趙宣子當國自知憂之與楚令尹待人言而後憂者知識相千里矣

鍾惺曰無此一段不精神不波瀾

古文四象卷二

湘鄉曾國藩纂輯

少陽趣味　詼詭之趣　閒適之趣

經

左傳士會還晉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有正書局藏板

韓范曰諫而不納則國因人弱可畏也故國家多難以求直言為至要

孫鑛曰兩斷語亦是波瀾

注 十三年（魯文公十三年）晉侯二句（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患秦用士會（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患秦用之）諸浮（晉地）隨會二句（隨會即士會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外事（賈季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郤缺）且罪大（殺陽處父故）柔而不犯（雖柔順而不可犯以不義）且無罪（其奔秦以迎子雍之故非其罪也）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子壽餘請自歸于秦（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師于河西將取魏　請東人二句（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晉人虎狼至悔也（言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若反背其言不以魏降秦臣往魏必為晉人所殺妻子留秦必被誅戮無補益於秦君追悔亦不可及此示己無去心）秦伯（康公）有如河（康公指河與士會為誓）繞朝贈策（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并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子無謂二句（示己覺其情）謀而還（喜得士會）其處者為劉氏（其處秦不歸者別為劉氏）

左傳大棘之戰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

又曰為政二字妙

韓范曰左史盛責斟斟小人不足道也元為大將而疎闕若此其何以戰是役也吾尤責華大夫焉

孫鑛曰妙有境

又曰復出此奇大有結色

鍾惺曰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

又曰口衆我寡四字可悟應變止謗之法

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注 報北林役（報囚解揚）晉侯（靈公）驟諫（驟數也）不競于楚（國不能強於楚）華元（宋大夫爲師之帥）獲呂樂（獲生死通名呂樂宋司寇）俘馘（俘獲也馘取左耳也）狂狡二句（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迎而伐之鄭人入於井而避之）倒戟二句（狂狡自倒其戟以聽鄭人之出因倒戟反爲鄭人所獲）戎昭果毅以聽之（戎軍制也昭明也軍制昭明於上果敢也毅必行也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三句（敢於殺敵果也必行其果敢以致於毅也反易其道如狂狡倒戟之類受戮之道也）爲政（猶言爲主）半入華元逃歸（車馬半入鄭國時鄭人寬其防守故華元得乘間逃歸）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二句（叔牂即羊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三句（叔牂知前言以既顯故不敢讓罪）

鍾惺曰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慧舉止言笑彼蓋以滑稽寄其憤者也

合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華元爲築城之將主巡行見察功役之事）睅

其目五句（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多鬚之貌）牛則三句（言牛有皮可用爲甲犀兕之皮尙多皆可用以軍裝之飾）

棄甲則何害 元曰至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左傳師慧過朝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爲四十乘。與師筏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注 餘盜（謂司臣堵女父尉翩司齊等）鄭人至于宋（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請餘盜）以馬二句（師樂師筏慧其名以馬與樂師賂宋）良司臣而逸之（以司臣爲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子罕以司臣託季子）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相師者）無人焉（言無人可以便溺）豈其二句（千乘相謂子產等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固請而歸（言子罕能改過）

左傳御叔飲酒

韓范曰武仲但欲自逞其智故於衆人之中安排作能而不顧順逆之序也假令仲於此時乘季氏之飲客因大夫之畢集召公鉏悼子叙長幼之禮毅然而立公鉏則季氏亦無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注 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二年 臧武仲魯大夫 雨過御叔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過之遇雨 焉用聖人聖智也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 我將至 聖為言我但欲飲酒而已無所用聖人且武仲出行而遇雨不知晴雨何以為聖智也 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左傳臧紇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

如何是後來既可免出奔之事而萬世亦服此舉也

又曰妙論隋語

又曰偏有許多委曲 沐堯叟曰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

韓范曰　餘波淋漓孫又曰臧無自知其實可盟之已而不知可予季以矣盟之名於何其疏當慮患耶得日固浪反智名耳不自言智是足誠哉言也

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注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申豐（季氏大夫）屬　擇才而立（難言立少欲立有才者故言）其然（猶爾）必具敝車行（言己將去不敢與聞）乃止（止不立紇）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降逆之（臧孫下迎悼子）及旅（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馬正（家司馬）官次也（次舍）季孫喜（至）舍旃（使公鉏爲武子設燕禮武子以燕享之具往公鉏家盡以其具以與公鉏之焉爲旃）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孟氏閉門（至）我葬（欲爲公鉏讐臧氏）戒（爲備也）將辟藉除（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正夫（隊正）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鹿門之關（魯南城東門）娶于鑄（鑄國也）而死（鑄女生二子而鑄女死）宗祧（近祖廟爲宗遠祖廟爲祧）不及不祀（言應有後）納請（請爲先人立後）使爲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爲乃自爲請）如防（防臧孫邑）使來三句（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

孫鑛曰事絕奇敘亦絕奇後代無此技亦無此筆

韓范友曰三子之意俱在不言之表作文者俱存其外合中違一段光景而已

為其先人請也二勳文仲宣叔王功曰勳致不辟邑敢不避防邑而去其人曰其盟我乎其人防邑之人盟謂

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盟首謂載書之章首盟東門氏在宣公十八年

不聽二句文公命立子惡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在成公十六年欲廢二句謂諸公與季孟於晉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誰居居猶與也

左傳張骼致師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出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

又曰服人以德必使其心憙無叛志然後已若以勢服人則取其苟有辭而已矣可深求也此王霸之所由分

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注　張骼輔躒致楚師（二子晉大夫致師挑戰）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射犬（鄭公孫）不可（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無有二句（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部婁（小阜）廣車（兵車）乘車（安車）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取冑（冑兜鍪也）而冑（以冑首也）加摶人以投（摶楚人以投車中）以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不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不再謀（渭不告而馳不待而出）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陳無宇（齊使無宇乞師於楚至是楚人送之歸）楚舟師之役（在此年夏）召舒鳩人（野鳩楚屬國召楚欲與共伐楚）荒浦（舒鳩地）讓之（讓責也）薳子（令尹薳子馮）無辭有庸（彼則無辭其罪而我有功庸矣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左傳崔氏之滅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注 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 以孤入無父曰孤蓋東郭妻以先夫之子自隨 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 東郭偃偃東郭姜之弟 有疾有惡疾 宗邑宗廟所在 宗主謂崔明 夫子二句夫子謂崔杼言其身事亦慶封所素知也 盧蒲嫳慶封屬大夫 彼君之讎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 崔薄慶厚崔敗則慶專權 且曰至 猶可恐滅家禍不止一身 崔慶一也言如一家 堞宮而守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 辟諸大墓辟開也開先人之冢以藏之 當國秉政也

左傳慶氏之難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

孫鑛曰敍事深細節節有情最精而腴

韓范曰以女而謀其父是天生之以報惡人也其女

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

奇矣其計更奇

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爲之殃天其殃之也天將聚而殲旃

注 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 內實（寶物妻妾也） 易內而飲酒（慶封與盧蒲嫳交易其內人而飲酒） 國遷朝（就於盧蒲嫳氏朝見封） 使諸至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能捕得賊者來告之而反其身於國使以功贖己罪） 故反三句（盧蒲癸莊公黨以告賊得反子之即慶舍盧蒲癸臣事之子之以其女妻癸） 慶舍之士至何也（辨別）

也別姓而後可相娶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至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二句二子皆莊公黨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寢戈親近兵杖饔

人至洎饋洎肉汁也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二子皆惠公孫慶

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寢處之言能殺而席其皮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子家慶封字子

車齊大夫人各二句言凡人各有材能以事其君非佐之材能所及佐子車名桓子文子之子無字何得將得何物得

木于莊慶封時有此木積于六軌之道可慎守善其子不志於貨財言可慎守其家也慶季卜之季慶封也為無字卜

母疾病而泣無宇泣慶嗣慶封之族必于嘗嘗秋祭悛志悛改悟也子息慶嗣戕舟發梁不欲慶封

得救難盧蒲姜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夫子愎夫子謂慶盧蒲姜告之至誰敢

者姜告其父以有變且止其父勿出臨祭慶舍不從言誰敢為亂者以此見其愎也為尸為祭尸上獻先獻者為優為優

俳戲之欒高陳鮑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抽桷擊扉抽桷擊扉為期援廟桷至而後死甍屋棟組

壺皆祭器慶舍重傷猶能援太廟之桷動於屋甍言其多力也慶繩慶嬰稅服如內宮稅祭服而往內言公懼於外難反陳

于嶽嶽里名展莊叔魯大夫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茅鴟逸詩刺不敬來讓讓魯

受慶封勾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韓范曰此宋梁二武之智也後世諸王以嫌疑死者尙多况故君乎然則魏文猶賢者也

左傳陽生之立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盡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來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孫鑛曰是一白公傳

注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上前齊景公疾立子荼為太子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至是

陳僖子欲納陽生為君南郭且于且于即齊公子鉏居魯謂之南郭且于請與子乘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

載以試馬為辭萊門魯郭門也闞止二句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壬也壬陽生子簡公國人知之故以

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子士之母養之隱子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

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鮑牧差車鮑點點鮑牧之臣差車主車之官此誰之命

言立陽生出於誰之命令遂誣鮑子見其辭故誣之女忘二句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

公陽生若我至一公子言己可為君必不怨鮑子一公子陽生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誰非君之子言陽生亦

君之子固可立胡姬景公妾也如賴賴齊邑鬻姒荼之母王甲江說王豹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朱毛

齊大夫君舉舉皆也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公悔之悔失言君大二句大謂國政小謂

殺荼使毛至殳冒淳恐騶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騶齊邑殳冒淳地名

左傳白公之難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以上白公仇鄭其子曰勝。在吳。

又曰白公自好奇其事乃節節生奇

又曰此事三奇告其子奇子西不信奇勝又揚言奇

又曰當下言奇辭不動奇料其不洩奇

韓范曰白公志在報讎與子胥同也如舍熊宜僚殊有英雄氣惜其疎而淺不若子胥之沈鷙耳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以上楚召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以上白公仇子西）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

孫鑛曰兩節語奇絕品論奇扮狀貌又奇又曰此論比前更深至更婉曲有能又更適勁有筆力然非得前論相接發亦何以見其神絕　鍾惺曰不諱知而堅不言甘受　奇　孫鑛曰又完葉公事兼二事老

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以上白公作亂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儌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也。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葉公靖難

注　子木即子建　請行而期請行襲鄭之期　有私私謀復讐　期死期必也　白公白楚邑也　勝怒至遠

於葉亦二奇

劉辰翁曰滑稽者至鄙褻乃直從六蓺莊語說來此卽太史公之滑稽也

矣比子西於鄭人言我之讐人而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楚國第用士之次第石乞勝之徒之二卿士子西子期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承之以劍按劍其喉指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之鎧甲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豫章大木齊管修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子閭平王子啟高府楚別府尹門爲門尹昭夫人王母越女以幾幾也冀得艾艾安也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幷徵二子楚不國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其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長者謂白公也王孫燕燕勝弟黃胡地額彙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甯甯安也甯爲令尹甯子西之子寬爲司馬寬子期之子

史

司馬遷滑稽傳

孔子曰。六蓺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

凌稚隆曰安楚世家伍舉諷諫莊王亦同此語

又曰按分三段看初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中以穰田喻以益黃金數句結之終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總以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焉意思

楊慎曰東坡云淳於髡言一斗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動矣

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䐜。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

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无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〻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竊其趣者

凌稚隆曰按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

余有丁曰。優孟似敖。即今優人妝演狀貌。令酷類叔敖。冀以感動莊王。或莊王見其滑稽。姑以爲戲。而孟因得以諷諫。至謂眞欲以爲相。及歸與婦計之言。皆涉於妄

余有丁曰。據呂氏春秋。則史自別傳。未必實也

凌稚隆曰

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覇。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

按此下置酒天雨一段欲大苑囿一段欲漆其城一段總歸善爲笑言合於大道二句上又即篇首談言微中二句意也特換文耳

徐中行曰齊宣王好烏獸魚鼈盻子曰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鬪河濟洸酒同溢民庶流離無人

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注 滑稽（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一說滑謂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一說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諸語滑利智計急出也）贅壻（壻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喜隱（謂好隱語）優孟（優倡優也孟其字也）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趙韓魏（楚莊王時未有此三國此蓋後人增飾之詞）銅歷（歷即釜鬲也）寢丘（今河南沈丘縣）優旃（倡優字旃也）侏儒（短人也）函谷雍（見前）陳

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傳之間海盜水冒於城郭無人以拯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與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於是宣王下令放禽獸開沼沚與民共之此於優旃麋鹿觸寇之說相似

楊慎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韓文

倉（今陝西寶雞縣）

班固東方朔列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敎。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給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敎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公銘樊宗師文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劉知幾曰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朔之自叙也

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諸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

淩稚隆曰按得愛幸與上未得省見稍得親近顧

又曰初建元以上叙其滑稽以下叙其直諫

茅坤曰丞相御史不以諫諍而顯暗徵循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内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

更衣及投宿諸宮以導之悲夫

凌稚隆曰按自初建元三年至此歷叙上微行南山起上林苑事爲朔進諫起案

茅坤曰文古而議正

唐順之曰入事處脫酒不爲事使

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太虎狼之虛。又壞

淩稚隆曰故務苑囿三句總結上三段以下則歷引古之作無益者以戒之

又曰以觀天變應上天不爲變與天爲之變句

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之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

又曰敘董偃事可當偃一小傳

盧舜治曰爰叔得武帝上林南山之意是以果言而中

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稱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

凌稚隆曰按自初帝姑至此歷叙董偃事

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

朔辟戟前諫起案茅坤曰言多倜儻而慷慨故武帝不能不聽

凌稚隆曰是後公主二句結上文作偃斷案

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簒。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

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皇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

又曰朔此對亦恢諧正其詼弄公卿處

又曰朔之進對句總結上文

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至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

又曰彼一時也二句一篇綱領下文夫秦一段是言彼時今則不然一段是言此時而夫天地一段則言進取之難明其所以不遇也

又曰時異事異句收拾上文與彼一時也二句相喚應安可不務修身一句打轉議論亦正

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以上言天下太平有才亦無所用之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孶孶。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

又曰遇其時即彼一時之時筦闚以下文選注作朔自謙意以上文觀之當是朔譏客之言

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以上言無論見用與否總宜好學修身）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以上言人言不足畏解尚有遺行一句）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不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

又曰談何容易一句作柱下復三用段段鎖結

又曰首提談有悖於目二段爲綱

又曰龍逢比干二人是上所謂悖目拂耳謬心而便身也

又曰飛廉惡來二人是上所謂

痳。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身。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

悅目順耳快心而毀行也

又曰志士仁人結上飛廉惡來意

又曰養壽命之士一段申結上龍逢比干意

又曰此下言士貴遇主因舉接輿箕子之不遇與太公伊尹之遇湯文者並言之

茅坤曰避濁世以全身即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本意

又曰此篇是寓言從

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

韓非說難變化來以談何容易一句為主見君子忠言儻論惟明王聖主斯能聽之不然而免放戮之禍者幾希矣反覆千餘言俱不出此意

茅坤曰漢書贊此篇第一

方孝儒曰東方朔諫諍似汲黯

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

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言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遠甚特以好爲詼諸之談遂爲君子所薄惜哉

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激詭如東方朔詼諸之詭談則鄙爲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

黃震曰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却董偃諫起

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評　茅坤曰東方曼倩爲漢朝第一流此傳摹寫其澹宕瑰瑋之氣極工當爲漢書第一文　何良俊曰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論而自立論其敘董偃事亦周帀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取其說客難與非有先生二篇文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

注　平原見前　厭次縣故城在今山東陽信縣　三冬文史足用貧子冬日乃得讀書言文史之事可足用也　二十二萬言二十二萬字也　子路之言可使有勇也　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金馬門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　窶數四股鉤也　孟賁慶忌皆見前　鮑叔齊大夫也　尾生古之信士　給欺也騶短人之誑也騶爲騶者　射覆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　守宮蟲名　細君謂朔之妻也　稱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長信宮太后之宮　泰階六符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　主傅主

上林苑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儻論如矣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

傳姆夕時（夕當作少）小遺（小便也）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公病二人謀作亂）慶父（魯莊公弟也公薨慶父殺公之子而謀作亂）甲乙帳（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正其本至千里（此易緯之文也）遺蛇（猶逶迤也）僂旅（曲躬貌也）啁（與嘲同）十二國（見前）愉愉（顏色和也）呴呴（言語順也）上容（容容身避害也）首陽（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柱下（老子爲周柱下史）

班固楊惲傳

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在數百萬。死

凌稚隆曰高昌侯以下是長樂告惲之書凡六節並晻昧語文法極頓挫

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秺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

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書錄氣勢上）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

何良俊曰胡建傳其事亦甚俊偉不知史

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評 何良俊曰楊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詰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路粹誣奏孔融語遠不逮也 凌稚隆曰惲傳叙事有姿態筆致縱橫酷似太史公

注 山郎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一沐沐五日一沐也 移長度至 財用長度一歲之調度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行事肄宗廟象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 脛脛直貌也 眞人正人也 鼠不容穴銜窶數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也窶數見前 夏侯君所言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 河東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河東今山西夏縣 定國于定國也 左驗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戶將官名主戶衛也 杜侯杜延年也

班固胡建傳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

記何故不為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為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茅坤曰胡建特附申韓之學與楊王孫相反者大略本郅都輩來

何孟春曰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殺人不惟不罪且褒稱之觀此詔可慨見已異日李廣斬霸陵醉尉而上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亦

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軍御史 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有正書局藏板

是此意

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爲渭城令寃死

注 河東郡名見前 賈區賣物之區也 堂皇室無四壁曰皇 李法獄官名也一曰兵書之法也 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何文吏也言在軍中何用文吏議也 渭城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亡它坐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

班固蓋寬饒傳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

淩稚隆曰寬饒爲人一段一揚一抑用二悲字轉換得妙又曰剛直二字是一篇骨子

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愼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

茅坤曰孔子三惡次公有之矣又曰先插入王生予書而復敘寬饒上書之故一一與書詞相合此敘事之妙

眞德秀曰此蓋以危行言遜望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胡寅曰寬饒之死坐怨謗與曰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求禪與曰

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

人臣非喪心安敢請天下於君哉然何以敢帝怒之深也曰上方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官曰而寬饒官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爲人是以殺之

凌稚隆曰質直二字是一篇骨子

耆爲之不釆。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不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注 蓋（音公盍反） 蘧氏（蘧伯玉也） 訾（與貲同） 許史金張（四氏已見前解嘲注此言許史有外屬之恩金張自託在於近狎也）

班固孫寶傳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敎。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姊子。軟弱不任職。寳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寳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寳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寳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寳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尙。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寳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寳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寳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寳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寳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寳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

王維根曰。傅喜不敢內附太后。而以固爭於帝。亦賢矣。

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日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敎。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

黃震曰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誦賊莽功德時可容折難從謂歲寒松柏

呂祖謙曰使平帝之廷臣皆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尙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寃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尙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尙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遊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注 潁川（今河南禹縣） 鄢陵（今鄢陵縣） 除舍（除謂修飾掃除也） 鴻嘉（成帝年號） 廣漢（今四川廣漢縣） 益州（漢統

凌稚隆曰按適不過沈酒自縱耳亡若朱家輩振人不贍而陰脫人於死也概名曰俠恐非其倫

盧舜治曰陳遵非游俠也乃酒俠爾首尾自照應

唐順之曰始終與張竦相形並叙

凌稚隆曰篇中並叙兩人操行總不出廉

中廣漢巴蜀益州犍爲越巂牂柯諸郡今四川雲貴三省 冀州統魏郡鉅鹿常山淸河郡廣平眞定中山信都河間國 紅陽故城在今

河南舞陽縣 南郡今湖北江陵縣 上度立度猶投也下文度稱季同此 曲陽今安徽壽縣 霸陵今陝西咸寧縣 擿

觖謂挑發之也擿它歷切觖音決 越巂郡今四川西昌縣 諸今山東諸城縣

班固陳遵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

斂自守放縱不拘二句

茅坤曰以聲華動中外如此

又曰通篇賓客飲酒

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値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愼。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

盧舜治曰張竦亦至丹陽太守一句貫前後脉絡

陳仁子曰此箴本不足爲諫無可取者然其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爲警陳遵喜之特常遽投其以酒之好嗜至以張耳之自行暨諸遵之自忞劣彼優此終不如竦之論爲正猶足自勵也

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請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郞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凌稚隆曰此一段類太史公敘李廣程不識文法

呂祖謙曰張竦作奏以媚王莽而洒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然其答陳遵之言實後進之藥石與馬伏波同功

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注 杜陵（今陝西咸寧縣）負進（進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者也）太原（今山西太原縣）君寧（遂妻名也）元平（昭帝年號）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讁）郁夷（今陝西隴縣）河南（今河南雒陽縣）荊州（今兩湖廣西）九江（今安徽壽縣）河內（今河南武陟縣）丹陽（今安徽宣城縣）質（正也）鴟夷（韋囊以盛酒）滑稽（見前）池陽縣（今陝西涇陽縣）朔方（見前）

百家

莊周齊物論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喩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注 齊物論（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栩栩（忻暢貌）自喩適志與（喩快也自決適其志與音

餘 蘧蘧（驚動之貌）不知至物（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此五證齊物極境）

莊周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

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

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注 養生主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攖其天比莊子養生之宗主也 吾生也二句生有窮盡知無畔岸 殆已殆窮

因已而二句已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言以物爲事無益於性命 爲善二句聲色之類不可名爲善即惡也二語淺說

緣督以爲經緣順督中經常也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 全生全其有生之理 養親以受於親者歸之親養之至也 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者無盡從正意說入一篇綱要下設五喻以明之 庖丁丁庖之名 文惠君梁惠王 解割宰 膝之所踦踦一足也膝舉則足單故曰踦 砉然二句砉皮骨相離聲音畫騞音近獲聲大于砉也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 桑林之舞桑林湯樂名說宋舞樂名 經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也即堯樂會節也 譆歎聲 進乎進過也 始臣四句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纔覩有牛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臣以神遇暗與理會 而不以二句官承上專以目言目覩其迹神已析其形 方

依乎天理依天然之腠理 批大郤批擊也大郤間郤交際之處 大窾窾當爲款空也 因其二句技蓋枝之

誤枝枝脈經絡脈肯著骨肉綮猶結處也音啓枝經肯綮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而刃則未嘗試之也大軱骨軱音孤盤結族庖月更刀折也族衆也折謂折骨非刀折硎磨石彼節節骨節每至於族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不屬目他物行為遲徐手其謋然已解謋與磔同解脫貌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善猶拭也吾聞二句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雜不以累心皆得養之道也一喩公文軒公文姓軒名宋人右師官名介也介足一天與其人與為天命與抑人事也獨也獨一足人貌有與兩足並行以是二句形殘而神全也知天則處順二喩不蘄畜乎樊鳥蘄同期猶言不期而遇樊藩也所以籠鳥神雖王不善也王千況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三喩老聃死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為說秦失失音逸吾以為其人也謂眞人不死向吾至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稱譽言老子誠能動物主一無二淸淨以保其身我之不哭自有說也是遯天二句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遁天之刑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為天刑之則知天刑是贊語舊解並誤適來至縣解縣音玄帝天也來去謂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又何哀四喩指窮於為薪以指析木為薪薪有窮時火傳至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五喩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

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注　大宗師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之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孰能至友矣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居最後故以死爲尻死生離異同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　子輿有病二句子祀即子永淮南子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抱朴子子永歎天倫之偉据此則輿祀字當互易　曰偉哉至拘拘也子祀自歎拘拘體拘攣也　曲僂發背傴僂曲腰背骨發露　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　於齊齊同臍　句贅指天句贅項椎其形似贅言其上向　有沴沴陵亂也　心間無事不以病攖心　跰躚而鑑於井跰躚曳疾貌曳疾力行照臨於井　子祀祀當作輿　浸假至更駕哉時夜司夜也雞盖卵字之誤時夜即雞也既化爲雞又云因以求雞惟雞出於卵鴞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鴞炙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矣無往不因無因不可　得者至縣解也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此與養生主適來夫子時也云云相證合　而不能二句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　喘喘氣息急也　叱避叱令其妻子避　无怛化怛驚也勿驚將化人　又將二句爲爲何物適往也　以汝二句取微蔑至賤　陰陽二句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　彼近四句近迫也彼陰陽悍不順　夫大塊六句此六語又見大宗師篇　大冶鑄金匠　今一犯至之人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衆物則造化亦

必以爲不祥惡往不可鼠肝蟲臂何關念慮成然二句成然爲人寐也蘧然長逝覺也

莊周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

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

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評　王先謙曰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不類內篇汪洋俶詭王夫之姚惜抱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即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末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躇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

注　駢拇三句　駢併也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生而附有之故曰出乎性多過也德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爲過

贅三句形既成而後附故曰出乎形然過於自然之性多方三句方道術也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爲人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本然是故至仁義之行樹立情情實淫過過詭於正故曰淫僻也駢於明至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始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斧形謂之黼兩己相背謂之黻煌煌眩目貌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枝於仁至曾史是已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爲搴形近而誤擢搴皆謂拔取之也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不枝生一指曾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嚷如簧如鼓以奉不能及之式也曾史曾參史魚駢於辯至楊墨是已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蠅之結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閒也敝謂勞敝也跬三尺也跬譽者邀一時之近譽勞敝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鳧小鴨无所去憂也率其本然自無憂何待去意仁義二句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二者二句駢者數不足枝者數有餘蒿目蒿爲瞧之假字瞧望視之貌不仁二句決潰也如水之決隄而出情實饕貪也自三代以下者自三代以下者莊子有此文法胠篋在宥篇屢見囂囂猶讙聒

掘折二句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呴俞猶煦嫗假仁義也纆索纆亦索也誘然皆生誘然若有導以生者故古今二句古今無二理不可以人爲損之則仁義至天下惑也連連相續貌此尊道德而斥仁義小惑易方迷於所向大惑易性失其眞性招仁義以撓天下招舉撓亂也臧穀婿婢之子謂之臧穀一作穀孺子曰穀挾筴筴又作策策當讀如左傳撓朝贈策策驅羊鞭也惡取君子小人稱名何取相異臧也臧善也俞兒古之善識味人

也夫不自見至其適者也此舍己效人者雖效之若人而己己亡矣夫適人至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蹠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道德謙辭是以至行也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韓非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之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漆園固別有微指世儒亦無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已

莊周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注

翹足而陸 翹舉也足一作尾陸一作踛跳也 義臺路寢 義儀古通儀臺猶言容臺行禮容之臺也路寢正室 燒之 燒鐵以爍之 雒之 雒同烙謂印烙 羈馵 羈馬首絡也馵絆足也 皁棧 皁櫪也棧若欞牀施之濕地也 橛飾 橛銜也飾謂加飾於馬鑣也 陶 窰也 埴 土也 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其過與治天下者等 一而二句 黨偏命名天自然也 渾一無偏任天自在 塡塡 重遲也 顚顚 專一也 山无二句 蹊徑隧道不求非望故止於一家而足 萬物二句

各就所居為連屬 禽獸二句 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是故三句 與物無害故物馴 族與也 族聚也 同乎

五句 知則離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 蹩躠踶跂 皆用心為仁義之貌 澶漫 猶縱逸也 摘僻 僻一作擗摘者摘取之擗者分析之謂煩碎也 純樸二句 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犧尊酒器 馬知已此矣 馬所知止此矣 月題 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 介倪闉扼鷙曼 介倪猶睥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言曲頸〻扼以抵突也 詭銜竊轡 詭銜吐出其勒竊轡盜脫籠頭 赫胥氏 上古帝王也 以此矣 以已通作 縣企 縣舉而企及之使人共慕也 踶跂 自矜也

莊周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盜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

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注 緘縢 皆繩也 扃鐍 扃關鐍鈕也 所謂知者也 知音智也與耶同 妄意室中之藏 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 肩竭 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謂反舉其肩以向上 魯酒薄而邯圍 見後哀江南賦魯酒無忘憂之用句 彼竊鉤四句 鉤腰鉤也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此四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引此可證 逐 隨也 揭 舉也 明天下 明示天下也 殫殘 殫盡也 鑠絕 燒斷之也 擺 折也 人有其巧 人之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蜣丸豈關工匠 削曾史至玄同矣 物不喪眞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 不鑠 鑠消壞也 不累 累憂患也 外立其德 自炫所得 爚亂 爚火消也 法所无用 以正法言之皆當去 容成至神農氏 此十二氏皆古帝王 贏糧 贏裹也 則內棄二句 內棄親若吳起外去主若虞卿 足跡二句 軌車轍迹結交也

好知而無道（好知以擾物無道以禱之）畢弋（鳥罟亦謂之畢繳射曰弋）削格羅落（長枝爲格削格謂刮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知詐漸毒（四字義同皆謂欺詐也）頡滑（不正之語頡黠借字）解垢（詭曲之辭）每每（猶昏昏也）惴耎之蟲（惴耎謂無足蟲）肖翹（翾飛之物）種種（謹愨貌）役役（鬼黠貌）啍啍（以己誨人也）

莊周天地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

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注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明於責臣子之諂諛不知人情皆必然）則不謂之道諛之人（則與而同心義道即諂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耶（道諛君親則責之道諛世俗則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耶）謂己六句（惡其名而甘蹈其實）合譬飾辭聚衆（廣合譬喻使人易曉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所謂招人附己也）不相坐（蹈其實不坐其罪故曰不相坐）垂衣裳（至）道諛（指人君）與夫人二句（與衆人爲徒同是非之習而又自謂獨異於衆）不靈也（靈曉）所適可致（適往致至也）大聲（謂咸池六音之樂）折揚皇荂（蓋古之俗中小曲）嗑然（嗑笑聲）高言不止衆心（不相入也）不出（出顯出也）以二二句（缶鐘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二缶鍾惑不辨所受多寡也待以爲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不推（不必推究）不推誰其比憂（自寬之詞比與也）厲之人（至）似己也（厲癩也醜人惟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我乃欲強所不可得而又致一惑獨不懼其相似耶故莫若釋之而遠於憂惟恐同蹈於惑也）

莊周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

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注　爲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意言之表）彼之情（彼謂道情實也）輪扁（斲輪人名扁）糟魄（糟爛爲魄本又作粕）甘（緩也）疾（急也）有數（數術也）臣不能（至）斲輪（喻曉也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效）

莊周天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

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注　孰知孰熟同　以奸奸犯也　鈎用鈎取也　眸子不運而風化不運定睛注視風讀如牛馬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誘也者感而成孕　化　蟲雄二句傳聲而孕　類自爲雌雄有獸名師類有烏名奇類皆自牝牡　性不二句其眞常者　時不二句其變化者　苟得二句雖化者無方而皆可　烏鵲孺孺孚乳而生　魚傅沫傳口中沫相與而生子　細要者化穉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　有弟而兄啼恐失父母之愛也推極物性之不同　不與化爲人不能與造化爲一人

莊周秋水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注　夔憐至憐心 蚿馬蚿蟲也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而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 跉踔跳躑也

予無如矣簡易無如我者 今子至奈何以爲煩勞也 不及不及其速 有似似有足 然而指我二句鰌蹴也人以手指撝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 爲大勝者二句能爲大勝者衆小不勝無所容

其計較非知道之君子不能如此接心目之用更神當考可自愈之故省文

莊周至樂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注　支離叔與滑介叔（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柳（瘤作柳聲轉借字）蹶蹶（驚動貌）亡（無也）

莊周徐無鬼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

注　暖姝（暖柔貌姝妖貌）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婁（猶拘攣也）自說（說古悅字）未知未始有物（不知未有一物可稱所學）疏鬣（疏長之毛鬣）曲隈（蓋謂胯內）此以二句（進退滯於境域）鄧（邑名）童土（地無草木也）冀得其來之澤（望得舜來而施澤也）神人惡衆至（起世之神人則不願衆附）不比（不與親比）不比不利（不與親比）

則人亦不以為利而就之

莊周則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注 魏瑩（瑩惠王牟齊威王）田侯牟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之）忌也（忌田忌）季子（魏臣）旣十仞矣（十爲七之爲）胥靡（徒役人也）華子（亦魏臣）謂代之（至）又亂人也（此華子自道之詞言猶未免營心於事也）求其道（道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況騁怒乎）戴晉人（晉人梁國賢惠子薦之魏王）蝸（小牛螺也）意在（在猶察也）知遊心三句（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客出惠子見（上言客出此出二字當衍）客（客）大人二句（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聖人之行不足當之）嗃（管聲也音許交反）吹劍二句（吷音血又呼悅反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吷然（如風過）

莊周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水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

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於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厭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趍

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
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
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
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師龜也君曰漁
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
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夢見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著而自然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决絕
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
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
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
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
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
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
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
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㓕
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
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
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

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注　外物不可必凡物之自外至者其利害皆不可必　龍逢三句善不可爲　惡來二句惡不可爲　孝已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　大絯絯音駭動也　水中有火謂電也　兩陷無所逃人亦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因利亦害也故常兩陷而無所逃　螴蜳不得成螴蜳音陳惇猶怵惕也言人視外物遲重怵惕恐懼卒無所成　心縣天地間言馳情外物極平宇宙　慰暋沈屯暋悶也乍慰乍暋乍沈乍屯　利害二句內熱故也　衆人焚和衆皆溺於利害是自焚其心中太和之氣也　其月不勝火人心之清明譬猶月也豈能勝此火乎　監河侯一作魏文侯　西江蜀江也　任公子任國名　巨緇大黑綸也　犗犍牛也　錎沒錎猶陷字　憚赫憚盛威之名赫怒也　若魚若是也　制河浙江　蒼梧山在嶺南　厭若魚厭飽食也　輇才輇量人也本或作軨軨卜也本又或作經　竿累累綸也　干縣令干求縣高令令謂也　詩書發冢求詩書發古冢　臚傳上傳語告下曰臚　詩固有之云云此逸詩刺死人也　接鬢接撮也　壓顪壓一指按也顪許穢反頤下毛也　儒以至口中珠儒生誦詩書以發冢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恒亦資仁義以盜齊耳苟無詩書何至啟奸此皆莊子一偏之論也　末僂三句長上而促下肩背傴僂耳郤後

瞻視高遠似營天下躬矜矜持之行容知智慧之貌驁萬世患驁然貽萬世之患抑固窶耶抑子胸中固素無蓄

備而爲窶人耶亡其略弗及耶亡其猶言無亦轉語之詞言無亦子智略弗及此耶惠以歡三句夫以施仁惠爲事者

博衆人之懽欣長一己之驕傲乃終身之醜意惟庸人之行或及此焉耳以隱隱私也反无非二句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憂動

心靈皆非正法聖人三句躊躇從容也每與敏同言從容與事而成功自速奈何子載此仁義之迹終於自矜爾乎宋元君元君

元公名佐平公子阿門阿屋曲簷也宰路淵名所居龜七十二鑽无遺筴每占必鑽龜凡七十二次皆驗知

能知同智下同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智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小嬰兒二句石本

又作碩石碩字古通用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夫地四句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言地廣大無用者多然使則足之外掘之至於

黃泉則有用者尚有用乎人有四句人有能自適者何所不自適乎人而不能自適何所得自適乎夫流遁至任與浮遊

隱遁決絕棄世眞智大德之所任殆不如此覆墜二句火馳猶後世言火速火急也雖遇覆墜猶疾馳而不返顧此果於用世者且

以三句且以淳古之風視今之世夫孰能不動於中波動也遊世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與遊遁決絕者異處順人不

失己與覆墜火馳者異彼教二句彼尊古卑今之教我固不必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爲顫顫辛臭之事也

知徹知同智哽而不止則跈哽塞而不止則騰蹊矣恃息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至其竇殷正

也天之賦性無不中和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晝夜未嘗止息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很竅胞有重閬胞腹中胎闇空

曠也 心有天遊 必心有閒處以適天機 室無二句 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 心無二句 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無閒適處則六根用事而鑿性 大林二句 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閒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人見大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爲善者亦由平日拘於逼狹神明不勝故也 德溢至衆宜 德所以洋溢名爲之也名所以洋溢表暴以成之也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爭而後騁其智柴猶獨也有守而後獨立不懼官之設事必衆皆宜之而後果行 日時 日蓋曰之誤 銚鎒 銚耜之類鎒鋤也 草木二句 鋤罷到生時節使然故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皆搣二句 搣本亦作摵案也摩也謂以兩手按摩目眥此蓋養生之術可以沐浴老容寧定則心閒泰可以止迫遽也 非佚者 案非字當衍 聖人八句 聖人如黃帝堯舜神人如廣成大隗賢人如務光申徒狄之輩君子蓋田恒之徒 演門 宋城門名 善毀 毀瘠 爵爲官師 宋君旌其孝行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尙賢之過也黨鄉黨 紀他至踣河 踆古蹲字窾水名他恐及己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秋開斯事慕其高名遂赴河自溺而死 荃者 荃本亦作筌筌魚笱也 蹄者 蹄兎罥也係其脚故曰蹄

莊周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饕。而五饕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䪠其所患。夫饕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

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焉。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注 奚方也 方道 十饗 饗讀曰漿十家並賣漿也 五饗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內誠不解 外自矜飾 形諜成光 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輕乎貴老 謂重禦寇過於老人 韲其所患 韲子兮反亂也一說韲與齎同猶致也下所謂任事效功即所患也 多餘 列子黃帝篇多上有無字 善哉觀乎 善其能觀察人情也 汝處人將保汝 保附也言汝且處乎家人將附汝矣 戶外屨滿 既及升堂請益者多 敦杖 敦豎也 賓者 謂通賓客之人 不發藥 無善言以當藥石 以感豫出異 先物施惠豫出以感人是自異也 必且三句 本才即本質言必有惠以感人心逐物搖汝本質究何謂乎 則莫覺二句 孰審也言既無覺悟又何人相審詳乎

荀卿榮辱篇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淸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

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鉛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注 膚理 肌膚之文理 疾養 養與癢同 所常生而有 當作所生而有常爲衍文 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 在所積習也埶爲衍文 是又人之所生 至 所同也 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爲堯禹則常安榮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爲衍文 人力爲此而寡 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陋也 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 夫起於變故 至 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飭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即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爲二字連文可證 人之生固小人 生性字通用此即性惡意 開內 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 隅積 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爲文皆入所不可不知者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通者也解蔽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爲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即隅積之義 亦呥呥二句

呐呐嘸貌嘸嚼也鄉當爲薌之渚薌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爲美美苾芬之爲苾芬苾芬乃飽食甘美意人無師至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粲然精粲貌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瞲然驚視貌無嗛無衍字嗛怏也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飾也文以夫以猶與也幾直夫至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爲豈古豈字靡之儇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儇聲近而意同鈆之重之鈆與沿同循也沿循之申重之也陋者俄且僩也僩寬大也是若至曷損言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豈非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𩣡。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

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評　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特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摹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遊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元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虫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

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遊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于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洪芻曰退之毛穎傳予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于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　樊汝霖曰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注　中山唐宣州中山也宣州今安徽宣城縣　明眎兎曰明眎　卯卯於十二神爲兎　十二神謂子丑寅卯之類　吐生兎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䨲兎子也䨲乃侯切　恒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而奔月恒娥羿妻也　㕙音逡　韓盧宋猑韓宋之犬也　管城今河南鄭縣　上親至自程上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晝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陳玄謂墨也　陶泓謂硯也　褚先生謂紙也

韓愈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歘嚘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

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評　朱子曰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盖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曹無咎取公此文

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注　元和（憲宗年號）奴星（公之奴名星）輿粻（載而行之曰輿）韲鹽（素食也）已不（不與否通）矯亢（陳直貌）琬琰（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

韓愈鄭羣墓誌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以上先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卒葬 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以上性情治行 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璧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温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 銘曰

冉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評 茅坤曰雋才逸興

注 滎陽見前 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晉州今山西臨汾縣 霍邑今霍縣 彭州九隴今四川彭縣 鄂今湖北江

夏縣 唐年（今崇陽縣） 鄠（今陝西鄠縣） 岳（今湖南巴陵縣） 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襄陽（今襄陽縣） 復州（今沔陽縣） 衢州（今浙江衢縣） 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鄭州（今河南鄭縣） 京兆蘭陵（見前） 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 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

韓愈王適墓誌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

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及家世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奇　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挂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袪。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評　茅坤曰。澹宕多奇　曾國藩曰。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以蔡伯喈文

律之此等文已失古意然能者遊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矣

注　戾契（多節目也）上憲（宗）四科（元和元年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直言（元和初適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直見黜）李將車（李惟簡）閺鄉（今河南閺鄉縣閺音聞）洪州（今江西南昌縣）武寧（今武寧縣）蘇州（今江蘇吳縣）崑山（今崑山縣）亳州（見前）永城（今河南永城縣）

韓愈石鼎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郞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皃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

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旣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

評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　苕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見于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熓樊宗師詩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于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云云此豈亦退之自謂邪按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或者又以爲斥時相詩意似不在是　唐宋文醇評曰史記老子列傳著其鄉里姓氏子孫至備至悉蓋漢室重黃老言至武帝時復修亡秦之遺說謂神僊可致不死之藥可得太史公是以著其平生行蹟子孫仕藉以見蓬萊方丈瀛洲間無老子老子特世之隱君子爾以庶幾俗之一悞而荒唐謬悠之說可息也昌黎作軒轅彌明聯句詩序蓋亦此意其時必有謂侯劉遇神仙者故其序首即以彌明與劉師服素來往復歷著其狀貌語言而終篇即用太史公之文亦以隱君子稱之蓋深曉世人以彌明非神仙而神仙之說誠荒唐也自宋以來謂軒轅爲韓彌明爲愈乃退之自託以嘲弄侯喜亦失之遠矣

清仁宗批云官必有貳古制也猶左右手然左右手皆從其心人果皆以國事爲心則正必無嫌其貳貳必無狃其正者雖十百人同一事猶若耳目口鼻手足之共處一身無一可簡也唯各心其心則雖兩人亦不可共事爲貳者非侵官即曠官爲正者非諉事即尙事矣然而責成

注　高結（結讀曰髻）　啞然（笑聲阿格衣加二切）　菌蠢（不伸貌）　彭亨（大腹也）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埽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注　鉗（束也）　睨（邪視也）　訾謷（詆毀也）　博陵（今直隸定縣）　枿（伐木餘也音蘖）　㶁㶁（水裂聲也）　除（階也）

韓愈送李愿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

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評 唐宋文醇評曰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後世遂以東坡之言爲信然矣東坡好滑稽觀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一語可見蓋自嘆不能企及乃從而爲之辭耳豈眞唐之文章止此一序也六一所云晉無文章止歸去來辭一首亦屬難信或六一以晉宋間龍戰于野其人果賢者宜皆辟世若淵明者言而履之可謂眞文章也是以爲是說耶

注 太行山連亘河南河北道山西冀寧道及直隸界山以百數隨地異名實皆古太行也 盤谷在今河南濟源縣 宅處也 趦趄踧踖也趦七思切趄七余切 囁嚅小語謀私貌 徜徉徘徊也

韓愈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評　茅坤曰奇氣　唐宋文醇評曰唐承晉魏之後六經晦塞昌黎思埽其

榛蕪務張而明之旁搜遠紹孤而無鄰故每以顏子得聖人爲依歸則簞瓢自樂爲易易深悲己之不得所依歸也其于經生如殷侑藿勤繕請問辭氣加敬遇山野之士必設問以觀其成熟與否蓋可見求其友生以爲錯攻玉平生殆無往不然歟設與程朱生同時則其所造詣必更有進且其與張藉書所云請待五六十然後爲書者究亦未及作也其胸中所蘊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亦可慨矣若其裁山人之狂簡竭益友之直諒聲出金石胸羅羲娥又磊落而英多哉

注 信陵轡執事見前魏公子列傳 方將至三熏之齊使人請管仲於魯魯縛仲以與齊使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而與之坐而問焉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注 僇人（僇辱也言貶為永州司馬也） 是州（謂永州也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隟（間隟也） 施施（難進之意） 湘江（湖南巨川也） 培塿（小阜也）

柳宗元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劵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

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注 翳噬也 亟頻數 欸門欸叩 潨水聲也音泉也 仕巷切

柳宗元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淸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

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注 魚梁（堰石障永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嶔然（嶔欠也開張其口嶔嶔然） 籠（包舉也） 帀（周帀也） 豐鎬鄠杜（見前） 灣灣（水回貌）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注 垠（崖也音銀） 睥睨（城上女垣也） 梁欐（屋棟也） 有若門焉（山以小石城名者以其有睥睨梁欐及門之狀也）

柳宗元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碪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第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注 卷石 卷與拳同 坻 水中高地也音遲 嶼 水中小山也 碪 擣衣石也音斟

古文四象卷二終

評注古文四象

古文四象卷三

湘鄉曾國藩纂輯

太陰識度　閎括之度　含蓄之度

經

易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有正書局藏板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

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

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旡思也。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

有正書局藏板

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

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知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

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判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注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至其中矣此第一章明天尊地卑及貴賤之位剛柔動靜寒暑往來廣明乾坤簡易之德聖人法之能見天下之理 聖人設卦至不利此第二章也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簡易之德明乾坤之大旨此章明聖人設卦觀象爻辭吉凶悔吝之細別 彖者言乎至生之說此第三章也上章明吉凶悔吝繫辭之義而細意未盡故此章更委曲說卦爻吉凶之事是以義理深奧能彌綸天地之道仰觀俯察知死生之說 精氣爲物至鮮矣此第四章也上章明卦爻之義其事類稍盡但卦爻未明鬼神情狀此章說物之改變而爲鬼神易能通鬼神之變化故於此章明之 顯諸仁至之門此第五章也上章論神之所爲此章廣明易道之大與神功不異也 聖人有以至如蘭此第六章也上章既明易道變化神理不測聖人法之所以配於天地道義從易而生此章又明聖人擬議易象以贊成變化又明人擬議之事先愼其身在於愼言語同心行動舉措守謙退勿驕盈保靜密勿貪非位凡有七事是行之尤急者故引七卦之義以證成之 初六藉用至盜之招也此第七章也此章欲求外物求應必須擬議謹愼則外物來應之故引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證謹愼之理 大衍之數至祐神矣此第八章明占筮之法揲蓍之體顯天地之數定乾坤之策以爲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 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此第九章也上章既

明大衍之數極蓍策之名數可與助成神化之功此又廣天一地二 至 明易道深遠聖人之道有四又明易之深遠窮極幾神也

謂之神 此第十章也前章論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尙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龜所用能通神知也 是故易有 至 无不利也 此第十一章也前章既明蓍卦有神明之用聖人則而象之成其變化此又明易道之大法於天地明象日月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子曰書不盡言 至 存乎德行 此第十二章也此章言立象盡意繫辭盡言易之興廢存乎其人事也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 至 曰義 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且而詳之也 古者包犧 至 取諸夬 此第二章明聖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易以制器而利天下 是故易者 至 德之盛也 此第三章明陰陽二卦之體及日月相推而成歲聖人用之安身崇德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 至 勿恆凶 此第四章凡有九節 以上章先言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自危辱何崇德之有故此章第一節引困之六三危辱之事以證之也 子曰乾坤其易 至 失得之報也 此第五章也前章明安身崇德之報在於知幾得一也此明易之體用也辭理遠大可以明失得之報也 易之興也 至 巽以行權 此第六章明所以作易爲其憂患故作易既有憂患須修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也 易之爲書 至 思過半决此第七章明易書體用也 二與四 至 易之道也 此第八章也明諸卦二三四五爻之功用又明三才之道幷明易興之時總贊明易道之大也 夫乾天下 至 其辭屈 此第九章自此已下終篇末總明易道之美兼明易道愛惡相攻情僞相感吉凶悔吝由此而生人情不等制辭各異也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厲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注　二年克商後二年　弗豫豫喜也一說天子有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　二公太公召公也　穆卜欲就文王廟卜蓋文王於周爲穆也　未可句戚近也言就廟而卜不得於先王在天之靈相近故爲墠欲近天也　自以爲功功通作攻周禮大祝掌六祈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功即下文冊祝之辭史記魯世家作質質亦辭也　壇墠封土曰壇除地曰墠　植古假爲置字　冊祝冊謂簡書周公所作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元孫某某周公冊書本作發諱之由成王啟金縢讀之也　若爾至之身此三句一氣是實也丕子史記作負子諸侯病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是負之義本爲不子丕與不古通用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謂爾三王在天若有疾病扶持必須子孫任其責則請以旦代某也下文曰乃爾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可知此文所言是事鬼神之事矣三王生前皆未爲天子故乃從諸侯之稱也旦周公名也　予仁若考仁爲佞之假借字小徐本說文女部佞作從女仁聲故得假仁爲之若而語之轉考巧古字通言佞而巧也　命于帝庭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　敷佑四方徧其道以佑助四方　下地對帝庭言故曰下地　降寶命降下也寶猶神也　有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屏璧屏藏也　三龜三王前各置一龜　習吉習重也卜人皆曰吉也　籥竹籤也　書兆書也　乃並是吉言武王周公並吉也觀下文公曰云云言細察兆書

之詞武王病可瘳己亦不致以身代之也一人天子也羣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見史記孺子古人稱孺子臣於君可也朋友可也初不計其爵此古人之質也多見左氏傳我之二句辟讀爲避言我所以弗避而攝行政居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也

東出處東國以頌君之察己罪人斯得初聞流言未知所自出居東二年探得其實知其出于三叔于後二句于後于居東二年之後也公既得流言情實乃爲詩遺王己勤勞王室管蔡侮之王室將毀託鴟鴞以喻言未敢誚公成王疑周公之意未解得公之詩怒其歸功於己委罪於人故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弁爵弁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

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注 嗚呼 周公欲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故作歎辭 君子 謂在官長者 所 處也 先知乃逸 一張一弛之道 依 隱也 諺 當作喭剛猛不恭也 誕 當從漢石經作延言逸豫不恭既延長則且輕侮父母 否則 否石經作不不乃語辭 不寅 當爲夤敬 勞

于外高宗爲太子時將師役於外爰曁小人與小人從事亮陰居凶廬也雍雍通雝和諸也不誼惟王祖甲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爲不誼逃亡民閒文王至田功服事康安也文王即安於卑下之事就功於田功無皇皇與況通況滋也無皇曰者無滋益云云也攸若若順也古之人至教誨胥相也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幻相詐惑也不啻不但也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注 四月（成王二十八年四月）哉生魄（哉始也月之輪廓無光處曰魄言月始生魄也）不懌（當作繹不繹說也言有疾）不洮濯（也）相被（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太僕也）太保至毛公（此六人蓋六卿也）師氏（中大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

百尹御事尹正也御治也衆正之官與其御事者重光日月星也奠麗至大命奠定也麗數也肄習也言文武既有

日月重光之瑞定律歷之數列陳以敎民習武伐商習之者不違敎令前狄後畢用志至商以就大命也侗侗一作諷詷共也釗康王名釗冒

貢于非幾冒進於非危之事綴衣斂衣也太保至之外仲桓南宮髦蓋下大夫虎賁氏也爰引也齊侯呂伋太公

子玎公也逆迎也延入翼室恤宅宗延釗入路寢之傍室憂居爲喪主伯常伯也相太僕也材槨材也狄

下士也綴衣此謂帷幄也咤却行爲咤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

敎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淸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注　惟呂命 呂侯受周穆王命入爲相 王享 至 耄荒 穆王過四十即位百年耄老而荒亂 至 度 法度也 詰 禁也 平民 齊民也 鴟義 義古儀字言盜賊儀狀如鴟爲也 矯虔 虔謂撓擾也 苗民 九黎之君謂先民也 君民 弗用 至 以刑 靈與令通善也苗民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重刑也 刵 斷耳 劓 截鼻 椓 割男女之陰 黥 刑在面也 粵茲麗刑 施刑于此 罔差有辭 有辭有解說之辭謂無罪者亦幷制之而不差減也 胥漸 相詐也 詛盟 國辭無政則小民訴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

旁告旁溥也皇帝皇君也君帝顓頊帝也重黎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使復其常無相侵瀆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降格降下也格陞也明明明察也棐讀為匪無蓋蓋害古同聲通用字無蓋猶無害也皇帝帝堯也

恤功恤收也收功即有成功之義惟殷殷正也非訖于富訖終也竟也富福也言主獄不當終於立威惟終於作福

敬忌忌戒也擇言擇讀為斁斁敗惟克克肩任也元命元大也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蠲潔也格命格讀為嘏嘏大也大命謂受祿於天保右命之也今爾二句由用也慰安也或有也蓋謂今汝等無不用以自安曰我已勤矣汝等無有自戒其不勤者

天齊齊中正也非終不謂邀天眷而短折不終惟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祥刑祥詳古今字審察之也簡孚簡誠也孚信也不簡謂所犯非其誠乃無惡意而所為惡也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罪也

五罰二句其情有不服或於五過之中有所挾持而特之故必考正之於五過其無五過乃赦之官挾官威勢也因或有親戚為大官有威勢能制獄官使出其罪也反謂獄官報恩怨因以出入其罪也內謂若獄官有內寵以出入罪也貨行貨賂也求以情懇干謁也一說上文貨為勒索貨賄求則以財干請也

簡孚有衆疑獄與衆共言必衆誠信之惟貌有稽二句貌當為緢緢細微也但緻有考合而無其誠則不論以為罪上刑二句當服上刑者其過輕當以下刑治之下刑過重以上刑治之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輪而孚輪變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單辭一偏之辭也亂治也

孟子好辯章

蘇洵曰不得已三字一篇骨子

趙大浣曰治亂二字一篇綱領

蘇洵曰叙治亂略無痕跡

趙大浣曰一亂

又曰一治

又曰一亂

又曰此節分兩截不得衣食以上包夏商說以下專屬紂說重下截爲下節周公相成王張本

又曰一治

又曰此節亦分兩截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禹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上周公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

大悅以上敘其驅除之功以下明其制作之由兩截相承以下乃足上截之意

又曰一亂

又曰一治

又曰一亂

又曰此節亦分兩截禽獸也以上斥楊墨立敎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爲斷以率獸食人句爲結局

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自叙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評 趙大浣曰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辯而其所以不得已者欲撥亂爲治也中間歷叙治亂見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予何爲獨不然我亦欲正人心節爲通章歸宿 治亂二字一篇綱領不得已三字一篇骨子下文洚水警予孔子懼吾爲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二句直應起局爲一篇結構至末節雖是餘意然旣專其責于己又欲公其責于人不得已精神逼得更緊 自古聖賢擔當世敎維持宇宙正此一道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致也看其第四節于堯舜旣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

又曰懼字從孔子懼來即堯舜警余之心也

又曰通節以閑先聖之道句爲主闢放正所以閑之亦一治

蘇洵曰三句總收大有筆力

趙大浣曰昔者節結當堯之時以下六節我亦節結聖王不作以後二節

先聖之道屢提道字是全篇着眼處　孟子文章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第四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絜領處餘可類推　章內叙治亂處一代甚一代叙聖賢救亂處一代難一代此雖事勢固然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注　公都 複姓　辯 爭辯　逆行 不遵道也　故　下者　至　營窟 地下則巢於樹高原則居營窟營窟相連之窟穴也　洚水 洚與洪音義同謂水逆行而洪大也　掘地注海 禹治水先從低處用工後世治水之法與禹相反　菹 有水艸之地　暴君 謂羿桀紂也　邪說暴行又作 疑此六字當在下文處士橫議之下　奄 奄夷國也　飛廉 秦之先中潘之子生於西戎　書曰 此逸書也　後人 成王康王　兼夷狄 兼絶也夷狄即指上文奄與飛廉

孟子離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也。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蘇洵曰承上翻說破趙大浣曰民不被澤二句即不能平治天下也不行先王之道即不以仁政也承上浣入一順一逆

蘇云再提起

蘇云為高二句句開為政句入本意

趙云為政句獨用反跌方見主筆

蘇云入仁字後一句反說開下

又云就翻下去

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以上言為政宜遵先王之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以上言上下皆當納於法度之中）詩曰天之方仁。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以上言為臣者當以道事君）

評　趙大浣曰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個故曰字收繳章法極為整齊

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為高為下陪為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　仁政者

趙云上無道揆正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播惡於衆之實

趙云轉接　無道揆　趙云轉接　泄泄

趙云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恆愛恒敬何以見我爲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即層層從下繳轉此節懸空立案爲下三自反地

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生之法不因先生之道非先生之道數

語是通篇眼目

注　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　公輸子公輸般魯人故又稱魯般精於技巧　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嘗騤歌北風又歌南〻不競多死聲楚師無功又聞鳥鳥之聲樂而知齊師其遁　愆過誤也　忘遺失也　天之二句天指王也蹶動

泄泄多言也無然無泄泄然也

孟子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蘇云忽然起波

趙云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眞切

又云于禽獸又何難句一面將橫逆劈開一面仍以仁禮自反故下面直接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蘇云又分憂患作一段

趙云乃若以下申有終身之憂

又云人字通篇線索天下有聖人有鄉人

注 存心 存在也謂省察其心也 物 事也 奚宜 宜事也事爲也奚宜即何爲也 妄人 妄無也言無知也 奚擇 擇別異也

也 患難也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注 傅說 說被刑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武丁得之傅巖因以傅命說爲氏 膠鬲 紂之賢臣 舉於士 士謂主斷刑之官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之爲相比其事也 舉於海 孫叔敖楚期思之處士楚相虞丘薦之自代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故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此所以言舉於海也 舉於市 市買也言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買百奚於楚也 曾益 曾與增同 衡 與橫同充塞也 徵色發聲 謂爲人所忿嫉誚讓然後乃儆悟通曉也 拂 音弼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

孟子孔子登東山章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

有妄人妄人則禽獸無人理矣君子不與妄人較亦不肯流於鄉人而必要學聖人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

又云若夫以下申無一朝之患

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注　東山（謂蒙山也蒙山居魯四境之東故曰東山山在今山東費縣）　太山（見前）　瀾（大波曰瀾）　盈科（科坎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獧）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獧）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與狂獧互說）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

蘇云鋪張引入鄉原

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注　狂簡簡大也　其初初故也故舊也　琴張顓孫師　嘐誇語也　不屑不潔屑潔也言不以不潔爲潔也　鄉原原與愿同愨也　踽踽疏行也　涼薄也薄與疏義亦相近

孟子由堯舜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注　萊朱湯之左相即仲虺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近聖人二句言鄒魯相近也　然而二句孫奭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孟子作無乎爾有乎爾之疑辭蓋自任之

楊慎曰此言王道墜而伯者興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王伯二字此篇之綱領儒者斷其義至譜諜獨記世論數句乃此段之關健也儒與馳說者略於歷數譜諜此不務綜其終始也歷數譜家不詳載其義與辭此其辭略也欲一此數家以與其要不爲刪取以著於篇則雖欲得

意也今本非是

史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歎萬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

其要以觀其實難矣故曰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蓋爲成學治古文者欲覽其要故刪爲此篇二要字賈相應

趙恒曰表自共和迄孔子而叙論則推本王道之衰自厲王而後以至行政共和五伯迭興諸侯悉行也孔子欲明王道故次春秋王道備八事治爲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左丘明所以

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名家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紀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評 茅坤曰古雅可誦 勵杜納曰抑揚頓挫盡態極妍孟堅雖有沈鬱而風韻少減此班馬之分也

注 春秋歷譜諜 自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諜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長歷及公子譜譜也者已於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 師摯 魯太師摯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 彘 今山西霍縣 五德 張蒼著終始五德傳 著文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

司馬遷六國表序

因之而作左氏傳國語是也後之學春秋者豈其然哉故太史公曰或斷其義或騁其詞則不務綜其始終或取其年月或隆於神運或獨記世系則其詞略各有所得有所遺也所以不可一覽而得其要也此十二諸侯所以作也然不過祖述春秋國語學者所記盛衰大指而表見之云耳春秋之法約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

其文辭去其煩重太史公之譜亦惟删取其要而已所謂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删字重看删煩就約然後成學治古文者可以一觀而得其要不爲難矣

楊愼曰六國具爲秦所并故以讀秦記發端述秦之與至有天下一由于暴戾及言非必形勢便利若天所助焉或曰云云形勢便利之證也又言

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以上秦記亦有可采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注　秦記秦之史記也　陳寶見前羽獵賦注　岐今陝西岐山縣　雍今鳳翔縣　豐鎬皆見羽獵賦　耳食言猶耳食不能知味也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之楚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諸侯史記焚滅唯秦記獨存雖略而有可采者何必上古以終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及秦取天下至篇終則串言以譏一篇之旨漢文多此法其曰取天下多暴譏前先暴戾後仁義及不如魯衛暴戾之語也曰世異變成功大譏前六國盛衰更變而秦之卒并天下也曰不察終始者又譏秦記可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評　茅坤曰月表之文甚跌宕道古可愛

注　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　孟津（今曰河陽渡在河南孟縣南）　以德若彼（彼指虞夏湯武）　用力如此（此指秦）　王跡至　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王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

司馬遷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

采何必上古之意也曰興表之瑞則合秦興六國而為法云

茅坤曰予覽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記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記獨不得廢故太史本之非獨表六國而于秦之本末尤擘書可誦焉

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故地無

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强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强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

常利推移之者天也粵自黃帝邑于涿鹿以來顓帝邑于龍城舜耕于歷山箕子建國朝鮮王氣在東千五百年及轉而歸于西土西土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至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

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評　茅坤曰。晝次海內形勢如掌。惟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並雄千年絕調也

注　伯禽周公子也　康叔武王同母少弟也　二等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　九國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不數吳者蓋以荆絕封吳故也　長沙長沙王吳芮　雁門太原前皆見　遼陽今奉天遼陽縣　燕高祖立子建爲燕王　代立兄喜爲代王　常山今直隸正定縣　齊高祖立子肥爲齊王　趙徙子代王如意爲趙王　陳見前項羽本紀注　九疑山在河南寧遠縣　穀泗會稽皆見項羽本紀注　梁高祖立子恢爲梁王　楚立弟交爲楚王　吳立兄仲之子濞爲吳王　淮南立子長爲淮南王　三河漢以河南河內河東三郡爲三河即今河南河南府懷慶府山西蒲州府地　前　東郡今直隸開縣　潁川今河南禹縣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江陵蜀雲中隴西前皆見　內史前陝西西安府　齊分爲七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并齊爲七下仿此　趙分爲六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　梁分爲五濟陽濟川濟東山陽　淮南分三廬江衡山　燕代　至　邊郡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之北更制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太初漢武帝年號

司馬遷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

而南夏若南夏若襄漢以南近子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由是東南十一路泰然安堵蠻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王氣各有所在而司馬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的論也

纘贊曰此篇文字英發俊偉言漢興之易著由秦為之光驅除去其難耳受命若斯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曾國藩曰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數十語文外有無限遠神遙韻

注　祗回（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折中（正也一說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司馬遷外戚世家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注　繼體（謂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也）塗山（禹娶塗山氏之女僑生啓）末喜（桀娶有施國之

之亟對一統若是之難號令三嬗繇陳涉項氏漢家而受之于受命之亟以德若彼繇虞夏湯武用力如此繇秦襄始皇而總之以統之難而令亟者以有秦爲先驅以除去其所難耳驅除難之難字索隱讀去聲今止從本音讀則與上難字相應按謂秦爲驅除漢儒議論皆然

楊愼曰此篇欲述漢

女末喜 有娀有娀國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 妲己紂娶有蘇國之女妲己 姜原帝嚳之妃有邰氏之女也履大人跡生后稷 大任文王之母摯國之女也 褒姒幽王娶有褒國之女褒姒 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 何不能成子姓子姓謂衆孫也如趙飛燕等是也 如不能要其終雖有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頭是也

司馬遷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上言學者當考信於六藝許由卞隨務光之說不可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

事先以周事發之同姓九國親親之義也異姓功臣尊勞之義也大者五六郡連城數十則過于周之四百其後抑損之則諸侯微而王室彊矣末言損益之時雖應前過損二字意則以漢初之彊庶孽者爲益後之抑削者爲損而形勢强之句又與形勢弱之句相應

陳廷敬曰高祖鑒秦

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以上言伯夷事當徵諸孔子之言傳及軼詩不可信）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以上悲伯夷之餓死而自寓不平之意）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

之失而諸侯太強孝武懲漢初之禍而諸侯太弱強弱之際利不百全惟妥歸于仁義爲根本之論

清聖祖御評曰只至聖二字千古贊孔子者何以復加

凌稚隆曰按此三代之所由慶興

又曰按此六經之所以本始趙恒曰句首至此其詞駁自人能引道以下其意深觀所紀帝

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上言士當立後世之名不爭一時之榮與解嘲賓戲等篇同一自況之意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以上美伯夷得孔子而名彰憾己不得聖人以爲依歸

評 李塗曰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韓退之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伯夷傳之風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韓退之何蕃傳亦仿此意 唐順之曰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 茅坤曰以議論叙事傳之變體也

注 說者謂諸子雜記也 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 所聞蓋聞莊周說也許由卞隨務光事具見莊子 其文辭謂詩譏之文辭也 軼詩即下采薇之詩 可異焉謂采薇之詩有怨詞也 盜跖跖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之弟爲大盜故世號之爲盜跖 賈子賈誼也

后視塗山有娀之風亦遠之不敢斥言而直以妃匹之愛歸之性命則漢一代閨門之慙德一付于不可知之命云耳

楊愼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

司馬遷孟荀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上孟子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

而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其意而輕爲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陳沂曰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

凌稚隆曰按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以天下爲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冢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
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
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
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
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
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
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以上騶衍）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
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

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林希元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主一議論與列傳不同蓋變體也其言伯夷顏淵爲善而遭禍災盜跖爲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於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

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以上淳于髡至騶奭等六人）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

爲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諫已逃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於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觀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於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於同其父

灸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以上荀卿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以上公孫龍至墨翟等七八

評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强兵之流與騶衍吁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于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于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于蘭陵葬焉嫉

而不同其子其於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避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証哉

王應麟曰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此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者也

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茅坤曰論歸於正

董份曰妙

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著書數萬言此亦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眞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愼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于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孟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注 孟軻（字子輿一云字子車一云字子居） 鄒（今湖北黃岡縣） 門人（再傳之弟子也） 從衡（南北曰從東西曰衡） 鄒衍（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 所共術 大並世盛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裨海（小海也） 懼然（懼音劬） 顧化（謂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方枘圜鑿（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 稷下（齊有稷下館學士期會之所也） 愼到（藝文志法家有愼子四十二篇） 環淵接子（古著書者之稱號也） 田駢（田子二十五篇在道家） 騶奭（騶奭子十二篇在陰陽家） 康莊（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言大道也） 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藝文志列孫卿子三十三篇於儒家） 談天衍（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雕龍奭（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炙轂過（過亦作輠車之盛膏器用以潤轂者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 堅白（古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

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壞詭後人乃改正伯夷傳者謬矣又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堅黃所以為不利 李悝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 尸子尸子二十篇在雜家 長盧長盧子九篇在道家 阿今山東陽穀縣吁子吁一作芋芋子十八篇在儒家 墨翟墨子七十一篇在墨家

司馬遷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

稚隆曰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

王鏊曰子髡知梁王之志是探訊之左右知王之故特動其說欲信耳不然髡專射覆占隱人哉

凌稚隆曰齊王高門大屋以攬賓客特以夸世耳非眞有好賢之志也不然何孟子之終身不過耶太史末句下二言字有味哉

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

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鄕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鄕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此文備之看他敘數千百年事略無滲漏

金履祥曰首以談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於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宏能承輔以興之於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著於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

按孟荀同傳之意見於此
楊愼曰六藝以經稱始於禮記經解於此再見

李廷機曰觀儒林以孔子陳涉爲弟則知列二八于世家史遷之特筆也其意春秋以表夫子維持王道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也

邵寶曰諸儒從陳涉若使其不死其從叔孫通乎涉且從矣況高祖之召其有不從

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敎。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敎。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乎當時兩生獨安在哉前不從甲後不從通非有定見其可以與於斯

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淸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

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淸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有正書局藏板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其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

吳寬曰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宏何也宏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宏位至公卿史氏亦微致不平之意云爾

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敎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注　功令（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　師傅卿相（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宰予亦任齊爲卿）　孔甲（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校（敎也可敎道藝也）　序（舒也言舒禮敎）　庠（詳也言詳審經典）　屬所二千石（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部守相也）　計偕（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吏俱詣太常也）　詔書律令下者（下謂班行也）　與劉郢同師（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卒學也）　胥靡（刑名也）　蘭陵（今山東嶧縣）　代（見前）　臨淮（今安徽盱眙縣）　膠西（今山東高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俠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變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

密縣）碭東海長沙鄣（皆見前）闕門慶忌（姓闕門名慶忌也）膠東（今山東平度縣）清河（今直隸清河縣）齊（見前）不食馬肝（氣熱而毒盛故食之殺人）司空（主刑徒之官）城旦（漢徒刑罰作苦工也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薛（今山東滕縣）燕（今順天）濟南（今山東歷城縣）千乘（今山東高苑縣）都養（灼烹爲養）公戶滿意（公戶姓滿意名也）單次（單姓次名也）瑕丘（今山東滋陽縣）淮陽（前河南陳州府）東武（今山東諸城縣）菑川（今山東壽光縣）城陽（今山東莒縣）廣川（今直隸冀縣）魯（今山東曲阜縣）莒（今山東莒縣）臨淄（今山東臨淄縣）江都（今江蘇江都縣）遼東（見前）溫（今河南溫縣）

司馬遷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

鄉曲之狹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黃洪憲曰雜叙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曷可少曰是爲難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

倪思曰既說鄉曲之俠又閭巷

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

之俠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捍當世之文罔與豪暴之徒反復而愈明

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

呂祖謙曰解果以姊子有辠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徵知賊處待其窘自歸乃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也使恩威出於己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則

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

不問其人可也令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干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在此裕曰李德之言帝王援引不在以飾古今惟在雄辨當理簡而衣權如布足使數語破膽邪人

[illegible]愼曰此籍少公又奇出於風聞惑慨之義無此不名俠傳

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飮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至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

王章曰族解翁伯必字之著惜之也

淩約言曰傳中於其居家及居闕中而各言其爲人短小不飲酒以見其非强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容貌動人者也

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評　曾國藩曰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士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意北驟難覓其鍼綫之迹

注　譏言非也　春秋謂國史也　季次仲尼弟子公晳哀字季次　已嚮上音以嚮音享受也　代見前　諸白言代郡白氏豪俠[illegible]也　梁今河南商邱縣　韓無辟韓姓無辟名也　陽翟見前　陝當爲郟郟今河南郟縣　軹今濟源縣　去遺去也　吾所急也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　踐更爲踐更之卒也　茂陵今陝西興平縣　夏陽今郃陽縣　臨晉今大荔縣　太原見前　長安　槐里皆見前　長陵今陝西咸陽縣　西河見前　臨淮今安徽盱眙縣　東陽今天長縣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人貌榮名言用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

勵杜訥曰。洋洋大篇。一唱三歎。所謂文生於情。後此史家多祖之。然俱踵乎後矣。

葉適曰。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

司馬遷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遷有志作史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以上與壺遂言春秋治人輔禮教之不及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黃震曰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

劉知幾曰自敘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置於刑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其事始明矣

董份曰呂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韓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希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注 董生仲舒也 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子曰至著明也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孔子言我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就當時之行事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 失其本已失禮義之本 易曰二句見易緯 其實至其義其心實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 空言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 唯唯謙應也 否否不通也 穆清天也 七年自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 李陵之禍遷始舉李陵後陵降匈奴遷又解其罪言陵以少敵衆無救而敗武

非說難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往如此若宋元間便有指摘所謂疵入說夢矣

樓昉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詔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之體

凌稚隆曰按文帝以

帝疑遷爲陵游說置之腐刑　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記皇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漢文帝賜南粤王書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以上敍由代入即帝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以上存省兄弟墳墓勸令息兵）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以上不貪其土地勸去帝號）故使賈馳諭告

柔道治天下即側室之子一句已見

樓昉曰惠帝即世句變上文略有輕重又曰以故誖纂數句欲感動之不可說破

又曰雖王之國二句辭婉意深

又曰既歸之吏又歸之高皇帝尤爲得體林希元曰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之理易世之後以不能保終見其無益此用意深遠矣中言

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注 南粤今廣東廣西地 側室子言非正嫡所生也 代國今山西舊宣化大同二府 王侯吏不釋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隆慮侯漢將軍周竈也隆慮今河南林縣 眞定今直隸正定縣南粤王眞定人也 長沙今湖南長沙縣 南郡今湖北江陵縣 領山名 終今從今以至終久 賈陸賈也 褚以綿裝衣也 鄰國謂東越及甌駱等也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之得以爲勸末言吳奏昏主暴君厚葬之害以爲戒其言必旁喻遠引不爲簡捷直致所以深化人主使浸注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於立言善於告君矣人臣進言於君當以爲法

唐順之曰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偉

林希元曰用堯舜禹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以上言國家有廢興引出文帝薄葬之賢）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湯發明前面聖賢之君與孔子論詩等意

又曰此又用高祖定都一事發明前富貴無常意

又曰此用漢文帝漸入題矣

又曰夫死者二句即上面自古及今二句意

凌稚隆曰此聖帝以下一鎖上至夫周公以下又舉周公孔子延陵三人事明之

又曰故仲尼以下又一鎖上至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以上雜引聖哲薄葬之事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上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以上言厚葬之非歸罪始皇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

宋桓以下又舉仲尼譏司馬呂不韋作春秋之言明之

又曰德彌厚以下又一鎖上至周德既衰以下復舉周魯奢儉以事發明之

茅坤曰是時中宮無嗣成暗及此

凌稚隆曰周宣如彼以上又一鎖上至陛下即位以下始入題又曰陛下慈仁以下總結一篇之意而應

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評　姚鼐曰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　又曰伯父云子政之文如覩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歷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

之林希元曰一篇文字遞相援引許多典故末只以此數句收拾結果意思殆盡所謂片言有萬鈞之勢直文章宗匠手段 唐順之曰步步有闕鎖文字

陳仁子曰劉向惓惓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變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當時皆掣肘牽愛而不之

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融遒逸當爲第一災異封章次之

注 昌陵（陵名成帝營之在今陝西臨潼縣） 三統（天統地統人統也） 丹朱（下脫商均二字） 霸陵（山名） 厠（側臨水也） 南山（見前） 橋山（在今陝西鄜縣） 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也） 嬴博（嬴今山東萊蕪縣博今泰安縣） 驪山（見前） 人膏（人魚膏也） 機械（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周章（陳勝之將也） 離（遭也） 嚴公（莊公也）

劉向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

行向亦未嘗有他志噫始不忌而終不怨句亦忠矣哉

林希元曰此與前第一疏所言意同然前篇尙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爲酸鼻

凌稚隆曰晉有六卿以下歷舉春秋操權者之害至春秋舉成敗數句一鎖上而以膂與孔子之言證之

又曰上言春秋猶是

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以上歷叙權臣害國而以呂氏之亂引出王氏）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父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以上極言王氏僭盛）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

遠者此引先秦漢初爲喻則事益近而情益切矣又曰今王氏以下纔入本題

唐順之曰曲盡王氏所以篡漢之故

陳仁子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呂氏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異時章得誅諸呂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而有平勃

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以上言王氏大則劉氏危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以上請黜遠王氏

評　曾國藩曰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鼂後推匡劉賈鼂以才勝匡劉以學此人之共知者也余尤好劉子政忠厚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

以主其謀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勃也

凌稚隆曰歷上古以下一結上至物盛二句又引起下文

茅坤曰行比一着纔動王心

林希元曰一言而兩家俱安旨哉言也

唐順之曰不特爲漢忠謀雖爲王氏忠謀者亦無以踰於向矣

眞德秀曰按衡之奏對本於經

王氏之必簒思有以早爲之所而又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示確鑿皆本忠愛二字彌綸周浹而出吾輩欲師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注 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穰侯涇陽（注見解嘲）葉陽君（昭王之弟葉音式涉反）望夷（秦宮名）冠石（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平昌（王無故封平昌侯平昌今山東德平縣）樂昌（王武封樂昌侯樂昌今直隸南樂縣）梁（呂產爲梁王）趙（呂祿爲趙王）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以上總起）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

術故在漢儒中議論最爲近醇可爲仲舒之亞

林希元曰此疏所言義理最粹學者當著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

盧舜治曰成帝能博覽古今臨朝淵嘿若深有得於衡所勸經威儀之則者卒之趙氏內亂死於色荒於妃匹之戒謂之何哉

劉杜訥曰根據理要無一泛語

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上戒妃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蓺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注 情欲至容儀 不見色於儀容也

如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尤漢儒所未發

漢光武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注　河內今河南之河北道大部分地方皆是　大將軍至都尉更始時融爲張掖屬國都尉以威信撫結五郡僚屬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邑邑與悒悒通　益州今雲南晉寧縣　公孫子陽公孫述　天水今甘肅通渭縣　隗將軍隗囂

任囂效尉佗制七郡效授也效也尉佗趙佗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絕道聚兵自守後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宮府賢才尙可信任）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胡寅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佳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己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孔明事之無不盡道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苟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入地乎　張栻曰武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以上自陳志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總收一節)

評　姚鼐曰此文乃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曾國藩曰諸葛亮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古人絕大事業恒以精心敬愼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言其艱鉅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爲要臣宜以討賊進諫爲職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思慮精微始也

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陳鴻緒曰至誠忠愛可格金石而泣鬼神昔人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信然

注 府中大將軍幕府也 侍中尚書陳震 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猥曲也 不毛謂地不生艸木也 瀘水源出雲南

歐陽修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麤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 至於上言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 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 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以上集 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

唐代藝文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仍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注　田駢慎到見前孟荀列傳　列莊列禦寇莊周　六藝六經也　九種九流也　七略劉向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也

歐陽修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盛　及仇讎已滅天

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注 莊宗 莊宗李存勗改晉曰唐 晉王 存勗之父李克用 梁 朱溫篡唐國號梁 燕 克用表劉仁恭爲留後仁恭旋貳於克用後仁恭子守光遂稱帝 契丹 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和約爲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 伶人困之 莊宗已滅仇讎其後驕恣荒於政治嘗與優人共戲於庭後伶人郭從謙等謀反莊宗中流矢死

歐陽修職方考序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

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鎭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强弱相幷。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北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

姚鼐曰。昔字冑下賓主四層

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閒。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評　茅坤曰數十年之閒易世者至其所當州郡分割書次如掌

注　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　岐王李茂貞始稱岐王後祇有岐隴涇原渭武乾七州稱臣於唐改封秦王　同光後唐莊宗年號　石氏石敬瑭獻十六州於契丹契丹立敬瑭爲晉皇帝　劉氏劉知遠稱帝國號漢　郭氏郭威代漢稱帝國號周　閩王延鈞稱閩王　南唐徐知誥篡吳國號唐　蜀孟知祥據蜀稱帝　楚王逵周行逢據境先後爲武安留後　吳越錢鏐稱吳越王　南漢劉龑稱帝國號漢　北漢漢主以其弟崇爲河東節度使留守北京及隱帝被弑郭威篡位於是崇自立於晉陽　南平高季興爲南平王

百家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

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亡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評　唐宋文醇評曰王安石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采薇而食餓死首陽之事皆無有者據孟子以駁史記亦具有見朱子云荊公之論與此頌正相反學者審之朱子之言或爲引而不發或爲疑事毋質皆未可知顯嘗論之聖人人倫之至也而武周夷齊相反若是然後知天下之理無終窮各行其至是而無非者耳至是而無非者君子以同而異其同者根於天性止乎忠孝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變者也其異者時也位也如百越適京師

曾國藩曰麟韓文公自況也聖人必知麟猶云惟湯知伊尹也出不以時猶云處昏

則北行之韓適京師則南行始終相反而其至則一也惟其同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故其爲異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　姚鼐曰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注　伯夷叔齊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

韓愈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評　李翱書此文贈陸傪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沒亦未見有過於此者

主亂相之閒也

曾國藩曰龍以自喻其身雲以喻其文章憑依乃其所自爲猶曰文書自傳道不伎史筆垂

唐宋文醇評曰皐陶舉治天下二大端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居其先焉一部論語以知人終

注　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麟之趾是也〕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謂之不祥〔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韓愈雜說　錄二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注　玄間〔天地之表〕薄〔迫也〕伏〔掩也〕水〔浸也〕汩〔漂沒〕伯樂〔一名孫陽周之善相馬者嘗過虞坂有騏驥伏鹽車下見之長〕

先聖先師之明訓如此誠能知人將治天下如運之掌矣雖然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易三復斯文慄然冰淵惄如調飢

鳴伯樂下車泣之 駢並也 槽馬食器 櫪馬所住

韓愈送王塤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評 李光地曰此韓子之文醇乎其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分明如此亦

頗采楊雄之意然楊不能如此條暢也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柳子厚亦謂退之決作之加恢奇惜乎其自許以五六十著書而未逮也　劉大櫆曰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注　分藏諸侯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子夏田子方（二子同時人皆魏文侯之師）子方（至）莊周（陳師道云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蓋本此）故周（至）爲人（莊子有田子方之篇）荀卿（至）子弓（荀子非十二子及儒效等篇多稱孔子子弓陳師道云荀子之學出於子弓蓋本此）

韓愈送王含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

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

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評 劉大櫆曰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注 醉鄉記王績作績隋末大儒通之弟含其子孫也 偃蹇驕傲也 曾參至金石莊子云曾子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麴蘖至之逃非醉鄉也 建中至丕績建中初德宗始紀年更元命官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才登良不敢私遂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

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之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然來矣造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

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

注千里一 道老蘇上 歐陽書云 韓子之文 如長江大 河渾浩流 轉者是也 黃震曰答 李翊書自 敘歷學之 次第然後 及其養所 自出者當 熟味如面 承公之致 我也

茅坤曰要 窺作家為 文必如此 立根基今 人乃欲以 字句求之 何哉

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評 唐順之曰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纍纍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姚鼐曰此文學莊子

注 蘄求也渠宜切 遂成也 曄光明也域輒切音饁 肖似也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

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評　茅坤曰太守之文借事發感慨歐公本色　唐宋文醇評曰按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爲亭第二節論滁爲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希元於此文脈絡善爲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顧未之及也嘗考唐末五代干戈紛爭民生荼苦備矣宋興削平天下斬其蓬蒿藜藿而養以雨風至於仁宗猶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氣一時四海晏清人民歡樂然而名實亦少混焉武備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積日閱考以取卿相

者多席祖宗太平餘業幾及百年百姓長子養孫不見兵革于斯時也在易之豐所謂日中者也見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則曰幸其民樂歲之豐成再則曰幸生無事之時豈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長久其幸者哉至于神宗日中則昃于是言利之臣進而天下十室九空邊疆之釁開而西北肝腦塗地迨至金人長驅直入王業偏安而滁乃復爲用武之地矣然則斯文也有蟋蟀風詩之意焉所以詔天下萬世以安居思危者旨深哉

又按宋史杜衍韓琦范仲俺富弼相繼以黨議罷去修疏救指斥羣邪于是其黨益恨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其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溫厚和平足徵城府中了無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蓋其時難始平也

注　滁　今安徽滁縣

歐陽修送徐無黨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十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

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評　王志堅曰張芸叟與百司理書云頃遊京師每聽歐陽文忠公士荆公司馬溫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公多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云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敎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陳年公牘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二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今日以人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竟是當時一言之報也此序諄諄以徒言爲誡即此一段公於文學曾不自足而必求政事以及人非聖賢心事何以有此

注　東陽（今浙江東陽縣）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

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眞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眞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之爲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 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嘆異說易以欺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

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

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雖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

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智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

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淸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再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淸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

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注 公昉碑 漢中南陽見前 劉寬碑 中平漢靈帝年號 咸亨唐高宗年號 昭仁寺碑 幽州今順天大興縣 華陽頌 華陽今四川華陽縣 令長新戒 河內今河南河內縣 虞城今虞城縣 汜水今汜水縣 穰今鄧縣 舞陽今舞陽縣 平泉草木記 平泉今四川簡陽縣 李德裕唐臣也 鬼谷子蘇秦張儀之師縱橫家之祖著書曰鬼谷子 捭闔猶言開合鬼谷子有捭闔篇必陰陽剛柔論制事之宜也 其所以敗武宗時德裕由節度使入相威權獨重進太尉封衛國公宣宗立爲忌者所構貶崖州司戶卒 華嶽題名 華嶽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 後唐李存勗滅梁國號唐 淸泰後唐末帝年號 石敬塘敬瑭借契丹兵滅後唐國號晉 太原 鴈門 洛陽見前 晉高祖石敬塘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二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淸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書目 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

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 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眞宗時再進再絀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

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敘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眞宗時不言符瑞 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評 王慎中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茅坤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注 越州今浙江紹興縣 西兵謂契丹起兵入寇也 泉州今福建晉江縣 蘇州揚州見前 汾陰今山西榮河縣 廬陵今江西廬陵縣 南豐今江西南豐縣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叙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評　唐宋文醇評曰孟子以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者自任蓋聖賢仁天下之心至無已也不得致吾君於堯舜以斯道覺斯民則將澤夫後世之民期後世之被其澤必使其緒有傳其風可繼若曰萬世而復得解者猶旦暮遇之功豈必已出名豈必已成哉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偉長抱道守節於亂世著書述孔子之旨殆其人歟此鞏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若不及也

注　貞觀政要（唐吳兢撰兢爲恆王傅於太宗實錄外采其與羣臣問答之語用備觀戒者也）北海箕山（見前）上艾（今山西平定縣）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

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為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

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不可滅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評 文醇評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戰國策皆其橫議之文也而實執國命以交天下之兵所謂充塞仁義者劉向以爲不得不然惑也鞏辟而闢之當矣明道之出於一而枉尺之必不可以直尋其爲世道人心益厚然於篇末設爲或問以著此書之不可泯必存其籍而後可以爲戒則猶有議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周衰史氏漸亡然晉董狐之書趙盾齊太史之書崔杼皆以死守其職雖亡不能盡亡也左邱明用左史之例以傳夫子之春秋故其文雖亦紀言而主於事復自集列國之語以備右史故其文雖亦紀事而主乎言戰國策國語類也夫亦戰國之史云爾何議存議廢爲然則鞏沾沾焉著其不可廢之故亦惑也柳宗元惟不明乎此故作非國語以尤左邱明而不自知其

陋無異舉斮脛剖心之屬非泰誓也翬知二百四十五年之行事載焉較勝宗元矣而未了然知其即是戰國之史善惡畢載不得以其邪說暴行而議存讒廢者則亦不無小失云

注 劉向所定（漢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宋景祐間以三館及秘閣藏書命王堯臣等校勘分類編目賜名崇文總目）

古文四象卷三終

評注古文四象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原本紅樓夢

此書燉華掞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譾陋殘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惜焉此本爲國初秘藏較近本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情詞美完乃無間隙實有一無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處眞能揭破談幕令閱者有一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至印刷精良字跡清朗尤爲前此所未有二十册分裝兩函極便攜帶每部定價大洋三元六角

原本聊齋誌異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歎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十册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砭眞記

會眞記舊題元微之著實則張生自述其事而託名者也不然張於崔始亂之而終棄之此記誠爲他人所作胡乃盛稱張之善爲補過哉其爲自護之辭已可概見然則張之誘亂嬌弱而不之諱至播諸詠歌以傳之而後世輕薄之徒往往援以爲例傷風敗俗其罪綦大矣清乾隆朝有少微山人者特著砭眞記爲之發其奸而暴其罪且昭示張生爲神明所痛殛卒受惡報閱之無不稱快而世之汚人名節而不顧者亦當凜凜於是其有關風化厥功偉哉至斯編之文辭艷麗藻采繽紛不讓西廂而宗旨之正大識見之高明是則倜乎遠已書已出版每册定價大洋二角



古文四象卷四

少陰情韻　沈雄之韻　悽惻之韻

湘鄉曾國藩纂輯

經

詩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注　周南關雎篇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　關關和聲也　雎鳩王雎也言雎鳩貞絜慎匹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　窈窕二句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左右流之左右助也流求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之菹以事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　思服思語助詞服思之也　悠哉悠思也　琴瑟友之友友樂之也思淑女而未得以禮樂友樂之　芼擇也搴也

詩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注 周南葛覃篇序云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覃延也 施亦延也 中谷谷中也 萋萋茂盛貌 灌木叢木也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莫莫亦茂盛貌 刈取也 濩煮之也 服之無斁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爲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 言告言我也 師女師也 言歸猶云歸也 薄且也 汚揉抄也 私燕服也 澣濯衣垢也 害澣害否害何也私服澣公服則不服澣也 歸寧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詩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注 周南卷耳篇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采采事也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卷耳苓耳也 不盈頃筐卷耳易得也傾筐易盈之器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

子憂思深也　嗟我二句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行列　陟彼至永懷陟升也。崔巍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姑且也。罍酒尊。諸侯大夫金罍。欲陟彼崔巍山巔之上。則我馬虺隤而不能升。知賢臣行役勞苦亦如此矣。我且欲於其還。君子酌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惟以此之故。乃不長憂思耳　岡山脊曰岡　玄黃馬病玄黃　則兕觥角爵也　傷思也　砠石山戴土曰砠　瘏病也　僕御者也　吁憂也

詩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注　召南鵲巢篇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鳥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二句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鳥鳩殊種兪二姓之好　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　方之有之也一說方房古字通房之題居之也　將送也　盈之盈滿也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一娶女九不再娶也　百兩成之爲能成百兩送迎之禮也

詩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注　召南采蘩篇　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則不失職矣　于以　往以也　蘩　白蒿也　于　於也　沼　池也　沚　渚也　公侯之事　之事祭事也公侯夫執蘩菜以助祭　澗　山夾水曰澗　宮　廟也天子諸侯皆立四親廟與太祖共五廟天子又多二祧廟耳　被之四句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事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早夜在事謂親視濯溉饎爨之事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還歸者自廟反燕寢

詩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注　召南采蘋篇　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至行潦　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　于以至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錡釜屬有足曰錡湘烹也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　于以至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室也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惟君使有司爲之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稱季女者蓋既嫁之後追敘在室之時教成之祭經言季女者據其在室稱也序言大夫妻正其婦順名也

詩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注　周頌清廟篇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營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二句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顯光相助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濟濟多威儀也　秉文之德秉執也執文德之人也　對越在天越揚也言對揚文王在天之神也　駿奔走在廟駿長也諸侯與衆士奔走而來廟助祭非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也　不顯一句言文王之德顯於天見承於人不見厭於人也

詩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注　周頌雝篇序云禘大祖也　雝雝和也　肅肅敬也　相助也　辟公謂諸侯也　天子謂成王也　穆穆美也　於薦二句廣大也於薦大牡之牲辟公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嘉也　綏安也　孝子亦謂成王也　宣哲明也　哲后君也　燕安也　繁祉多福也　烈考光明之考也　文母文德之母也

右可興上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我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

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注 豳風七月篇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 后稷先公皆夏時諸侯周公述之以告時君故就夏時立說如言七月八月之類是也 流火 流下也火大火星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 一之日二句 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復從十月而數其餘月一之日即十有一月之日二之日即十有二月之日皆以紀夏正也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 褐 毛布 三之日 夏正月也 于耜 始修耒耜也 四之日舉趾 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同我婦子 婦子同來 饁彼二句 饁餉也田畯田大夫也田畯見農之勤於其事而喜也 春日四句 陽溫也倉庚離黃鳥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遲遲 舒緩也 蘩 白蒿所以生蠶 祁祁 衆多也 女心二句 春女思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萑葦 可以爲養蠶器者也 斨 方銎也 遠揚 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猗 角而束之曰猗 女桑 荑桑也 鵙 伯勞也 載績 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陽 明也 秀葽 不榮而實曰秀葽艸也 蜩 螗 隕蘀 蘀落也 于貉 謂取狐狸皮也 其同 同讀如我馬既同之同同齊也 纘 繼也 功 事也 言私二句 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七月四句 皆謂蟋蟀也蓋古者在野有廬在邑有室春夏居廬秋冬居室故豳久歷敘其由外而內由遠而近於蟋蟀以紀候焉 穹窒二句 穹室謂盡窮室中之穴隙而塞之以禦寒氣其穴有鼠者則薰而去之塞向者塡室西室之北牖也墐戶者涂拭房室相通之戶也 曰爲二句 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

歲然後入室也 春酒 凍醪也介大也眉壽秀眉也酒所以養老也 壺 瓠也 叔 拾也 上入句 公事也治宮中之事 晝爾二

句 綯繩也晝取茅艸夜索以爲繩也 乘屋 乘升也治也升屋治其漱漏 冲冲 鑿冰之意 凌陰 冰室也 九月四句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以羔羊 公堂 學校也 稱彼兕觥 觥罰

爵所以誓衆也此黨正飲酒之禮而非民饗君之說也

詩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注 豳風鴟鴞篇 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三句 鴟鴞小鳥也子指管蔡室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之來實由管蔡武庚扇誘爲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既取我子者管蔡爲武庚所陷也無毀我室者社稷爲重將以大義滅親也 恩斯二句 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言所以殷殷愛惜於王室者爲主少國疑遭二監之變足以病我孺子王故也 迨天五句 徹剝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綢繆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剌成王也 予手四句 拮据撠挶也荼萑也租爲祖之爲字當作祖祖爲也瘏病也言鴟鴞小鳥手病口病爲巢以自防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也 曰予句 言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 譙譙 鎩也 翛翛 當作脩脩無潤澤之色也 翹翹 危也 嘵嘵 懼也

詩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注　豳風東山篇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東山魯東蒙山　慆慆言久也　我東四句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事故徹也　蜎蜎蠋貌　蠋桑蟲也　烝久也　敦猶專專也　亦在車下以驗軍士之生還　果臝括樓也　伊威委黍也　蠨蛸長踦也　町畽禽獸所踐處也　熠燿螢火也　不可二句不與伊皆語詞蓋謂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可懷也不字俗本多誤作亦　我征聿至言室家之人望我征夫之將至也　有敦二句敦亦專也烝衆也言瓜瓣之苦既似征人之心苦繫之形又似從軍之事也　倉庚四句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其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親結四句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

也其新孔嘉二句言夫婦長久之道也

詩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注　豳風狼跋篇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狼跋二句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二句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膚美也舄屨也几几絢貌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屨赤舄几几然不瑕不語詞瑕讀為遐遠也

詩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注　大雅文王篇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　有周周也　不顯顯也光也顯　不時時也是也時　文王二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亹亹勉也　陳錫四句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　周國也侯語詞猶乃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凡周二句言王者世祿也謂其世世有光明之德蓋亦得世世在位　厥猶翼翼猶與由通用也翼翼恭敬也　思皇二句思語詞皇天也言天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也　濟濟多威儀也　穆穆美也　緝熙光明也　敬止即敬至也　假哉假大也　商之孫子六句麗數也侯維也言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於周盛德不可為衆則見天命之無常　殷士四句殷士殷之臣膚美也敏急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于京言于是大也黼白與黑也　冔殷冠也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王之藎臣藎進也王之進用臣當念汝祖為之法王指成王　無念二句無念念也　爾爾庶國也聿述也言爾能祖述所職爾庶國亦當念勤修爾祖之德也　永言二句永長也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殷之二句喪亡師衆也帝乙已上能配上帝也　宜監二句駿大也宜以殷王賢愚為鏡天之大命誠不易也　無遏爾躬言無於爾躬止也　義問義善也問讀為聞善問猶令聞也　有虞句虞度也言度殷之未喪師者皆自天也

詩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注　大雅大明篇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二句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天難二句忱信也天之意難信而爲王不易也　天位二句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天以其爲惡乃弃絶之使教令不達於四方挾達也　摯仲六句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嬪婦京京師也王季乃王之父及與也太任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同志意也　大任仲任也　有身身古傳字傳娠身也　翼翼見前　聿懷聿語詞也　不回回違也　既集集就也　文王初載四句載記識也謂文王生而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合配也在洽二句蓋即當時記驗之徵既有所載識則必生配於氣勢之處而太姒生矣　文王嘉止四句嘉美也大邦莘國子女子也言文王擇比美配是大邦子也俔譬諭也尊之譬

如天之妹文定厥祥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二句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太姒家在洽水之北經惟親迎于渭者由渭厓北上至大似家中限兩瀵水故下句言造舟爲梁天子之舟曰造舟不顯見前于周于京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纘女二句纘繼也使繼大妊之女事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妊之德焉旅衆也其會會讀爲旝矢誓也侯興侯乃也上帝二句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騵騮馬白腹曰騵彭彭四馬貌維師尚父師太師也尚父其字也猶某甫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說鷹揚鳥陣也一涼佐也肆伐二句肆犯突也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不崇朝而天下淸明也

詩綿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有正書局藏板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注　大雅緜篇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緜緜瓜瓞緜緜不絕貌瓞小瓜也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瓞繼漸成瓜瓜由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緜緜不絕耳民周民也自土沮漆自用土居也土者所以居故有居義古公亶父古故也亶父太王字陶復陶穴陶其土而復之於地上爲地室也穴土室也在地中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自豳至於岐山之下率西水滸率循也滸水厓沮漆側也姜女姜姓之女太王妃太姜也胥宇胥相宇居也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荼堇荼皆苦菜也契龜契開也契本開龜之物因契而開龜即謂之契曰止曰時時亦止也乃慰慰安也迺疆畫經界也迺理分土宜也迺宣道溝洫也迺畝度廣狹也自西二句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其繩則直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不失其繩直之宜也縮版以載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也作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捄盛土於虆也陾陾衆也度投也投土於版中也薨薨言百姓勤勉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馮馮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其聲馮馮然皆讀若偕俱也鼛鼓弗勝鼛大鼓也弗勝言百堵興衆聲作鼛鼓役事之聲而不足以勝之也皐門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應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迺立二句冢土大社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肆不二句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而作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立社言太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不絕去其恚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隣國之禮柞棫二句兌成蹊也本無道路至此柞棫拔去

而下己成蹊皐矣昆夷二句駾喙喙困也昆夷見文王之使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矣其逃甚困劇也虞芮二句成平也虞芮二國以爭田之事質於文王至其境感化而不相爭得以和平蹶動也文王未嘗平斷其訟而實有以動其禮樂之心自生而退予曰四句予我我文王也曰語詞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文王得四臣故能綿綿致興盛也

詩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注　大雅思齊篇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思齊思語詞齊莊也思媚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二句徽美也言大姒能嗣大任之美與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惠于宗公惠順也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于家邦御迎也迎有進義以進及于家邦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二句上以顯而臨之民無厭而安之肆戎二句肆故今也戎大也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比故今大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不聞二句不亦皆語詞式用也聞式諫入文王之聖德也有造造爲也古之二句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斁當作擇髦俊也古之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右可興下

詩楚茨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注　小雅楚茨篇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二句茨蒺貌凡草木刺人者謂之棘抽棘其茨之棘也所謂田萊多荒也抽　自昔何爲傷今以思古也　與與繁也　翼翼盛也　庾露積

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以妥妥安坐也迎神使處神坐而食之以侑侑勸也勸尸食也以介景福祝爲主人獻神之辭所謂祝以孝告介景皆大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也先亨而後樂此即周人尚臭之義也或肆肆陳也或陳肉於互互若屠家縣肉格或將將齊也或齊薦其肉祊門內也皇暀也謂精氣歸暀也爨饔爨廩爨也牲與黍稷皆有竈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君婦羣婦也莫莫清靜也爲豆二句豆謂內羞庶羞也正祭時賓客無豆繹乃設之蓋以內羞庶羞皆爲飲酒設故至旅酬乃用也獻酬交錯交錯謂主賓相酌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度法度獲得時也格來也酢報也我孝孫也熯敬也熯爲戁之假借字式用也致告祝以利成告于孝孫徂賚徂與且通賚予也苾芬馨香也幾式幾期式法也稷疾也敕固也齊稷匡敕皆祭祀肅敬之意所謂如式也永錫二句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所謂如期也神之期於子孫者福數正多也既戒戒亦備也具俱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綏安也既將將行也行列也莫怨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既醉既飽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孔惠孔時孔甚惠順時是也甚順者無不順甚是者無不是盡之盡其禮也替廢也引長也長引美德而勿替思古所以傷今也

詩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

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注 小雅信南篇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讀爲申申重也言南山之重也 甸治也 畇畇墾辟貌 曾孫成王也 疆理見前 南東其畝水南流則南其畝水東流則東其畝也 同雲雪雲曰同雲 雨雪雨去聲自上而下也 雰雰雪貌 優當作瀀瀀澤多也 渥霑也 足爲浞之假借字浞濡也 埸畔也 翼翼讓畔也 彧彧茂盛貌 穡收斂曰穡 畀我句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之所以敬神也 中田田中也 有瓜於畔上種瓜 是剝是菹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浸漬以爲菹 清酒清潔之酒 從從獻也從獻者肉殽從酒也 騂周人尚赤用騂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膋脂膏也

詩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注　大雅文王有聲篇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二句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上句為文王之聲下句為文王所述太王王季之聲遹述也　烝哉猶君哉美歡之詞　受命受命作西伯　武功有專征之武功　崇國名　淢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　匹配也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　匪棘二句棘急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　王公四句公事也濯大也垣墻也翰幹也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即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為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垣兩邊縮板必有所立之幹與墻為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為之幹也　鎬京三句武王作邑於鎬而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暇歸者　考卜考成也　維王王武王也　惟龜正之謂得吉兆也　豐水二句芑草也仕事也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草為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　燕翼燕安翼成也以安成其子孫

詩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

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部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注

大雅生民篇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二句民周民也文武起於后稷而后稷生於姜嫄時是也

克禋七句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履跡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攸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天饗其德大其福祿也震動夙早育長也言有身而早敬不怠其後則生子而養長也時是也

誕彌二句誕美大之祠彌終如而也達生也先生謂姜嫄始生而生謂生后稷言姜嫄始生子先生后稷終月而生初無異也

不坼六句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横逆人道赫顯也不寗寗也不康康也居然安然也

誕寘二句寘置犢字辟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會伐平林棄於隘巷見牛羊腓翼徙而欲遠置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

之寒冰無人之處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實覃二句覃長訏大路大也於是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也

誕實三句誕實匍匐言大突是始能匍匐也岐知意也嶷識也就成也口食謂衆口之食也此言后稷少時便知教民稼穡故下文即言藝之之事蓺樹也旆旆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幪幪然茂盛也唪唪唪唪然多實也有相八句相助也凡后稷之所為能盡人事若神助之力也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讀若旁有普徧之義苞本也謂固苗之本也種雝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穀穗成就之貌即有邰家室邰為姜嫄之國堯徙邰君而封后稷於邰也秬秠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恒之四句恒讀為桓徧也任亦負也肇始也言后稷始行事天之祀揄抒臼也蹂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載謀五句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孰曰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興來歲繼往歲也卬盛二句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居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歆居語詞歆饗也胡臭二句胡何亶誠時善也言何其芳臭達聞於天誠無不善者以后稷之始行郊祀故也庶無二句庶衆也后稷郊祀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詩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

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注 大雅行葦篇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敦聚貌行葦行道也行葦道旁之葦履亦踐也苞體苞謂木根體謂枝莖泥泥茂盛貌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具俱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或肆四句肆陳也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斝亦爵也醓醢以肉作醬曰醢醓多汁曰醓嘉殽脾臄臄函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歌咢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敦弓四句敦弓畫弓也鍭鍭矢鈞參亭也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而平之前有鐵重也舍矢既均已均中射的序賓以賢周之先王將養老必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既句天子之弓九合而成規往體寡來體多弓材良則句少既句言路有句形非謂引滿也既挾三句既挾初射也如樹中的樹立然也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曾孫四句王與族燕雖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而王與父兄齒如先王先公賓式臨故稱曾孫射後三獻禮成而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爲主人而君自爲主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祈報也黃黃髮耇老也黃耇四句台背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翼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祺吉也

詩篤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注　大雅公劉篇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篤厚也謂厚於民也公號劉名也　匪居匪康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也　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戚揚戚斧也揚鉞也　爰方啓行方並也啓行開道路也謂張弓矢秉干戚者於是並起開道路而之邠　于胥斯原胥相也謂善相土宜阪險原隰也　庶繁言人衆多也　順宣慈和偏服順宣偏也　無永歎言公劉之德民不長歎也　陟升也　巘小山也　舟帶也舟即舠之假借字　維玉及瑤言有美德也　鞞琫容刀下曰

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南岡邠山在百泉之南故曰南岡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衆所居之也大言言

語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于京斯依言於邠之大地依之立國也蹌蹌濟濟見前俾筵五句賓已登席坐矣

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於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猶在邰也

既景迺岡既景即上既溥既長以日景考之也迺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也三單相襲也度其二句度原田之

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原邠地名什一而稅謂之徹隰度其夕陽度邠山西之地以廣邠人之居豳居允荒允信荒大

也度其夕陽邠之所處信寬大也斯館館舍也言公劉初至邠未有室家其止棲艸艸如客舍而已亂正絕流曰亂鍛鍛石所以

爲鍛質也皇澗澗名遡水逆流曰遡過澗亦澗名止旅二句旅衆密安也言從遷之衆止邠乃安也芮水厓也鞫之爲

言曲也即就也言就水厓之曲而處也

詩那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注　商頌那篇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猗與六句猗歎詞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音格升也升堂之樂也綏安也安我心

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 嘒嘒嘒嘒然和也 依我磬聲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 湯孫湯爲人子孫也一說謂太甲也 庸鼓二句大鍾曰庸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 夷懌夷說也 自古二句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恪敬也

詩長發

濬哲維商。上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注 商頌長發篇序云長發大禘也 濬哲六句濬深洪大也芒芒大貌方四方外邦畿之外禹敷布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界幅廣隕均長大也 有娀二句有娀契母也將大也言其後欲大也子姓也契長佐禹治水有功帝立其國錫

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玄王契也桓撥桓大撥治也受小國二句契居二伯之職故小大之國皆其總領也一說堯封
契於商爲小國舜復益其土地爲大國達通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海外有截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氏之世承契之業
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土殷之祧祖也祧祖大禘皆合食帝命二句帝天也違回也不違無回德也齊讀爲濟
濟成也言至於湯而成故湯謂之成湯也湯降五句不遲言急也湯之下士尊賢甚急躋升也言湯聖敬之道升聞於天昭光昭彼格之
義遲遲者宏遠悠裕之義聖德及人無所偏黨亦非取效旦暮也敬也式法也九圍九州也言上帝命湯有天下爲九州所觀法也祗受小
球七句球當作捄捄法也綴表綴也旒章也言爲下國之表章而示法也何任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受小共七句共法
也駿大厖厚龍和戁恐竦懼也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也謂用兵之固也曷害也苞有三句苞本孽餘也三孽指韋顧昆吾
三國莫遂莫達不遂達也九有九州也截治也言湯征伐以治九州也昔在二句葉世也業危也謂湯之前世有君衰危也允也
四句允信也商爲天所子是以降予之以卿士實維伊尹實助湯以伐桀有天下也

右可觀上美

詩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注　邶風北門篇（序云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門二句（北門背明嚮陰喻君之闇而不明邶在紂城以北故仕邶者必自北門而遂起興也殷殷憂也）終窶且貧（終既也既窶且貧也無財備禮曰窶）已焉（猶云既然）王事一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適至也）一埤（一猶皆也埤增也）讁（責也）敦我（敦迫也）遺我（遺加也）摧（沮也）

詩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注　檜風匪風篇（序云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匪風四句（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道有道之車下國之亂周道滅也怛憯也）飄（飄迴風爲飄）嘌（嘌嘌無節度也）弔（弔傷也）誰能四句（漑滌也鬵釜屬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謗專利民焦然不安故詩人思得一仕於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檜在周之東故曰西歸懷歸也即蒙上句西歸而言有歸之者當歸之以善政令也）

詩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

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注　小雅北山篇 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六句 北山采杞以喩勞於從事言語詞偕偕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從事從王事也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 溥 大也 率 循也 賢 勞也 彭彭傍傍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方將 將壯也 旅力 衆力也謂一人耳力目力手足力也 燕燕 安息貌 盡瘁事國 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叫號 叫呼號召也 棲遲 游息也 鞅掌 失容也言事煩不暇爲容儀也

詩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注　小雅頍弁篇序云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有頍二句頍弁貌弁皮弁實是也蓋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宜以燕而弗爲也豈伊二句此言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無他心蔦與二句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君子指幽王也奕奕憂也怲怲憂也既阜阜盛也兄弟甥舅王與族燕則異姓爲賓霰暴雪也暴者希疏之義死喪二句無不也言不日死喪相見無幾也樂酒二句言王能宴樂飲酒當自今日始此乃覬幸之詞惟同姓有夜飲禮欲王之宴睦同姓以教危亡也

詩白華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注　小雅白華篇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孼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按序文首句幽下脫王廢申三字白華二句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菅柔也喻申后之柔也白茅束兮言申后之

潔白而幽王束之不相親也之子指幽王也英英四句英英白雲貌露虛也覆虛物也蓋瀌古語亦謂之覆露步行也猶可也

池北流滮流浪也豐鎬之間豐水北流池者下田蓄水之處引豐水亦北流也碩人碩大也妖大黜人謂褒姒也申后見之褒姒之

所爲故憂而念之樵彼二句卬我也我幽王也烘燎煁烓竈也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於煁竈失其所也

以興申后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非其宜矣鼓鐘二句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

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弗聞亦不可止懆愁不申也邁邁不說也有鶖二句鶖水鳥之大者性貪惡喩褒姒鶴喩申后言褒

姒安享而申后窮困也有扁二句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乘石蓋謂乘石可履之而卑夫婦敵體不可任意踐踏也疷病也

詩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以上言道反民病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以上言牖民之道在法禮而敬天也

注　大雅板篇 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六句 上帝以稱王者板板反也言反先王之道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管管無所依也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亶誠也 天之四句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天指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汝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辭之四句 辭辭令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王者政教和說順從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也 我雖八句 我凡伯自我也異事事異也爾謂憲憲泄泄之大臣也僚官也囂囂猶謷謷也不聽話言而妄語也先民古賢人也詢謀也芻蕘采薪者也 謔謔 謔謔然喜樂也 老夫 老人稱也 灌灌 灌讀懽灌灌猶款款也 蹻蹻 驕貌 耄 八十曰耄 爾用憂謔 憂當爲優優調戲也言爾用我言相戲謔也 熇熇 熇熇然熾盛也 懠 怒也 夸毗 以體柔人也便辟其足前卻爲恭柔其形體順從於人 威儀四句 迷迷亂也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殿屎唸吚之假借字唸吚呻吟也葵揆也 蔑資 蔑無資財也 師 衆也 天之四句 牖導也言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王之導民以禮樂則民和合而從之 攜無二句 益之言隘也言如取如攜無曰有所阻阨導民則甚易耳 民之二句 言亂世民多邪僻不可自立法以反先王之道也 价人 价善也 大師 師衆也一說以爲三

公大宗維翰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懷德二句懷和也九族會曰和宗子群宗之子也戲豫逸豫也渝變也

驅馳自恣也出王王往也旦明也

詩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與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注　大雅蕩篇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四句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病人也謂重賦歛威罪人也謂峻刑法辟邪辟也天生四句烝衆諶誠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導

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 文王二句 咨嗟也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指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曾是六句 曾猶乃也彊禦雙聲禦亦彊也壯盛貌掊深克刻也掊克疊韻謂深克不良之人也服服政事也天君滔漫也女彊禦掊克之臣也力疾也 而秉二句 義與俄同衺也類與戾通戾曲也義類猶言衺曲也懟怨也言女執事者衺曲之人及彊禦衆怨者也 流言二句 對遂也遂者進也假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也式用也而寇盜攘竊之禍用亂於內矣

侯作二句 侯維也語詞下侯字助詞猶云侯作祝也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炰烋 自矜氣健之貌 無背無側 背無臣側

無人謂賢者不用也 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 天不二句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義宜式法也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

不宜從而法之 既愆四句 愆過止威儀容止晦昏俾使也 如蜩二句 蜩蟬也螗蝘也言政令不治虛譁憒亂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湦羹之將熟也 小大四句 尚上由用也謂厲王居乎衆人之上不念禮法欲用行其道是以無小大事日近喪亡也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覃延也鬼方遠方也 不時 時辰也 曾是二句 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無用典型治事者以至誅滅 曾顚沛之揭 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根見則本先撥矣 殷鑒二句 此二句蒙上人亦有言蓋述殷之成語也夫明鏡所以照也法古所以知今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

詩瞻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

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注　大雅瞻卬篇 序云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十句 昊天指王也塡久厲惡瘵病也兩蟊字疑古者作牟語詞也夷亦語詞下同届極也罪罟言設置刑罪而羅致之如網罟之設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殘酷痛病無有終極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如病無有愈時也 覆 反也 收之 收拘收也 說之 說赦也 哲夫二句 哲智也婦人從人者也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今婦曰哲婦婦不從人夫亦不以智帥人國亡無日矣哲婦指褒姒傾城喻國亂也 懿厥哲婦 借懿爲噫痛褒姒亂傷之聲痛傷國政也 爲梟爲鴟 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 長舌 喻多言語 時維婦寺 寺之言侍也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 鞫人四句 鞫窮也忮害忒人也譖讒譖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謂長舌之婦能窮變以忮害轉變之術始則用其讚愬卒乃

工相欺違此其惡豈曰不至乎而王尙曰是何足爲惡　如賈四句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休息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婦人以蠶織爲公事休之非禮也與外政更非禮也　天何以四句刺責富福

介大也狄讀爲狄遠也忌怨也言天何以責備爾神何以不富爾者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相怨也　不弔四句弔辭類皆善也人善人也殄瘁皆病也　天之二句天于降罔猶言天降罪罟耳優讀爲瀀渥也　觱沸十句觱沸泉出貌檻即濫之借字濫泉涌

出也以檻泉之深喻心之憂寧猶胡也言我心之憂胡不自我之先後而自今日也藐藐大貌鞏固忝辱也皇祖謂文武後謂今也

右可觀下刺

詩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注　小雅鹿鳴篇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二句呦鹿鳴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嘉賓謂羣臣也此篇是文王燕羣臣之樂　承筐是將承猶奉也筐所以行幣也將行也　人之二句周至行道也言人之愛好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　視民

二句視古示字佻當爲佻佻愉也愉薄也嘉賓來時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法傚也　和樂三句湛爲媅借字樂也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詩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注　小雅四牡篇序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二句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道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　豈不三句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嘽嘽駱馬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　啓處啓跪處居也跪危坐居安坐也　翩翩飛也　鵻孝鳥也故詩言之以興養父母　駸駸驟也　將母來諗諗念也一曰告也

詩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御其務。每有良

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注　小雅常棣篇　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四句　常棣棣也承華曰鄂字當作鄂今詩作鄂誤也不當作柎柎鄂足也華下有鄂鄂下有柎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周傷管蔡之事己缺而始聞常棣華鄂之說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死喪二句　威畏懷思也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原隰二句　裒聚也求述古字通述亦聚也蓋以原隰之相聚喻兄弟之相聚耳　脊令二句　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每有二句　每有猶雖有也況滋也言雖有善同門不能如兄弟相救徒滋長歎而已　兄弟鬩于牆四句　鬩很御禦務侮也言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烝衆戎相也言朋友雖衆無相助已者　喪亂四句　兄弟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熙熙謙順貌切切節節切磋勉勵之貌此章言喪亂既平愈以見兄弟之當親即行燕兄弟內相親之禮以下三章皆是也　儐陳也　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　具俱也　和樂且孺　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以昭穆相次　湛樂也　帑子也　是究二句　究深圖謀亶信也

詩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坂。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衍。有酒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滑矣。

注 小雅伐木篇 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丁丁 伐木聲 嚶嚶 驚懼也 出于二句 幽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矧 況也況茲也增益之詞

終 既也 伊人 是人也 許許 柿貌柿削木皮也 釃 凡作酒者以筐下酒謂釃 藇 美也 既有四句 羜未成羊也速召也

諸父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曰舅寧適不來適謂適然也若不敢意其必來尊之也微無也 於粲 於如字發聲也

粲鮮明貌進物於尊者曰饋簋盛黍稷器周制天子八簋 衍 美也 踐 陳列貌 兄弟 九族之親 民之二句 乾食為餱愆過也

有酒六句 酒有汁滓者謂之酤滲去其汁滓者謂之醑酒也者久釀而成之義酤為一宿之酒臨事而釀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蹲當作壿壿舞貌言我有酒則用其滲去汁滓之酒無酒則用有汁滓者也以至我鼓之坎坎然舞之壿壿然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詩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

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注　大雅崧高篇 序云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侯焉 崧高維嶽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堯之時姜氏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 維嶽四句 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翰幹也申甫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四國二句 于於也言蕃於四國宣於四方也 亹亹 勉也 王 宣王也 纘 纘踐古字通踐任也 于邑二句 古邑國通稱謝周之南國也言爲國於謝也式法也 王命四句 時召穆公爲司空主繕治故以命之宰居登成功事也 庸 讀墉城也 徹 治也 土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此言土田者亦宣王之所錫也 王命傅御二句 凡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傅御謂諸侯之上大夫也私人即傅御之家臣也 有俶 俶厚也

藐藐美貌 蹻蹻壯貌 鉤膺樊纓也 濯濯光明也 乘馬四馬也 錫爾二句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謂侯之圭以爲瑞異 故 往近王舅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信邁再宿曰信 王餞于郿郿在岐周之南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此與江漢篇于周受命同義也 還南申伯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 謝于誠歸誠歸謝也 於王命四句峙讀爲偫偫儲也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偫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也 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錫虎賁 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周邦二句周徧也言徧邦之人相慶喜也戎大也翰幹也不顯顯也元舅大舅也文武是憲言申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足爲法於天下也 柔惠且直柔安惠順也能正人之曲曰直 揉本亦作柔 四國猶言四方也 吉甫作誦尹吉甫作是誦工師之誦也 碩大也 其風二句肆長也贈增也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以增其美德也

詩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注 大雅烝民篇也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四句烝眾物事則法也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彝常懿美也言民之秉德以法天也 保茲二句言自天保之自天生之也天之所以命生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仲山甫八句柔安嘉美翼翼恭敬也古故訓道也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力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於位也若順賦布也 仲山甫天子之二伯也 式是百辟爲天下諸侯作式 纘戎戎大也 出納二句喉舌謂冢宰也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 將將將行也 茹茹茹受也言有所畏於人而忍受其惡也 吐之吐口吐也言有所侮於人而慢吐之也 人亦有言六句如毛言微也儀宜也愛隱也言德微而難舉我亦宜圖之乃舉之者仲山甫也信乎仲山甫之德深而莫助也 袞職二句袞職或作緄織補之謂補袞衣之闕袞君之上服補袞喩仲山甫善補君過也 出祖將行祭道神也仲山甫將受王命眺省諸侯 業業言高大也 捷捷言樂事也 彭彭見前 鏘鏘鳴聲 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騤騤猶彭彭也 喈喈猶鏘鏘也 式遄其歸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欲其急歸也 吉甫四

有正書局藏板

句穆如猶美然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此美仲山甫之德及其政教之功所以隱括作頌之義也永長懷思慰安也言仲山甫能長思吉甫作誦之意於以安其心

詩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注 大雅江漢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二句此二句經文錯誤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 匪安二句匪不遊當作游游敖游也言不敢安以敖游也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者也求讀如左傳固敖是求之求 鋪讀爲痡病也 湯湯大貌 洸洸武貌 經營二句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喩以威德皆望風歸順遂使傳遽告功於王 江漢二句滸水厓也王至

江漢之水而命召虎召虎召穆公也匪疚匪棘疚病棘急也極中也南海羣巒也來旬來宣來勤也旬徧也宣示也勤勞徧示王之德意也文武二句召公召康公也康公召虎之始祖文子也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于無曰二句予小子宣王自謂也似嗣也言汝無以予小子不足繼文武之業汝當勉嗣汝祖康公之功也肇敏二句肇謀敏疾戎大公事錫賜祉福也釐爾三句釐賜也秬黑黍鬯香草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先祖有文德之人也錫山五句諸侯有大功德錫之名山土田附庸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對揚七句對遂休美作爲考成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明明猶亹亹勉也矢弛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弛即此詩矢字之義也

詩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鋪。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

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注 大雅常武篇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謂宣王中興之盛有知人之明察也 王命三句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 王謂六句尹氏爲掌命卿士之官程伯林父始命爲大司馬奉循省察也淮浦在徐境故云徐土也 不留二句王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于是也蓋誅其君弔其民且爲之立三有事之臣也是時徐僭號稱王宣王次江漢水上爲此誓戒以省方興伐耳 赫赫四句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也舒徐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遊也 徐方四句繹陳騷動也言王師至徐未戰而徐方之軍陳已騷動矣王師更震驚之以雷霆以畏而徐方遂不勝其震驚矣 如震如怒如當作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也 進厥二句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 鋪敦淮濆鋪病也讀如淮夷來鋪之鋪敦迫也濆厓也言病迫徐師於淮水之厓也舊注皆非是 仍就也 截截然整齊而治也 嘽嘽嘽嘽然盛也 如飛如翰其行疾我鳥之飛翰鳥如中之豪俊其飛尤疾 江如漢[illegible]漢以喻盛大也 如山二句苞本也山本以喻營法不可驚川流以喻陳法不可禦也 綿綿靚也 翼翼敬也謂諸臣持事能敬也 不測不克克當作刻刻識也[illegible]不可測度不可識知也 濯征濯大也 王猶二句猶謀也道德純備謂之塞[illegible]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來庭來朝王庭也 不回回遲[illegible]振旅也

右可群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注　小雅節南山篇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按周大夫字家父 節彼二句 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赫赫六句 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惔燔也卒盡斬斷監視也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汝何用爲職而不監視之 有實其猗 實滿也猗讀爲阿阿曲隅也言南山既高峻又有草木實滿曲隅使之齊整與尹氏既尊顯亦

當以政教養育民庶使之齊整也不平爲政不均平也天方四句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曾莫知所懲也嗟語助詞氏本也均平也一作鈞鈞謂鈞石權衡毗厚也不弔昊天弔至也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昊天指幽王不宜空我師空窮師衆也言不宜困窮我衆民也瑣瑣二句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蓋尹氏爲周室昏姻膴大仕事也言瑣瑣之人不可任以大事昊天不傭四句傭均鞠盈訩訟戾乖也昊天乎尹氏爲政不均平乃下此盈訩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時民敝爲之愬於天之君子四句屆行不便也闋閉也夷平也言君子所行如不便於民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閉矣君子所行如平易近人則民自去惡怒之心也式月斯生月乃抈之省抈折也言用折其生也醒病酒曰醒成平也不自二句自從勞病也言大臣不從爲政民卒受其病駕彼二句項大也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蹙蹙猶蹜蹜也騁極也極至也方茂二句茂勉相視爾爾尹氏也言勉爾之惡則下民之視爾如矛矣既夷二句夷說懌服也言雖已說服而相報復無常德也不懲二句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辟妄行則下皆怨其長家父二句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者也亂實由王與尹氏尸位責之猶淺訛化也畜養也

詩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是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

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注　小雅正月篇 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四句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將大也言人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京京憂不去也 癙憂以痒 癙痒皆病也言旣病於憂以憂而愈病也癙當作鼠 又 父母生我 父母謂文武也我天下之民也 我瘉 病也 好言四句 好言善言也莠言惡言也此疾訛言之人 愈愈 憂懼也 侮 謂爲訛言者所侵侮也 惸惸 憂意也 無祿 言不得天祿自傷値今世也 民之二句 古者有罪不得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幷古拼字拼使也 瞻烏二

句富人指在位之小人烏以喻附和小人者也瞻彼二句中林林中也侯維也語詞薪蒸以喻小人言林中大木之處而誰有薪蒸

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六句夢夢王者爲亂夢夢然勝乘云是也言今危殆之時民視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在朝之小

人何矣儻能既定將無人不起而乘其敝蓋以此戒小人而怵其必敗故繼之有皇上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是憎而誰憎乎謂山二

句此言王之信訛言而棄老成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爲卑別求所謂岡陵猶謂舊人不足用而以新進之小人爲賢也召彼二句故老

元老也謂皇父也訊以不急之務具曰二句烏喻君臣同惡言君臣皆曰予聖賢愚無別也謂天四句局曲蹐纍足也不逢

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維號四句倫道脊理也言君子號呼而發此言

皆有道理今畏怖如虺蜴然是疾避而無所自容之意瞻彼二句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間僻隱居之時

天之六句天指王我我傑臣也扤動也如猶而也克勝也彼彼王也仇仇或作扤扤扤扤執持也言王動搖我而不勝任我王之始徵求

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今茲二句正長也謂褒姒私黨升在位者若皇父七子之屬胡

何然是厲惡也燎之二句寧猶乃也威滅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終其二句終既

懷傷窘困也言既其長爲之憂傷又困之以陰雨陰雨以喻所遭多難其車四句輸墮將請伯長長謂賢者也予我也言大車載重又

棄其輔致輸墮爾載乃請賢者助之晚矣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員于爾輻員益也謂輔能利益其輻絕險

絕最也曾是不意曾猶乃也意度也與億通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行路如此治國可知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

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　魚在二句沼以畜魚喻國以養賢君子不能居朝廷猶魚在沼中而不能以自樂也　潛雖二句孔甚炤明也言君子雖隱遯其德亦甚明也　慘慘當作懆懆　彼有四句此陳古燕享之禮禮物既備異姓咸在王者有親親及遠之道詩人之意乃刺今不如古洽合鄰近也近有親親也昏姻謂異姓之臣云旋也言王洽合其鄰近之親不能親親以及遠則昏姻其誰旋歸之乎

佌佌四句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穀祿也天指君是指在位言小人富而窶陋方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由君天害之亦即是有屋有祿之小人椓之也　哿矣二句苛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哀哉此無祿之惸獨也

詩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

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注 小雅十月之交篇 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六句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醜惡也謂當受其凶惡也徼謂不明也日月共徼以喻君臣之失道也 不用其行 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 四國二句 良善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彼月四句 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于即吁字吁嗟乎何不善之甚也 爗爗二句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雷電過常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 崒崩 崒當作卒卒讀爲猝言山冢猝然崩也 高岸二句 言易位也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皇父八句 艷妻褒姒美色曰艷煽熾也七子皆用后嬖寵熾盛並處於位 抑此二句 抑發語詞也時是也豈曰不是曰語詞言皇父之自是也 胡爲六句 胡爲何以也我我民即就也徹讀爲撤撤牆屋謂撤城邑民居也汚窊下也萊茨棘不除也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六句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畿內國當二卿皇父增一卿以同畿外之國亶信侯維也皇父所所擇立己國之三卿皆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慭願也言皇父不願遺一老使守衛我王也居語詞徂往也 噂沓二句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噂噂沓沓聚語也職主競逐也逐爲此者主由人也 悠悠四句 悠悠憂也里爲痗之假借痗病也瘏病也羨餘也有餘於財即所謂貪淫多藏也 民莫五句 逸逸豫也徹道也天命不道言天之不循道而行遂有日食雷震之變我親屬之臣自我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故不敢傚友之逸豫所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

詩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注　小雅雨無正篇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浩浩六句駿長也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今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舍彼四句舍除淪率胥相鋪病也言除有罪伏辜者外而王使此無罪者亦率相以病也周宗二句戾定也周爲天下所宗幽王昏亂諸侯不朝故曰既滅正大夫八句正長也勩勞也長官大夫皆已離羣索居而不知我賢勞也三事大夫三公也夙夜謂早朝夙謂晚莫肯者蒙上文離居而言臧善覆反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蓋以原離居之故實出於王之不聽正言而反以善爲惡也辟言法言也如彼二句邁行也臻至也至猶善也言彼如道聽途說則無所爲

善也戎成四句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謂左右親近之臣痒病也凡百四句訊當作誶誶告也答本當作對古借答爲對對遂也遂進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蓋謂王有時聽淺近之言則進用其人有時受讒譖之言則排退其人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肯用誶言由其輕信好讒故衆在位者無肯用危亡之事相告語者下章能言不能言亦即承上章反復明之惟聽言之不善故拙者病而巧者安也哀哉六句哿爲歡樂之義哀哉不善出其言之君子樂矣巧佞如流水轉之小人佞彌巧者官彌尊也孔棘且殆棘急殆危也云不二句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於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謂爾六句遷從也處者欲招賢者共居王都而賢者離居終不肯來從蓋王都爲卿大夫之采邑曰予未有室家者言不得其祿位此代賢者自言其不肯遷從王都之意也鼠憂病也無聲曰泣血無言不疾無所言而不見疾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出居言自王都出居也自昔賢者出居之後又誰與我共作室家謂無人相助治理也

詩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

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注　小雅小旻篇（序云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旻天四句（敷布也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敎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亦謀也回邪遹僻也沮壞也今王謀爲政之道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己甚不日天下毀壞也）潝潝二句（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乎上）告猶（猶道也告吉凶之道）不集（集就也）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誰敢執者言誰能任是過責也）如匪二句（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哀哉七句（先民古之賢人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上好聽近言則下之人爭爲近言以迎合之而無遠謀也潰遂也）國雖七句（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靡無膴大也無大有人言人少也亦有明哲者有聽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此言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無發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周德日衰如泉流滔滔不返無論智愚賢否將相率而底於敗亡也）不敢四句（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人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之非而不知其他危殆之事）戰戰三句（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

詩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酒飲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背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有正書局藏板

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注　小雅小宛篇序云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二句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　先人文武也　明發發夕至明猶夜至旦也　有懷二人二人父母也謂文武欲以顯父母也　齊聖聰明睿智之稱　溫克溫猶溫溫也克勝也勝任也　壹醉日富壹專壹富盛也言壹志於酒日增其甚飲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溫克爲良　不又猶不再也　中原二句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　螟蛉四句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負持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兪有萬民者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姒續有之　題彼六句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尒忝辱也　交交二句交交小貌桑扈青雀一名竊脂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　哀我二句塡盖殄之假字殄盡也宜猶殆也語助詞岸訟也宜岸岸也宜獄獄也言我窮盡寡財之人乃有此訟獄之事也　握粟二句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於豬腐羊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

詩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

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注　小雅小弁篇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二句弁樂也鷽斯雅烏也提提羣飛貌　民莫二句穀生我我太子也罹憂也言人莫不有生聚相樂我太子獨處於憂謂幽王放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王將殺之　何辜四句此言太子怨慕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猶舜號泣于旻天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言如之何順于父母可以解憂猶舜思慕父母也　踧踧二句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周室謂鎬京也鞫窮也周室通達之大道幽間希行今為茂草所塞茂草生行道窮也讒人進家窮也　我心六句惄思焉然擣心疾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熱病也疾首頭痛疾也　惟桑二句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以明幽王之周室為文武之周室太子尤必愛護之今遭放不能安其宗是謂蹙其本所以怨也　不屬二句屬猶著也離附也裏讀為理謂膝理也毛在外陽以言父理在內陰以言母　我辰安在辰時也此言我何適在今時也　菀彼四句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無不容　伎伎舒貌　雊雉鳴也　譬彼二句壞瘣也謂傷病也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

故謂之瘽墐路冢也如或讎之讎旅讎也如讎之者謂受而行之不舒究之舒緩也究窮也此言不寬緩而窮治之也

伐木二句伐木者掎其顛不欲妄踣之也杝謂觀其理也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析之也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舍彼二句佗加也謂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莫高八句此言念父孝也無高而非山無浚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窮測也以喻人心之險猶夫山川君子苟輕易其言屬耳者必將迎合風旨而交構其間矣逝我梁發我笱以喻褒姒讒佞將顛覆周室太子代父爲憂猶冀其或改也故曰無逝無發閱容恤憂也言我身不能容於父何暇憂我之後日乎

詩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注　小雅巧言篇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憮大也昊天二句威畏慎誠也亂之二句

僭為譖之假借字涵容也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讒譖始入王既受而容之也 君子如怒四句遄疾沮止祉福也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以爵祿福賢者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 用餤餤進也 匪其二句邛病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而病其主也 奕奕大貌 秩秩大也 莫謀也 他人指讒人 躍躍二句躍躍往來之貌毚兎狡讒人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荏染柔木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往來二句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蛇蛇二句蛇蛇淺意也碩大也大言者言不丟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 彼何二句何人者指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無拳六句拳力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言爾無才力而以讒言階亂則國家受其病爾之才力何如乎猶謀居安也言雖多謀爾安但有幾何時也

右可怨

詩柏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失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失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注　鄘風柏舟篇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二句中河河中也舟汎汎然與婦人夫不在無所適從河中河側言其守養之所自處 髧彼二句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之死三句失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

有正書局藏板

信我天謂父也 我特 特匹也 慝 邪也

詩淇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注　衛風淇奧篇 序云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奧 淇水名奧隈曲也 綠竹 綠王芻竹篇竹皆草名也 猗猗 美盛貌 有匪三句 匪文章貌與斐通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由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磨琢也 瑟兮 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青青 茂盛貌 充耳二句 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會所以會髮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簀 積也綠竹盛如積也 如金二句 金錫鍊而精喻道學自修之功圭璧性有質謂其質美德盛也 寬兮四句 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猗爲倚之假借字言寬緩弘大倚於卿士之車雖則戲謔而不爲虐所以善也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也

詩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

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注 小雅蓼莪篇 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莪二句 蓼莪長大貌莪羅蒿也莪始生香味可食至秋高大爲蒿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無用之子 匪莪伊蔚 莪有子蔚無子草木自當以有子爲材 缾之二句 罄盡也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鮮民二句 此孝子自歎其孤寡難堪也鮮民孤寡之民即下無父母之謂 無父四句 怙亦恃也恤憂也憂不養也入則靡至役罷而歸時父母皆喪入則無所至也 言父兮八句 父生我本其氣也鞠養畜起育覆育顧旋視復反覆腹懷抱也 欲報二句 之猶是也言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 烈烈 險阻之狀 發發 疾貌 民莫二句 穀生也言民無不生我獨罹此勞苦之害也 律律 律律猶烈烈也 弗弗 弗弗猶發發也 卒 終也謂不得終養父母也

詩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

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藏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敎。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注　大雅抑篇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抑抑八句抑抑密也隅廉隅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以免禍不爲容貌如不肖然職主戾罪也無競四句無競競也訓教也覺直也大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以教化天下有覺直高大之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訏謨二句訏大辰時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世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縣之象魏也于今謂今時也興舉也舉皆也女雖雖維也克共明刑共執刑法也肆皇天三句肆故今也尚右也無語詞淪率胥相也言皇天弗右禍亂日生如泉水之流滔滔不返周之君臣將相率而底於亡也夙興七句草表遏遠也驅而遠之也蠻方謂荆蠻淮夷之等此言厲王無道以致亡國凡長民者急宜修理內政扞禦外難共相警戒質爾三句質成也侯維也語詞度法也不虞非度也愼爾七句話善而也柔安嘉善也玷缺也無易四句由於苟急也謂無輕易於無曰言可急遽莫捫無持也逝及也言不止持我舌則言不可及矣無言六句讎用也無言不讎者言無有言而不施用也無德不報者無德及於民而民不報以相勸也惠愛也朋友王朝之臣也小子謂厲王也言施愛道於朋友下及庶民而上即以告小子也子孫蒙小子而言萬民蒙庶民而言於子孫厲王爲人之子孫也繩繩戒愼也視爾三句友君子即上章所云朋友也輯和暇遠愆過也不發聲此言友君子德加於民而能和顏遠過者皆其闇修之所昭著故丨文即本承事如祭之禮以致驗其德行相在七句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奠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覲見格至也射當讀如本字與射覆之射義同射覆者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詩人之意謂神之來格不可揆

度絜可繇揣辟爾八句辟爾為德二句言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淑慎爾止二句承辟爾為德即二章所云敬慎威儀也借差也不借不賊二句承俾臧俾嘉即二章所云維民之則也投我以桃二句借桃李投報以結上文無德不報之意彼童二句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言彼無知之人而自以為有用悉而好也自專是國家所潰敗也荏染二句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緡被也被絲猶言安絃耳溫溫寬柔也木被絲而適用人本德以成行話言古之善言也於乎十句小子指厲王也未知臧否即下章所謂夢夢也示之事提其耳即下章所謂誨爾諄諄也靡盈言財用不滿足也誰謂厲王莫晚也早知晚成言政教之無常也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藐藐藐藐然不入也覆用為虐虐讀為謔言以為戲謔也反借曰二句假謂王年尚幼未知其道宜聽用老臣之言今反謂其老耄而舍之是卬聽我藐藐之意也舊止止禮也舊止先王之舊禮也回遹回邪遹僻也

詩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夜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注　周頌閔予小子篇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閔予三句閔病造成疚病也遭武王崩家道未成成王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四句皇考武王也念字承永世克孝句謂武王能念文王陟降之德皇祖文王也庭直也止語詞陟降庭止猶

言直上直下耳謂文王之道上接天下接民也於乎二句序緒也言武王能念文王之德成王亦當念文武而繼緒不忘也

詩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注　周頌訪落篇序云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訪予落止訪謀也謀者謀於廟也予我成王自我也落始也始即政也率時昭考率循時是也昭考武王也言循是武王之道也於乎二句悠遠也艾歷也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將予四句猶道判分渙散也女羣臣將予就近先王繼其道之分散者而收斂之惟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耳紹庭二句紹繼庭直也紹庭上下言武王繼文王直上直下之道也陟降厥家言武王紹陟降之道以定家也休矣二句皇考武王也美矣我皇考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

詩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注　周頌敬之篇序云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天維二句顯見也見猶視也言天監視在下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陟降二句士事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近在此也小子謂嗣王也日就月將將行也日

有所成就有所奉行月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光明也光廣也此謂學有其明既廣而更廣其明者乃明益求明之意佛

時二句佛輔時是仔肩任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

詩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注 周頌小毖篇序云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三句懲艾毖愼也荓蜂掣曳也言往日之事無有掣曳使我爲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 肇允二句桃蟲鷦也鳥之始小後大者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 堪勝也任也 蓼辛苦也

右義理

詩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注　衛風碩人篇序云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二句頎長貌衣錦錦文衣也錦衣之上復加褧衣惡其文之著也　東宮謂齊太子也　私女子謂姊妹之夫謂私　手如二句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言白滑也　領如二句領頸也蝤蠐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比齒之白而整齊螓首顙廣而方倩好口輔盼黑白分也　碩人二句敖敖猶頎頎也說始銳反舍也農郊東郊也齊在衛東故夫人入境舍於東郊　四牡二句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飾馬銜鑣鑣鑣盛貌　翟茀三句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未退君聽政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內寢大夫退然後罷　河水五句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大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　庶姜二句庶姜謂媵諸侯一娶九女孽孽盛飾貌庶士其媵臣也朅武壯貌

詩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注　秦風小戎篇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

二句小戎兵車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二句游環靳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引也文茵二句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謂青黑之色也馬左足白曰馵言念四句言我君子乘小戎者也如玉德如玉也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心曲心之委曲憂則心亂也此婦人閔其君子也四牡四句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黃馬黑喙曰騧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驪兩騑也龍盾二句龍盾畫龍於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鋈以觼軜軜之觼飾以白金在邑在西戎之邑也方何二句方始也言始者與我以何時爲期乎胡然而我遐念之也俴駟三句俴淺也俴駟四介馬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孔甚也孔羣猶騶介旁旁也厹矛三鋒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韔三句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鏤膺刻有金飾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弓檠緄繩縢約也言既交二弓於韔中又用竹檠約之以繩所以虞其弛反也厭厭安靜也秩秩有智也

詩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

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注 小雅采芑篇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三句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詩人以采芑新田爲畬田之肥美由於耕治之方興宣王能興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方叔三句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也試用也師干之試言軍士之衆足爲扞禦之用也 翼翼 閑也 路車有奭 奭赤貌諸侯之路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簟 方文席也 茀 車之蔽曰茀 魚服 [illegible]以魚皮爲飾也 鉤膺 樊纓也 鞗革 轡首垂也 旂旐 交龍爲旂龜蛇爲旐 央央 旗斿貌 約軝二句 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 服其二句 朱芾諸侯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此皆指方叔言之 鴥彼飛隼 鴥飛快也隼急疾之鳥也 征人二句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鞫告也 顯允三句 顯允方叔言顯有德者方叔也淵淵鼓聲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闐闐羣行聲 蠢爾 蠢動不遜也蠻荊當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荊蠻荊州之蠻也大邦諸夏也讎敵也大邦爲讎言荊蠻不遜抗敵諸夏也 方叔二句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 嘽嘽 衆也 焞焞 盛也 征伐二句 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至是率師申討荊蠻荊蠻亦畏威而來也

詩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

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注 小雅車攻篇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二句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四牡二句 龐龐充實也東雒邑也成王作邑中土以會諸侯宣王中興復會於此會有大射射有中禽宣王實有大蒐之禮故詩中連言田獵 甫草 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之子二句 之子有司也夏臘曰苗囂囂聲也選讀爲算算車徒有聲此有司豫備田獵之事至天子出田獵則無讙譁之聲 搏獸于敖 搏獸當作薄狩傳寫字誤也薄語詞狩田獵搏獸也敖地名 赤芾二句 諸侯赤芾金舃舃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決拾既佽 決以象骨爲之鈎弦以利發拾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佽之便利也謂決拾皆便利也 射夫二句 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柴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四句 四黃猶四牡也猗倚也言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蕭蕭二句 言不讙譁也蕭蕭本作肅肅淺人妄改之也 徒御二句 徒輂者御御馬者不驚警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献不成禽不献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之子

四句之子卽于苗之有司也征行也謂田獵畢行而歸也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信矣君子誠能成其大功也君子謂宣王也

斯詩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注　小雅斯干篇 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四句 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兪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苞本也竹苞松茂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　兄及三句 式語詞猶當讀爲猷猷醜也言詩人骨肉是相愛好無相醜相詭也　似續三句 似嗣也言宣王繼承先祖營築宮室耳百堵非一室之堵西南戶亦非一室之戶言宮室中有西鄉之戶有南鄉之戶也　約之五句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芋當讀爲宇宇下也言約之椓

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如跂斯翼翼敬也如人之跂竦爲敬蓋敬則容貌端嚴故以喻牆壁之直立也如矢斯棘棘爲朸之假借字朸隅也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此言宮室廉隅正直如矢之直也斯革革爲鞹之假借字鞹翼也翬大鳥也君子攸躋此章廉隅形貌自其外而言之下章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殖殖二句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噲噲二句噲噲猶快快也正長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幼也長幼謂宮室之大小耳下莞上簟莞簟謂席也大人占之大人謂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乃生二句男子初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載猶則也載衣五句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爲臣子也喤小兒聲宣王之適于世爲君王服其朱芾煌煌然而君王天下也裼褓也瓦紡博也無非三句非當讀爲斐斐文章貌婦人無文章無威儀唯酒食是議耳不貽憂于父母也

詩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注　大雅皇矣篇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四句皇大赫猶赫赫莫定也　維此四句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上帝四句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西[illegible][illegible]西土也宅居也　作之八句作讀爲柞除木曰柞屏除也木立死曰菑死而倒於地者爲翳也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拓亦桑屬也天既遷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　帝遷二句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即周徙就文王之德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　厥配配天也　帝省四句省善也兌易直

也和其風雨使澍木茂盛非徒養其民人也對配也言自文王之治岐而克配上帝也自太伯八句從大伯之見王季也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惟此十二句王季當作文王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其德靡悔三句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故受天祿子孫之類帝謂四句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言文王無是畔道援取貪羨之心大矣早升於高位也密人三句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阮共皆周地爰振二句旅師按止也旅爲莒之假借字莒地名上文徂共此云徂旅益恐其由共又及于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旅是將往侵旅徂故云以按依其七句依盛貌言文王之師依然其在京師然後自阮邑之疆侵之陟我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阻莫之敢當於是密人自縛而歸度其鮮原小山別大山曰鮮別者不相連也將側也方則也王萬民所歸往者也不大聲二句以猶與也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故不大聲與色長之言常也夏之言假也革之言急也急與寬假義正相反明德之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如天道然夏之寬假秋之緇迫各以其時而異故曰不長夏以革也詢爾五句仇匹也詢爾仇方二句言當詢謀於汝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弟兄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往伐崇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執也臨衝七句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執訊執其生得者而訊問之連連徐也攸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祭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致致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之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拂違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注　大雅韓奕篇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四句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故詩人以禹配之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著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　纘戎戎大也　虔共虔固共執也　朕命三句庭直也幹安也安猶何也王命韓侯若曰朕命不易汝曷不直方以佐汝君乎蓋戒勉詞　孔修且張修長張大也　出祖將行祭道神也　屠地名　顯父有顯德者也　其蔌蔌菜殽也　有且具多貌　汾王汾大也大王謂厲王　蹶父卿士也　里邑也　祁祁

如雲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韓侯顧之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之則於禮當顧謂升車授綏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詩當有曲顧也 蹶父十二句姞蹶父姓也相視攸所也言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燮善也蹶父既然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以先祖十句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獻其貔皮二句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詩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

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帝。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注 魯頌閟宮篇 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二句 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 致天之屆 屆殛也言致天之誅殛 無貳無虞 無貳言無敢有貳心也虞讀與誤同無虞言無敢過誤也 敦商二句 敦治旅衆咸同也言武王克商而治殷之衆輔弼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 王曰五句 王成王也叔父謂周公也元子首子謂魯公伯禽也宇居也 周公二句 周公孫莊公子謂僖公也 耳耳 耳耳然至盛也 皇皇二句 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即所郊祀之天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 享以騂犧 騂赤犧純也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

子同也　秋而七句 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 毛包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　孝孫有慶 孝孫謂僖公也　不震二句 震動也騰乘也不動無敢搖動也不乘無敢乘陵也　三壽 三老也　公車三句 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二矛重弓備折壞也　公徒三萬 二軍也　貝胄朱綅 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　烝徒四句 烝衆增增衆也膺當也承止也謂僖公與齊桓髮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　黃髮二句 胥皆試用也言黃髮臺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　泰山四句 巖巖當作巖巖巖巖積石貌大山積石之最高大也詹至也至者疆界所抵也泰山爲魯東北所至之境龜蒙二山名荒有也　鳧繹 二山名　徐宅 宅居也　淮夷蠻貊 夷行如蠻貊也　南夷 荊楚也　是若 若順也　純嘏 皆大也　眉壽 言常也　居常與許 常許魯南鄙西鄙　兒齒 兒古鯢字鯢齒亦壽徵也　徂來七句 徂來新甫二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 新廟閟公廟也此言魯修造之事　奚斯三句 奚斯大夫公子也自陳作閟宮一篇其辭甚長且甚大萬民皆謂之順也

右氣勢

詩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

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注 鄘風柏舟篇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二句 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汎其流不以濟也與仁人不遇時 耿耿四句 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 我心匪鑒六句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兄弟謂同姓臣也據依也愬責也言鑒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之所謂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此所由忠而獲謗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依責之以兄弟之道且至逢其怒也 我心匪石四句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己心志平過於石席 威儀二句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宜耳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憂心二句 慍怨也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 覯閔四句 閔病也靜安也辟爲擗之假借字擗拊心也摽擊也此形容拊心之貌 日居月諸四句 迭韓詩作臷臷常也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如匪澣衣言憂心之狀如衣之不澣則憒辱而照察 不能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詩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注　邶風谷風篇 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四句 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陰雨膏潤百物與夫婦之道和則室家成繼嗣生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 采葑二句 葑菲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並棄其葉喩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 行道二句 遲遲舒行貌違當爲𢥞𢥞恨也 不遠二句 畿門內也言我既行矣汝與我決別即不致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於畿乎柰何其不一顧也古者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此言其夫之不以禮送也 誰謂二句 荼苦菜也言君子於己之薄比荼之苦不復如薺之甘耳 就其四句 方兩船併也言就深則舟就淺則泳喩君子之家事毋難易吾皆爲之 何有二句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亡與無同有求多無求有 不我能慉 慉興起也不以我爲能興起家道即下文所謂既阻我德也 賈用不售 如賣物之不售 昔育四句 昔育恐育鞠當作昔育恐鞠育長養也鞠窮也謂昔於長養之道恐至窮匱故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 既生二句 既遂其生養乃比予于毒也 我有二句 旨美御禦也 有洸四句 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塈息也

詩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注　衛風伯兮篇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二句伯衛之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　伯也二句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人從王伐鄭衛之州伯執殳爲王前驅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二句飛蓬以言亂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以容無主也　誰適爲容適主也容容飾也　其雨二句入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不復來　願言二句言思之至於首疾而不以苦是爲痛意也　焉得四句諼忘也背北堂也憂以生疾恐將身危欲得善忘之草樹之北堂以戒己忘憂也痗病也

詩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注　唐風葛生篇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二句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　予美二句亡此者今不在此也誰與自問也與音餘言我所善之人今不在此謂其君子也誰獨處此婦嗟歎自問之辭言其夫從征不歸生死未知己則獨處無託也　角枕四句角枕錦衾齊時之物凡齊必居於正寢故爲之別設此角枕錦衾今夫從征役妻將攝祭

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物故亂之而思夫也且讀如味且之且祭祀且而與質明而行事夫不在故自傷其獨且也夏之日冬之夜

言長也居墳塋也室室猶居也

詩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注　秦風蒹葭篇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蒹葭二句蒼茂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所謂二句伊人是人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遡洄四句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則其道路漸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蓋此岸對彼岸爲遠至中央則較近矣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隒也躋升也坻小渚也采采猶淒淒也未已猶止也涘厓也道阻且右下文宛在水中沚水出其右曰沚水出其右則沚在左矣道阻且右蓋有逆而不順之意則莫能以濟也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注 秦風黃鳥篇 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 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喩穆公使三良從死三良不得死所小鳥之不如也 誰從八句 子車氏奄息名特匹也其德可匹百夫惴惴懼也秦人哀三良爲之矍而悼栗殲盡良善也 人百其身 此其字仍以三良言首章謂奄息也穆公以奄息從死奄息止一身耳若可贖之則人願百倍其身以贖之謂以百人從死亦所甘也 百夫之防 防比也言可比百夫也 百夫之禦 禦當也言可當百夫也

詩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注 小雅采薇篇 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薇亦柔止 柔謂脃脆之時 剛止 剛謂少而堅忍時 載飢載渴 飢渴皆言戍役之情苦 陽 十月爲陽月 我行不來 不來不至也 彼爾 爾華盛貌 惟常 常常棣也 彼路 路大也此形容車大之詞若以路爲車名則與上文彼爾不稱矣 君子 謂將率也 業業 業業然壯也 捷 勝也 騤騤 彊也 依 倚也謂倚於車中也 小人所腓 小人謂徒卒腓辟也小人辟於車下也 翼翼 閑也 象弭魚服 弓無緣者謂之弭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魚服以魚皮爲矢服 依依 盛貌 霏霏 甚貌 遲遲 長遠也

詩杕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注　小雅杕杜篇序云杕杜勞還役也有杕二句杕特立貌杜赤棠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繼嗣我日嗣續也自閨人之屆指歸期而言也蓋往役之始其日爲王家之日及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故曰繼嗣我日日月陽止謂其日已至陽月之日也十月爲陽月有杕七句上章謂冬此章謂春室家踰時則思陟彼二句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匪載四句逝往也多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本與我期者欲我知有歸期而不憂也今期已往而猶不至則適使我憂傷而已卜筮至邇止偕俱會合邇近也或卜之或筮之合言於兆卦之辭爲近

右情韻

詩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注　邶風簡兮篇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簡兮二句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二句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日中教國子學舞碩人二句碩人大德之人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用之山川教國子且用之宗廟公庭下章即承祭宗廟而言皆以備著碩人之德有力二句組織組也武力

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如二句赫赤貌渥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遺一散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寺者守門之賤者也散爲爵總名山有二句詩歎碩人之賢云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至人兮西西周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

詩太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注　鄭風大叔于田篇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叔于田叔太叔段也田取禽也叔之從莊公田也執轡二句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兩驂如舞謂御車在交道四馬安行車旋應於舞節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獸之府也烈列具俱也謂列人持火蓋宵田用以照也襢裼二句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叔好勇搏虎以獻莊公乃矜武力以驕其兄將叔二句將願狃習也國人願叔無習爲之恐傷汝也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二句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車前即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即下章之兩驂如手也叔善四句忌詞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此

承良御而言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此承善射而言乘乘鴇至具阜驪白雜毛曰鴇齊首猶上襄也如手猶鴈行也阜盛也叔

馬慢忌至弓忌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也田事且畢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也

詩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注 鄭風清人篇序云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兵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清人二句清人清邑之人高克所將兵衆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旁旁盛貌二矛重英二矛酋矛夷矛也重英矛有英飾也重喬謂兩矛之室相絫荷也在軸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至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

詩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注 齊風還篇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還兮還爲

嫙之假借字嫙好也 峱山在齊境 兩肩獸三歲曰肩 儇韓詩作婘婘好貌作儇者聲近而借耳

詩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注 魏風伐檀篇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三句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檀木性芳而堅伐檀爲車本可任重致遠而置之河干以俟水清且漣喻君子負才而不進仕也 不稼至貆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 素餐素空也白也空以盛實與白可受采同意餐猶食也謂無功而受祿也 伐輻輻檀輻也 側兮側猶厓也 億萬萬曰億 特獸三歲曰特 輪檀可以爲輪 漘水厓也 淪小波爲淪 囷圓倉也 鶉謂鵪鶉也 飧熟食曰飧

詩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注 唐風山有樞篇 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二句 用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弗婁 婁爲摟之假借摟牽也 宛其死矣 宛死貌 愉 樂也 廷內 廷與庭通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 弗考 考擊也 保 安也 胡不日鼓瑟 古者上下皆不可斯須去樂

詩宛丘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注 陳風宛丘篇 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四句 子指大夫湯蕩也風化之所行由於幽公淫荒昏亂指大夫即以指幽公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有二句言信有淫情而無德望也 坎 坎坎鼓聲 擊 值其鷺羽 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 翿 翳也

詩大東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注 小雅大東篇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饛二句 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俞右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周道四句 如砥貢賦均平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君子履之以爲率由小人視之以爲效則 睠言二句 睠反顧貌潸涕下貌言顧古周道以念今則潸然而涕下矣 小東大東 東方大小之國 杼柚其空 土作謂之杼木作爲之柚此東齊之方言也譚地正在東齊杼柚其空言人力盡於土木之役作也 糾糾六句 糾糾葛屨之貌佻佻當從韓詩作嬥嬥嬥嬥直好貌言此嬥嬥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 有冽四句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落木名契契憂苦也憚勞也 薪是穫薪 上薪字即薪之標之之薪謂采薪以爲薪也薪是穫薪言所采之薪是穫薪也

尙可載也載載以車而歸也不可息也俗本作亦可息也誤矣東人二句東人譚人也職主也來勤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也西人六句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百僚是試用於官也或以四句或醉於酒或不得漿以見王政之偏也鞙鞙玉貌璲瑞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不以其長言不用其長也周道衰微諸臣曠職下文皆從此句而申言之託天象以爲興維天四句天以喩王漢天河也監視也光者水光天河無星故有光而無所明跂隅也織女三星成三角蓋處隅之形七七辰也襄更移也織女星從旦至莫歷七時辰而變更其次雖則二句織女徒有織名爾更移其次有西而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也睆彼二句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負也箱大車之箱不以服箱當作不可以服箱今本奪之耳言牽牛雖有牛名而不可以負車箱也東有二句日旦出則明星爲啟明日既入則明星爲長庚有捄二句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畢星象此田弋之畢何嘗見其可用乎維南有箕至之揭末四句即承上四句申明所以不可之意翕合也言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揭舉也斗之挹物必平其柄乃能有所盛若高舉其柄則斗魁且傾仄而外瀉故不可以挹酒漿亦徒揭其柄而已斗爲南斗斗在箕北故曰北斗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曰西柄

右趣味

史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

王世貞曰吾讀賈生弔屈原文未嘗不三復而歎其有慨也彼所未悉者屈氏歷九州而相君當其身衣冠之屬靡不稱大漢矣不則北走胡南走越等死死

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嘿嘿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蟂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惪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

注 長沙國今湖南省 仄古側字 汨羅二水名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西流入湘 闒茸不才之人 隨卞隨湯時廉士 夷伯夷 跖蹻秦楚之大盜 銛利也弋占反 默默不得意也 生先生謂屈原也 斡轉也音烏活反 康瓠大瓠瓢也 章父殷冠名也 沕音昧 偭背也 離尤遭過也

賈誼鵩鳥賦 有序

悖矣其文蓋傷屈氏之可以不死而死也又傷己之不得爲屈氏無死也茅坤曰味何必懷此都句誼之見已似解矣何以嘔血而死

淩稚隆曰按萬物以下皆託爲鵩對之詞

茅坤曰遲速有命以下並莊生齊富貴一彭殤者之旨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烝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

盧舜治曰所謂大人者相如惡足以知之若賈誼服賦眞知大人者也此眉山蘇氏論也

茅坤曰反離騷之文非但於屈原之義不相入而文又未之逮也

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注 單閼 太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而蟺 而也 如 斯游 謂李斯西游於秦 胥靡 刑名也 旱 讀曰悍猛疾也 大鈞 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 坱 烏黨切 圠 烏點切 控摶 控引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 怵 爲利所誘怵也 迫 迫貧賤也 蔕芥 刺鯁也

揚雄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旣離虖皇波。因江潭而㴊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䶂。資娵娃之珍髢兮。

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㠯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㠯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㠯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

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灑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抑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目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踱彭咸之所遺。

注 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鼻始也 緤伯僑緤講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叙也 淑周楚至 皇波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離歷也皇大也 洼往也 湘纍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 天軌猶言天路 辟開也

離紛遭難也 淟涊穢濁也 漢十世高祖至成帝也 陽朔成帝八年乃稱陽朔 招搖斗杓星也 正皇天至

方貞此雄反屈原父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也 帶鉤矩至 以爲綦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攙槍妖星也綦履跡也此反屈原雖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跡以致放退也 文肆肆放謂楚辭還遊乘龍之言也 質鑿鑿狹謂恨世不用已而自忱也

資娵娃娵閭娵也娃吳娃也髢髮也賴得也九戎被髮髢雖珍貴無所用也 靈修楚王也 椒蘭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 知衆嫭至 蛾眉嫭美貌也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蛾眉此亦譏屈原自舉蛾眉令衆嫉也 蒼梧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 重華舜名也 恐重華之不纍與舜避父害貸於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原爲黨與 陵陽侯至 見許陵乘也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者言屈原襲陽侯之罪而欲折中求舜未必獨見許也 精瓊靡至 天年此譏屈原精瓊靡云云也 解扶桑至 奔馳此譏離騷總余轡云云也 鸞鳳至 雲師此譏屈原鸞鳳爲余云云也 卷薜芷此譏屈原貫薜茘及樹蕙云云

也費椒稰至瓊茅此譏屈原懷椒稰及索瓊茅云云也違靈氛至江皋此譏離騷欲從靈氛云云也纍既
兆至遂行此譏離騷說操築云云也徒恐至不芳此譏離騷鶗鴂云云也初纍至逸女此譏離騷吾命豐隆
及望瑤台云云也抨雄鴆至壹耦此譏離騷吾令鴆云云也乘雲蜺至高丘此譏離騷登閬風及揚雲蜺云云也
既亡至委蛇此譏離騷駕八龍云云也臨江瀕至九歌此譏離騷擥茹蕙及奏九歌云云也雖增欷至纍
改此譏離騷增歔欷云云也由聃許由老聃也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志投江死離騷云願依彭咸之遺則

班固幽通賦

系高頊之玄冑兮。氏中葉之炳靈。颻颽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馬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而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爾以吉象

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迭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弊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於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冗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師張修襮而內逼。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於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於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於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於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姚聆呱而刻石兮。

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猶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羅而嬴縮。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眞。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注　高陽高陽氏也　顓頊顓頊也　中葉中葉謂令尹子文也　雄朔野孝惠高后時班懿以財雄北邊　皇十紀至上京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也　巨王莽字巨君　夏諸夏也　考父也　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　孟晉勉進也　衛叔至喪予叔武讓國於文公文公終殺叔武　鬷饆饆謂齊桓公也　雍雍齒　丁丁公　栗孝景栗姬　王孝宣王皇后　叛亂　迴邪也　宂僻也　北叟塞上失馬者見淮南子　單單豹也　張張毅也以上二人見莊子　聿惟也　溺桀溺也　路子路也　葩避也　黎重黎也楚之先祖出自重黎　芈楚姓　嬴秦姓伯益之後　伯伯益也　姜齊姓也　三趾三禮也　東鄰謂紂也　戎女驪姬也　伯晉文公也　發武王名　重晉文公重耳也　二正謂夏商周也　巽羽化易巽卦爲雞雞羽蟲之屬宣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爲雄　五辟謂王成哀平也　嬀陳姓也　巢居也　旦周公名也　宣周宣王也　曹曹誼也　妣叔向之母　石叔向之子　許許負相周亞夫者　三欒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也　周莊周　賈賈誼　木段干木也　申申包胥也　重繭累胝也　紀紀信也　皓四皓也　養養由基也　李李廣也　孔昊孔子昊也　大羣龍喻羣聖也

百家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蘺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

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

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旣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
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
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
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詬。伏淸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讒人之害而將擠於死悔相道之不察
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邱
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
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
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
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余心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不涉世患而不能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
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

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設女嬃辭勸其和光同塵）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以上質之於舜而又不敢不爲善不敢與世俗和同）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涉出世之遐想即遠游之意也宓妃有娀二姚冀有所遇合而皇皇爾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以上兩美必合至何懷故宇靈氛之詞幽昧昡曜至猶豫狐疑屈子答靈氛之詞）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比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

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以上升降上下想至百草不芳止巫咸之詞瓊佩偃蹇想至揭車江蘺止屈子答巫咸之詞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以上欲遠逝以自疏有浩然長往之意末言蜷局不行則睠睠君國不能忘也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注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　朕我也　伯庸屈原父之字　攝提太歲在寅曰攝提　孟陬孟始也正月爲陬　肇始也

錫(賜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紛(盛貌)扈(披也)紉(索也)汨(去疾貌)美人(謂懷王也)三后(謂禹湯文王)

耿介(光大也)昌披(衣不帶貌)踵武(繼迹也)荃(香艸喻君也)齊怒(疾怒也)謇謇(忠言貌)九天(中央八方也)

靈脩(謂君也)畹(十二畝也)畦(五十畝也)冀(幸也)憑(滿也)羌(楚人語詞)茍(誠也)顑頷(不飽貌)周(合也)彭咸(見前)

鞿羈(言爲人所係纍也)誶(諫也)替(廢也)纕(佩帶也)忳(憂貌)侘傺(失志貌)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夏康(啓子太康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羿(夏之諸侯)浞(寒浞相也)澆(寒浞子)強圉(多力也)曾(累也)縣圃(神山在崑崙閶闔之中)靈瑣(靈以喻君瑣謂楚王之省閤門鏤也)羲和(日御也)

崦嵫(日所入之山)咸池(日所浴也)扶桑(日所拂木也)若木(在崑崙其華照下地)相羊(游也)曖曖(昏貌)白水(源出崑崙)閬風(山在崑崙上)高丘(楚之山也)女(以喻臣也)春宮(東方青帝舍)宓妃(以喻隱士)蹇脩(伏羲之臣)緯繣(乖戾也)有娀(國名)佚女(謂帝嚳之妃)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咸巫(古神巫也)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椒(楚大夫子椒也)天津(東極箕斗之間)赤水(出崑崙)容與(游戲貌)西皇(少皞帝也)舊鄉(楚國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

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注 吉日（日謂甲乙也）辰良（辰謂寅卯也）蕙肴（以蕙草蒸肉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懺懺。

注 若英（杜若之英）靈（巫也）連蜷（巫迎道引貌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周章（猶周流也）靈（謂雲神也）冀州（兩河間也）君（謂雲神）懺懺（憂心貌）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下女兮。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注 君謂湘君也 夷猶猶豫也 中洲水中可居者爲洲 要眇好貌 參差洞簫也 邅轉也 涔陽江碕名也近附郢 女嬋媛注見離騷篇 潺湲流貌也 陫陋也 弭安也 下女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注 帝子 謂堯二女也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 嫋嫋 秋風搖木貌 佳 謂湘夫人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 罾 魚網 公子 謂湘夫人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注 總總 亂貌 齊遬 敬疾也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

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注 夫人謂萬民也 蓀謂司命也 美人謂司命也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注 翠曾舉也 撰具也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昆侖兮四望

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注 媵 送也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塡塡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注 公子 謂公子椒也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

有正書局藏板

薄專想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憾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抑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常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忘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

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
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
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
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
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
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
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
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
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
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
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

有正書局藏板

注　坎廩（數遭患禍身困窮也）亹亹（進貌）銷鑠（燋枯也）旖旎（盛貌）鬱陶（憤念積也）蓄馮（滿也）充倔（充滿倔也也記曰充倔於富貴言或驕或謟）繚悷（矯弗之意）逴逴（遠貌）明月（喻懷王）皓日（喻頃襄王）堯舜（堯舜禪讓喻懷王傳子也）何險巇（至）僞名（讒者言王返不利於君）裯（單被也）晏晏（鮮也）民　慍惀（深靜貌）怐愗（愚貌）湛湛（深遠貌）習習（和舒貌）茇茇（飛翾翻也）闐闐（聲也）衙衙（行貌）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以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有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事易乎。何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恐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注　行復（行且也）　三年二句（詩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思何可支（支相支持也）　徐陳應劉（徐幹陳琳應瑒劉楨）　撰（定也）　都（凡也）　細行（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偉長（徐幹字）　箕山之志（堯請屬天下於許由由避之於箕山之下）　德璉（應瑒字）　孔璋（陳琳字）　公幹（劉楨字）　元瑜（阮瑀字）　仲宣續（仲宣王粲字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也續或爲獨）　體弱（典論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氣弱也）　仲尼覆醢於子路（孔子哭子路於

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以犬羊至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

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少壯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二句莊子年不可攀時不可止炳燭夜

遊炳當作秉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於邑嗟歎也

左思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以上總挈大綱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途所亙。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蒀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龍池瀥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

高爛飛熘於天垂。其閒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麗灼爍。以上前即南也於後則卻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昬。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樱枒楔樅。楩枏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修榦。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鴥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以上後即北也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蝛蛦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砂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尙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以上東即左也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有。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麋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皐。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

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沬。浸以緜雒。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以上西即右也）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栗罅發。蒲陶亂潰。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菲微。月來扶疏。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總莖柅柅。裛葉蓁蓁。蕡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鷩鶩鶼鷸。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鱧魦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以上都畿植物動物即中也）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

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鉰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以上城市貨殖）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飆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以上豪俠宴飲）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

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蹴蹈蒙蘢。涉蹻寥廓。鷹犬倏眒。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翦旄塵。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以上田獵山阜 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池。集於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婓。與神遊。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蚪。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閒。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以上水嬉及獵罷而宴 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也。以上人神奇偉 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埒。長

城谿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尙。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注 崤函河洛 前見 揚搉 粗略也 上世 謂蜀王蠶叢至開明其間推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之時也 中古 謂秦惠王滅蜀封公子通爲蜀侯之時也 靈關 山在成都西北 玉壘 山在成都西北 二江 江水出湔山東流濟成都 峨嵋 山在成都南 犍牂 犍爲郡今四川宜賓縣牂柯郡今貴州平越縣 龍池 在朱提南 瀺灂 水之聲 漏江 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江 湯谷 前見 濛汜 日所入也 火井 在漢臨邛縣今邛崍縣 華容 水在江北 岷嶓 前見 劍閣 谷在今劍閣縣 石門 在今四川襃符縣 褒谷 前見 巴中 前見 濮 夷名 銅梁 山在今合川縣南 宕渠 縣故城在今渠縣東 賨旅渝舞 巴有賨人剽勇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又數樂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 岷山 在今四川松潘縣北 白浪 夷名 盧跗 扁鵲盧人也跗俞跗也 二九門 武帝立成都十八門 叛衍 猶漫衍也 曜靈 白日 卓鄭 卓氏程鄭皆蜀之富人 三蜀 蜀郡廣漢犍爲也 萇弘 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杜宇 蜀王杜宇號曰望帝宇死化爲子規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公孫 公孫述 劉宗 謂劉備也備漢後故曰宗也

潘岳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

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胥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犂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罥以鐵鏁機關。既縱儡而又升焉。變陳焦之麥。柿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壍。寘壺鐳瓶甀以偵之。將穿響作。內焚穳火熏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幰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奬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

綏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讐也。語曰。或戒其子愼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是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以上八句總挈綱領彼邊溪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衞。墉不增築。婁婁羣狄。豺虎競逐。羣吏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熸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以上汧事危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恢恢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

壺。剮以長壍。鍤未見鋒。火以起燄。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匱竭。萁稈空虛。瞯然馬生。傲若有餘。写梁爲礧。柿松爲芻。守不乏械。櫪有鳴駒。以上馬敦守汧方略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謩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以上功勳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眂。以上因冤獄引決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以上哀榮

注 元康晉惠帝年號 關中今陝西省 扶風晉郡今陝西涇陽縣 編戶見前 建威建威將軍周處也 州伯雍州

刺史解系也翟吏羌人汧縣令陝西隴縣安西安西將軍夏侯駿也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櫝楚櫝與夏古令字夏稻
也楚荊也二物以收其戚大將軍梁王彤也噤害口不言心害之也齊萬氏作亂推齊萬年為主惴惴懼也瞷然
勁忿貌垻垻堅也安平安平君田單也張孟張孟談趙襄子之臣也雙龜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三木古刑
具以械頸及手足者

鮑照蕪城賦

濔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首七句言地勢雄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衡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以上言昔時之盛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寒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

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以上言近日之衰）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評 姚鼐曰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也

注 平原（即廣陵也）蒼梧（見前）紫塞（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雁門（今山西舊大同朔平二府）漕渠（刊溝也）崐崗（廣陵之鎮也）撲地（盡地也）出入（至）餘載（廣陵郡城吳王濞所築自漢迄於晉末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也）蔌蔌（風聲勁疾之貌蔌素鹿切）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孼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事。弔民

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注 朱鮪血友于（朱鮪謀害更始後降光武光武不忌其怨）張繡刃愛子（張繡反曹操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後繡降操封繡爲列侯）松柏（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慕容超（超掠淮北宋公北代獲超送於京師）姚泓（王鎭惡尅長安執送泓斬於建康）僞孽（蓋指魏武帝也）宣所以廉公二句（廉頗由趙奔魏後趙王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吳起治西河魏武侯聽讒召起起知西河必入於秦）白環（西王母獻環於舜）楛矢（肅愼氏貢楛於周武王）夜郎滇池（漢時國名皆雄結夜郎見前滇池在今雲南昆明呈貢晉甯昆陽諸縣）蹶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洛汭（洛水入河處也今在河南汜水縣西北）秦中（今陝西省）

江淹恨賦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

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顧弄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孼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迺騎疊跡。車同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注　華山注見過秦論　紫淵注見上林賦　宮車晚出猶晏駕也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趙王遷秦虜趙王張敖敖思故鄉作山木之嘔謳者不隕涕趙今直隸南部山西北部之地　房陵在漢中漢中今陝西舊漢中府　李君李陵也　上郡今陝西綏德縣　鴈門前見　明妃即王昭君也　敬通後漢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實抑而不用　中散稽康拜中散大夫　孼子庶子也　遷客海上句奴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　流戍隴陰婁敬戍隴西

江淹別賦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

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球與玉兮艷莫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厠。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

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煉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注　逶遲歷遠貌　御進也　曾楹高楹也　躑躅住足也　朱軒朱輿也　帳飲東都謂二疏致仕歸還之時也　送客金谷謂石崇送征西將軍祭酒王詡也　驚駟至赤鱗謂伯牙及瓠巴之鼓琴也　韓國至燕市謂聶政豫讓專諸荊軻也　潦水上游曰潰河流經直隸奉天入於海　至如至見期雍門周以琴能令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者悽愴流涕　喬木故里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　決北梁見楚辭　班荊楚聲子與伍舉遇於鄭郊班荊而坐　罇酒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　淄漢書有淄川國　河陽今河南孟縣　瓊珮詩佩玉瓊琚　金爐夕香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　結綬

千里（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瑤草（帝女死化爲瑤草見山海經）流黃（間色也）織錦曲迴文詩（竇滔妻蘇氏所作）華陰至還山（魏人脩芊食黃精於華陰山後不知所之見列仙傳）駕鶴至騰天（謂王子晉及洪崖先生也見列仙傳）芍藥之詩（詩溱洧章）佳人之歌（李延年歌曰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至陳娥（詩桑中章與竹竿章及燕燕章也）淵雲嚴樂（王子淵揚子雲嚴安徐樂）金閨（金馬門也）雕龍（雕龍赫修周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也）

庾信哀江南賦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以上敘所以作賦之由）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敘。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以上言己遭逢喪亂不能無言愁之作）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

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槃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以上言己奉使彼留不得生還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以上追痛梁亡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上言己不得東歸而作賦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値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

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淳深。事君彰於義烈。新埜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以上叙世德 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奰逆。終不悅於仁人。以上叙信之祖父 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以上信自叙仕梁時事 於是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賮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以上追述梁承平之盛 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

灰飛辨常是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刀斗於榮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猨鶴。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頳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以上言侯景兵起梁君臣忽於武備 彼奸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値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以上叙侯景內附 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烏。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鬭。以上叙臨賀王通侯景 爾乃桀黠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廟。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以上叙景圍臺城 將軍死綏。路絕長

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以上叙援兵不至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倡。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以上叙韋羊柳諸將 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强。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唳下。據神亭而忘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以上總言敗軍之狀 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難阻。神人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以上叙臺城陷武帝死遂言信自赴秦 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逮鄠坂之譏嫌。値耏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鷰之船樓。

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以上叙自金陵達江陵　若乃陰陵路絕。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屆於七澤。濱於十死。以上叙途中嗟天飄漂之狀　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衞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州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以上叙復見用於元帝而憂其不終　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元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

屛。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以上敍陳霸先滅侯景而故都終不可復 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以上弔簡文 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以上弔王僧辯 鎭北之負譽矜前。風飆凜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能傷馬。浮蛟沒鳶。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以上弔邵陵王綸 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威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

則寒。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以上叙元帝中興之業不終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俴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以上叙江陵之亡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谷摺拉。鷹鸇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以上總叙國亡之慘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鷰。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以上梁人被掠入關之苦別有飄

飄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 以上信自敘羇旅無家可歸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以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 以上叙江陵之亡禪陳之勢成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 以上追咎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亂生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以上自傷家世

注 戊辰 梁武帝太清二年 建亥 十月也 大盜二句 侯景反襲譙州以至建鄴 荒谷 楚地臺城陷後信奔江陵 華

陽二句梁元帝承聖三年信自江陵出使西魏是年冬魏陷江陵信遂留北不歸江陵在華陽 甲戌承聖三年 哭都亭羅憲
守永安城知劉禪降晉乃率所部臨於都亭哭三日 天道二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物極則反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故下云但有
身世王室之悲也 傅燮後漢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等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其子勸令棄郡歸鄉里燮慨然曰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 袁安二句後漢袁安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
噫嗚流涕 桓君山晉桓譚著新論廿九篇 杜元凱晉杜預著春秋經傳集解 潘岳二句岳著家風詩 陸機二
句機有祖德述先二賦 二毛頭白有二色 燕歌王褒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而競爲悽切及元帝出降方
驗焉 楚老王莽遣使徵龔勝勝不食而死楚老弔之哭甚哀子山世居楚地故多引楚事而自歎身事二姓也 畏南山二句南山
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言其屈身於魏如玄豹之遠害耳秦廷謂魏也 讓東海二句魏禪
周子山又仕於周 楚歌漢戚夫人涕泣高祖曰吾爲若楚歌戚夫人歔欷流涕 魯酒楚主酒吏求酒於趙趙弗與吏乃以趙厚酒易
魯薄楚遂圍趙邯鄲 追爲至爲主此賦記梁之興亡治亂及己之飄颻播遷 將軍二句漢馮異號大樹將軍言己牽宮中文
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己退爲侯景所據 壯士二句言己出使西魏如荆卿之不歸也 荆璧二句言聘於魏不能如藺
相如之不見欺於秦也 載書二句言不能如毛遂脅楚王以定從也 鍾儀二句楚鍾儀囚於晉范文子見其冠南冠曰楚
囚君子也重爲之禮而歸之子山本楚人故以自況 季孫二句言己出使留魏如魯季孫之留晉也 蔡威公二句蔡威公泣

盡繼血曰吾國且亡言使魏之後江陵遭兵革已無處求救也釣台二句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嘗整軍於釣台子山會爲郢州
別駕論水戰事爲武帝所賞引古自喩不勝班趙願入玉關之情矣華亭二句陸機兄弟共游華亭十餘年及機敗於河橋爲盧志所譖
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百萬二句侯景反梁臣如王質莊鐵謝禧等或退或降芟夷二句景戒諸將曰破
柵平城當淨殺之故諸將戰勝專以焚劫爲事頭會箕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江表王氣三百年秦時望氣者曰
東望有天子氣其後自吳孫權及東晉宋齊梁至敬帝太平二年共二百九十二年合陳則三百廿四年是知四句臺城之禍擬於晉愍
帝之於平陽江陵出降符於秦二世之於軹道士衡撫掌陸機初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撫掌大笑及左賦出遂輟筆焉平
子陋之班固兩都賦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掌庾周之掌庾大夫世功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掌庾之後爲庾氏經邦二句後漢有庾乘鄢陵人游學宮講論餘
則無聞稟嵩華二句敍庾氏在漢晉時世居潁川鄢陵之地代有名人也居負洛二句言庾氏由鄢陵又分徙新野鄢
陵北負洛水新野北臨淯水也永嘉二句謂晉懷帝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聰劉曜相繼作亂也値五馬二句晉惠帝太
康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後瑯琊汝南等五王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揚分後元帝
中興揚土淩江二句謂元帝徙都建康也子山八世祖滔隨帝過江始居江陵分南陽二句謂滔封遂昌侯也誅茅
二句子山江陵所居即宋玉故宅漢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水木宋水德齊木德山川崩竭謂宋齊興亡也家有四

句言自遠祖滔歷世至於高曾世以忠孝相傳多有直道全節之人河南謂鄢陵也胡書科斗文也少微四句少微星處士位也易天山遯逸民出論語謂信祖度易隱居不仕也降生二句信父肩吾不受賊職潛奔江陵故曰貞臣文辭句甲觀太子宮也肩吾累官太子率更令中庶子重其文詞漳濱肩吾家於江陵又嘗爲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叅軍故云漳濱既姦回二句謂侯景之黨宋子仙欲殺肩吾也嬰音備怒也王子二句王子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遊伊洛間晉叔譽聘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穹告晉侯曰太子行年十五而譽費能言信字蘭成十五歲而射策始含香二句謂初官尚書郎爲抄撰學士在東宮尋轉爲東宮學士故云仍矯翼也漢刁存年老口臭桓帝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此遊洊雷二句易曰洊雷震繫辭云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肆音肆尚書曰敎胄子易曰明兩作離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爲次不以天子之子爲上故曰齒胄乃解懸二句信又謂東宮領直司馬並受節度笠轂兵車無蓋尊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御寒暑典午午屬馬謂司馬也論兵二句江漢謂元帝爲湘東王時也時江路有賊梁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上流水戰事醜徒間其名德遂即散奔又嘗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爲鄴下所稱河西魏地也連茂苑二句以喻天監中立建與苑作緣淮塘也東門二句秦始皇作石橋橫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馬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言梁地東至海西至交趾也橘則二句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言蜀漢江陵諸州郡皆爲梁地西賮二句言朝貢之國多也吳越荊楚皆梁地王歆四句言梁與東魏通好不事甲兵也漁陽句以陳勝吳廣喻侯景起家爲北鎮戍兵也離石句以劉淵喻高歡使侯

景擁兵專制河南也 重雲殿名 士林館名 談劫燼二句言溺情釋教也 魚齒山名 獸角呂覽曰猛獸之角能以為

城 刀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升晝炊飯食夜擊持行令在滎陽庫中 龍媒馬也漢明帝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館

宰衡謂朱異也 膠船周昭王南征船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解王沒於水 朽索書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 猿鶴周穆

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蟲為猿鶴小人為沙 儆箄二句箄納醬中鹹著箄突膠椊水則清 魴魚二句詩尾魴魚赬王

室如燬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數見侵伐則多壘 殿狎二句言妖異迭見也 湛盧二句楚昭王臥

而得吳湛盧之劍於牀問於風胡子對曰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餘艎舟名 被髮二句周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

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言梁納侯景也 姦逆謂侯景也 遊魂句謂侯景之姦逆少而不羈及事爾朱

滎降高歡復思反叛始欲以千騎抵關潛圖事宇文泰後欲以三萬兵定梁又降於梁 鯨鯢梟獍鯨鯢大魚也梟鳥食母獍獸食父言

景大則并吞諸國小則使同類破滅也 玉燭四時調謂之玉燭 值天下二句言景以十三州內屬 飲其四句謂梁

遂納降也 豺牙四句謂侯景潛圖反叛也九鼎見前秦武王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州以窺周室 始則四句王子召戎謂臨川王

宏之子正德與侯景同謀反也姦臣介胄謂武帝不知其謀使正德為平北將軍也官政離邊言景始立政為天子後復降為侍中也師言泄漏言

正德咎悔密與書鄱陽王契使以兵入為賊所遮得致見殺也 望廷尉二句言景得罪於東魏來奔於梁是廷尉逋逃之囚又敗於渦

陽故稱窮寇 出狄泉句以劉淵喻侯景也 起橫江句言侯景敗渦陽而復起 石鼓郭璞山海經有璞西北鼓山言

石鼓晉書五行志言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郡國志言石鼓山有石鼓鳴則有兵事梁普通二年石鼓村地自開是其驗矣**金精**昴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太清元年兩火天裂三年有流星墮武庫是其事也**龍吟**元命包曰孤星則羣龍吟普通五年龍遊於曲阿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麟鬬**博物志曰麟鬥而日月蝕大同元年有大蛇鬥隧中其一被傷**桀黠**凶暴也謂侯景入臺城縱兵殺掠也**狠望**見前**黃圖**謂畿輔也**盧山**見前**赤縣**中國名赤縣神州**青袍白馬**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梁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常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履端**步歷之端也正月為端**單于**謂侯景也**長圍**時人以武帝所圍處為長圍**兩觀千門**觀闕觀也漢建章宮為千門萬戶謂侯景使王偉陳慶等以甲防守太極武德諸殿也**白虹貫日**鼂錯刺韓隗白虹為之貫日太清元年三年白虹貫日**蒼鷹擊殿**專諸刺王僚蒼鷹擊於殿上**夏臺二句**喻武帝被幽也夏桀召湯而囚之夏臺括地志昔堯德衰為舜所囚故濮州鄄城縣有堯城**官守二句**謂援兵之不力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子楯名臧斧也**陶侃二句**陶侃喻王琳也顧榮喻羊鴉仁也太清二年元帝遣王琳獻米未至都陷乃中江沈米輕舸還荊太清三年景既背盟羊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景為景所敗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以報梁德因自責而泣**將軍死綏**文見司馬法注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左傳注曰綏古名敗軍為綏**路絕長圍**景築長圍以絕內外**烽隨二句**城內以侯景背盟舉烽鼓噪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景令左右射墮之皆化為鳥飛入雲中**韓分趙裂**侯景至援兵百萬皆走邵陵王綸敗奔京口城賊執西豐公大春故曰分裂也**班馬**左傳齊師夜遁邢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之鳴也昆陽戰象光武克昆陽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常山陣蛇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子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五郡三州五郡蓋指湘東邵陵武陵廬陵
南康也三州蓋指荊州益州郢州也言侯景圍臺城武帝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也護軍謂韋粲也粲屯青塘當石頭東路因
昏霧軍入塞道致敗不避賊而死三世謂粲祖叡父放與粲也史記將三世者敗濟陽謂江子一子四子五兄弟三人也三人同時戰
死歸元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尚書謂羊侃也有齊將四句悼羊侃能如田單之守齊不幸疾死不能如燕慕容
垂寢疾築城也申子柳仲禮小字申子與藩赴援見推總督咆勃怒貌也胄落四句謂柳仲禮青塘之敗也左傳邾人獲
公胄縣諸魚門古詩飲馬長城窟漢高祖被大創十二通中通者有四翮羽中流矢刮骨去毒功業二句謂仲禮改節閉營不戰降於侯
景隼翼二句亢倉子曰以隼翼而披鷃不明者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鷃也戰國策虎得狐狐曰無噉我天帝命我掌百獸百獸見我能
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己反以為畏狐也謂景執西豐公等義而釋之而正德乃收而害之也鶴唳符堅敗淝水聞
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胡茄劉琨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欷歔亡戟孫策與太史慈鬥策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棄馬孫策攻笮融流矢傷股不能乘馬鉅鹿項羽大破秦軍於鉅鹿秦鉅鹿縣有沙丘臺長平當云武安秦軍軍武安西鼓譟
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縱兵大破之桂林二句謂臺城既陷建康荒蕪也吳都賦曰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又曰佩長洲之茂苑伍子
胥曰見麋鹿游姑蘇之臺晉鄭二句謂臺城陷後諸王不急討賊自相猜忌也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公叔文子曰太姒之

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探雀鷇二句 謂武帝餓而死也史記趙世家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主父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左傳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 東側二句 謂侯景惡葬武帝又弒簡文也左傳崔杼弒其君崔氏側莊公於北郭杜注側葬埋之不殯於廟呂覽高誘注經齊湣王無道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東廟終日而死 鬼同二句 謂傷梁亡建業爲侯景所據也春秋時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後果有公孫彊而亡曹申包胥如秦乞師七日七夜哭不絕聲 爾乃云云 以下序己道奔江陵歷盡關塞之苦也 逢郢坂句 謂己自吳奔楚猶伍子胥自楚奔吳也 耏門 春秋時鄭瞞伐宋耏班御司徒皇父敗狄於長丘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 落葉 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謂循江西行 鋸牙二句 言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遇侯景襲郢之兵 青龍 吳王夫差造青龍舟湘州賊陸納造青龍艦子山引之又屬吳事古今合符矣 飛燕 晉令水戰有飛燕船 張遼王濬 王僧辯胡徐僧祐等也 風驚射火 謂景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也赤壁之戰吳取鬥艦數十艘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船放火發時風甚猛曹軍受焚大敗 箭重回舟 謂景遁潛軍夏首又倍道歸建鄴也孫權乘大船觀魏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廻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未辨聲二句 謂賊任約爲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爲杜龕所擒不能救也吳將黃蓋字公覆中矢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爲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遂以得生魏將杜伯侯受詔作御船於陶河與諸葛誕試船遇風覆沒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至岸杜侯竟溺死 落帆二句 謂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故人蕃韶時爲郢州刺史接信也 路已分二句 由郢州而至江陵而悵望舊都也 陰陵失路

項羽至陰陵迷失道**釣臺**武昌城南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望赤壁**曹公敗赤壁泣下沾衣**艤烏江**項羽敗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以待謂羽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羽曰我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卒不渡**謂荊衡二句**謂元帝可恃以靖亂也**過漂渚句**韓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以水擊絮曰漂**託蘆中**伍子胥奔吳追者在後子胥止蘆中日夕乃渡江**七澤**荊州楚境**濱於十死**齊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賈誼書曰十死一生**天保**詩天保定爾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殷憂**劉琨勸進元帝表云或殷憂以啟聖明**信生世四句**謂信父肩吾卒於江陵也司馬遷生於龍門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子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所著論矣**昔三世二句**博物志曰太丘長陳實實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慚卿卿慚長漢書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世仕漢子山自言先世之德無慚於卿長及己身而衰落也**泣風雨二句**信思親也曾子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子路見孔子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就汀洲二句**時元帝猜忌信憂讒待死若屈原諸葛恪也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吳志諸葛恪傳童謠云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絡於可相求成子閣後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石子岡成子閣者石子岡之反語也**西楚二句**謂元帝馳檄討景也時元帝尙未正位項羽都彭城元帝都江陵故以爲比左傳楚子怒劍及於寢門之外繁陽楚地也**金匱**太公有金匱書**玉堂**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蒼鷹二句**晉令云水戰有蒼隼船又陶侃有青雀舟方言江東人呼艣爲舳古詩象牙作帆檣**白馬句**王僧辯與陳武帝盟於白茅洲漢高祖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 **黃龍句** 僧辯渡江賊望見官軍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疾禹南渡江黃龍負舟 **海潮迎艦** 吳都賦近海潮而振緡

江萍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人問於孔子孔曰此萍實也食之吉祥惟霸者爲能獲焉 **戎車二句** 謂王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王午陳霸先於石頭西共攻景吳都賦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破巢二句** 謂侯景敗奔也 **埋長狄二句** 謂斬侯景也左傳公使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黃帝戮蚩尤於中冀之野 **燃腹二句** 景死僧辯以鹽斗置腹中送建康百姓爭食其肉元帝命煮其頭而漆之以付武庫漢董卓既斬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戰國趙襄子最怨知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直虹** 侯景傳云白虹貫日三重天文志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晉宣帝時有長星墜於諸葛之壘又詩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帝斬公孫文懿於星墜之所 **昔之虎踞四句** 傷故國之凋殘也臺城克縱兵入宮蹂掠是夜遺燼燒殿閣皆盡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諸葛亮覩秣陵山阜歎曰鐘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司馬德操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潘岳云狐兎窟穴於殿詩邦國殄瘁殄盡瘁病也 **仁壽鏡** 陸機與弟雲書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 **茂陵書** 漢武帝內傳帝崩時遺詔以雜書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年李友入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冉登見經及箱流涕曰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知帝爲得仙得之下者矣漢武好道梁武佞佛故用此語 蓋傷之也 **立德四句** 此下悼簡文帝也簡文器寬宏性恭孝藻辭豔發善談玄理能理庶務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書謨明弼諧寅亮天地荀粲曰象外之意繫表之言高士傳有河上公 **更不遇二句**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汲冢周書太子晉告師曠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愼無言㖾簡文爲太子時爲賊所制不能遇浮丘公卒至於死也太清二年景入都

後三年爲大寶二年帝爲景所弒是無言於師曠也 **愛子二句** 臺城陷後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釋拜剪爪髮以寄之魏武帝病篤指

四子季豹屬姬女曰以累汝又遺命諸子吾死後汝等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曰北闕二句** 言當此之時如柳敬禮南康王會禮

等非無北闕內應之兵而賊之心腹如王偉蕭賁等其守兵猶有雲臺之仗以致忠臣見戮簡文遂被弒也漢吏始入長安誅王莽莽將王邑等拒

擊北闕下魏志高貴鄉公髦甘露五年注魏氏春秋曰帝自將李昭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時景入宮王偉等皆弄主

兵故引雲臺之仗云 **司徒二句** 王僧辯討景平逆進授司徒言今日僧辯之師猶昔日狐偃勤王之舉也 **橫瑚戈** 晉語韓簡挑穆

公衡瑚戈出見使者 **執金鼓** 漢書吳王濞傳漢兵至膠西王肉袒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全節**

地名 **枉人** 山名或云殷討殺比干於此因得名 **南陽四句** 敬帝初即位僧辯豫援立功承制齊文宣又納貞陽侯蕭明以爲梁嗣僧

辯不納後納之明踐位僧辯常處石頭城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以事報陳武陳武宿有圖僧辯

志及聞命銜枚而進縱火焚之執僧辯父子俱絞殺南陽二句哀僧辯功成見殺也上蔡二句罪僧辯內有其主而外求君以至父子俱戮吳越春

秋越王賜文種屬鏤之劍種得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史記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

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李斯舍扶蘇而立胡亥且父子同戮故取以爲比 **鎭北** 謂邵陵王綸也 **負譽矜前** 謂綸初率衆二萬人大破

賊於愛敬寺下景懼欲遁卒爲景所敗還奔京口是其負譽不終也 **水神四句** 謂綸少時險噪不爲山川之靈所祐故討景之功不成也

綸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鷙熊嚙綸乘馬又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傷舟及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又綸子確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之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卒害之水神遭箭見秦始夢與海神戰遂以連弩入海射巨魚山靈見鞭見上鞭石成橋句

才子二句 謂元帝兄弟猜忌俱至敗亡也武帝有子八人故以高陽氏比之

中宗二句 謂元帝討侯景雪武帝簡文之恥也

去代二句 謂元帝由湘東王而承帝業也漢書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帝王世紀云摯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後受摯禪是爲帝堯

反舊章二句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正始魏邵陵厲王之年號時士大夫競尚清談世號正始之風

沉猜二句 元帝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雖骨肉亦偏受其害

齊交二句 齊謂北齊秦謂西魏也國策楚陳軫曰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矣

背關二句 謂元帝安戀江陵不復歸都建也漢書項羽背關懷楚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也吳都賦有吳之開國肇自泰伯

緣林四句 譏元帝拔逆黨任約謝答仁於獄以抗拒武陵王紀骨肉相殘蜀平而江陵隨之以亡也後漢書劉玄傳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綠林山名漢書英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

問諸二句 元帝聞武陵王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問諸句見左傳魏志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符刻厭勝之具無所不爲

荊門句 謂元帝命樊猛斬武陵王紀於荊門也廩延用左傳共叔段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事譏元帝害弟也

夏口句 謂元帝以舟師逼邵陵王綸於夏口綸卒爲魏所殺是禍由元帝也濫泉用左傳成季酖兄信叔歸及逵泉而卒事譏元帝害兄也

蔑因親二句 孝經云因親以教愛孟子曰其兄彎弓而射之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既無謀二句謂元帝安戀江陵信黃羅漢宗懍之邪說不用王褒周弘正朱買臣遷都建業之言也左傳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肉食謂在位者光武欲建都洛陽杜篤以關中先帝舊京不宜改營作論都賦奏之未深思二句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元帝與武陵王紀書曰吾膺此樂推事歸當璧當璧即左傳康王諸子事故取子干爲比言其未思五難也元帝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故此文三端或作二端又帝能詩工書善畫時人謂之三絕韓詩外傳曰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辯士舌端登陽城二句謂元帝即安荊楚猶登至險以避險臥不安以卜安也左傳陽城九州之險也禹貢北至於底柱底柱在河中形若柱也既言四句言元帝忌克殘忍當援師討景時但坐觀時變而無兄弟急難之義如於邵陵武陵河東桂陽之屬俱自相屠戮也左傳夷吾其言多忌克詩兄弟急難地惟四句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州黷恐寒盟如魏宇文仁恕來聘帝接有闕致起魏師賈誼云淮南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史記趙郝曰此彈丸之地左傳曰君無怨廑又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寃禽二句寃禽名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塡東海大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叟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出入之迂聚室而謀平之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雖我之死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智叟無以應神聞之告帝帝感其誠命夸二山兪元以荊州小國內外構釁不量力也沴氣四句謂災異迭見梁運將終也後漢五行志注凡六沴之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左傳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其當王身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亡吳二句左傳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又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周

含四句周含鄭怒譖蕭詧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釁魏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左傳周鄭交惡楚結秦冤謂西魏來伐也左傳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魏師至帝幽逼製詩曰南風且絕唱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其繇曰西鄰責
言不可償也言楚有可敗之道西魏乘機而入也俄而二句魏志公孫述曰梯衝舞於城上左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陸機詩曰胡馬
如雲屯言魏師之盛也俴秦車二句詩小戎俴收俴淺也俴收淺軫也又曰文茵暢轂暢轂長轂長轂也漢書毋持布鼓過雷門下
陳倉二句諸葛亮圍陳倉巧思損益連弩韓信擊魏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楚有四句言江陵防守之
弱不足抵魏師也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左傳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王莽拜將軍九人
皆以虎爲號後漢書皇帝催九虎之軍雷震四海辭洞庭二句謂己時去江陵身在長安也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望涔陽
兮極浦熾火二句左傳火焚其旗不利行師又曰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玉軸二句魏軍燒柵元帝焚古今圖書十
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曰文武之道盡於此矣龍文劍名下江二句下江長林梁時屬武寧郡魏軍至襄陽蕭詧率衆會之武寧既
失遂入江陵徒思二句公羊傳云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史記田單守即墨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
穿城而出燕師大敗言武陵郡下長林不可固守惜無良將以見敗也章曼支二句言江陵敗亡之日去國者多也仇猶納智伯大
鐘章曼支諫下聽章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虞許之宮之奇諫弗聽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二
句光武至滹沱河王霸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已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燕丹四秦遁歸夜半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客爲雞鳴野雞

皆應乃出　忠臣二句謂王琳陸法和等也國語聖人不出忠臣解骨恨賦云莫不飲恨而吞聲　章華二句江陵故楚都章華雲夢皆楚地左傳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漢高祖僞遊雲夢　荒谷四句魏軍至胡僧佑杜巖杜機謝答仁等俱受害帝與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選百姓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左傳楚屈瑕代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秦始皇坑儒生於硎谷史記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拉脇摺齒左傳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寃霜二句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爲之降霜後漢匈奴攻耿恭於疏勒城擁絕澗水吏士渴乏恭向井再拜泉水奔出　城崩二列女傳齊襲莒齊杞梁殖戰死其妻就其夫屍于城下而哭之城爲之崩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沾竹竹文爲之斑斑然　水毒二句左傳晉鄭代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使人拔趙幟立漢幟　十里二句白孔六帖云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饑隨二句晉書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避暑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漢靈帝爲諸黃所劫出穀門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還至帝舍　秦中二句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晉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奉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　瓦解二句春秋斗運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冰泮　物理論云熱氣散而爲雷　渾然二句荊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役庾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乃悟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淄澠二水異味既合則難辨喻當時貴賤紊亂盡被虜辱矣　雪暗二句魏平江陵時天寒雪凍死者塡溝壑范雲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鮑照詩層冰如玉岸　逢赴洛二句言己在長安遇諸見俘之人也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機集有赴洛

詩有赴洛道中詩二首董卓作難王粲避難荊州登江陵城樓懷歸而作登樓賦　聞隴水二句秦州記山東人行役升隴山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又曰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古樂府有度關山曲　君在二句漢車師國王治交河城青波楚地此設為閨怨之辭　石望夫二句幽明錄武昌北山有望夫石述異記中山有望子陵　才人二句史記趙王武臣為燕所獲囚於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厮養卒以利害說將燕以為然趙王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晉瀟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　栩陽二句藝文志有別栩陽賦五篇又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別有二句武威漢郡金微山名也　班超二句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溫序為隗囂別將所拘劫大怒伏劍死光武聞而憐之命喪致洛陽城傍為辰地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乞骸骨歸葬　李陵二句李陵別蘇武詩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時南北流寓各許還國惟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　江陵二句魏尅江陵明年敬帝至建鄴是仍都金陵也三年陳受禪是金陵之禍矣　借人二句言魏伐江陵蕭以兵會之遂平江陵也　撥亂二句謂元帝也　伯兮二句伯叔猶言長幼哀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也猶子謂岳陽王詧對元帝而稱也謂元帝子若長若幼皆見戮於元帝之猶子也　荊山二句韓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于荊山下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淮南子高誘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珠玉喻帝子也　鬼火二句平林新市皆楚地漢光武中興兵有新市平林之號胡僧辨等皆元帝中興之臣至是皆戰鬥死是以傷之許慎云兵死之血為鬼火黃帝殺蚩尤有驅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石棺石槨有烏翔集其上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　梁故四句梁故豐徙

謂元帝從建鄴徙都江陵也江陵楚地魏都關中秦楚魏滅梁是楚實秦亡也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本豐故梁徙亡秦必楚子山反文以切時事也左傳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廢指江陵之敗又指建鄴之禪也

昌謂北周之盛又謂陳武之篡也 **有嫣四句** 有嫣謂陳武帝也陳本嫣姓在周為陳國後以國為氏讓王謂敬帝也帝遜位於陳陳受

命奉帝為江陰王左傳有嫣之後將育於姜謂陳氏奔齊其後有齊國也西征賦曰輸文武之神器於莊子有讓王篇 **天地二句** 二語見易

謂江陵亡蕭詧戀魏人之小惠不聽尹德毅襲于謹等撫有江陵之言致長幼被虜弱小加刑既傷好生之心又失大寶之位使雍州西去建鄴東

亡也 **無賴二句** 謂丹陽諸郡皆為陳有也無賴子弟謂陳武帝也武帝其初甚微漢書吳所誘皆無賴子弟 **惜天下二句**

謂蕭詧與元帝本一家而反適資強敵也南史朱異謂武帝曰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漢書高祖謂吳王濞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反氣豈若耶然天下一家愼無反 **鶉首二句** 江陵平時周太祖尚臣於魏以江陵一州之地立詧為梁王而襄陽形勝之地

為梁朝創基之所盡歸於周故賦深悼之賜秦謂為西魏所有也西京賦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

翦諸鶉首鶉首秦之分野也 **且夫六句** 言八世祖滔昔遭亂播遷江陵今已又北遷長安漳水東至江陵故云東川 **提挈四**

句 滕王序云信攜老入關烝烝色養子山集云基息苟娘又云一女成人一長孫孩稺是子山長幼並入長安也潘岳西征賦攜老幼而入關詩

死生契闊契闊勤苦也楚辭有天問 **零落二句** 魏文與吳質書曰零落略盡魯靈光殿賦未央建章之殿皆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在喻知

交將盡惟己獨存 **日窮四句** 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歲且更始謝莊月賦端憂多暇 **長樂二句** 長樂漢宮名西

吳乘權曰此段勉董生行是正寫賓

又曰此段勉董生行是反寫主

又曰樂毅逃趙之後尚不忘燕故欲弔之此句勉董生之終不忘朝廷也

京賦實爲天地之奧區神皐漢長安城東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洛陽伽藍記淸陽門內永和里當世號爲貴里**渭水二句**秦始皇築咸陽宮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秦始皇陵在驪山陵有銀鳧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幕府二句**魏世宗高祖滕王逌皆曾拜大將軍晉國公護爲丞相並禮重子山漢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漢公孫弘爲丞封平津侯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鐘鼎二句**漢鄭昌上書訟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言己仕周得與貴戚交遊非其好也**灞陵云云**李廣家居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信謂己猶是梁故右衛將軍也楚頃襄王之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言無梁嗣可復國也

韓愈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評　朱子曰邵南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

又曰送董生却勸燕趙之士來仕則董生之不當往已在言外

行亦爲邵南也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驚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吳乘權曰董生已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於諸藩鎭故公作此送之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諸鎭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文僅百十餘字而有無限開闔無限變化無限含蓄短章聖手

注　燕趙（見前）　望諸君（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望諸今河南睢縣望諸澤）　屠狗（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與之共飲燕市酒酣歌於市中）

韓愈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淸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以上同爲御史）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顚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

霹靂迫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以上同南遷）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臂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以上在陽山臨武時兩人相約會於界上）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淸寫泊沙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嘷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豞讙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堦上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以上同掾江陵同遊南岳洞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呑不復宣（以上自在京別後遂不復見）刑官屬郞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憒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伸孰勸爲善（以上張之末路潦倒而死）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

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壙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以上述哀

評　茅坤曰公之奇崛戰鬬鬼神處令人神眩　姚範曰淒麗處獨以健倔出之層員疊聳而筆力堅淨他人無此也　曾國藩曰祭張員外文以奇崛鳴其悲鬱鏖戰神鬼層疊可愕祭柳子厚文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等乃不復攀躋矣

注　河南今河南洛陽縣　貞元唐德宗年號　張十二員外張署也　側肩至如刀謂讒人以言傷人公與張署同爲御史因旱飢上疏乞寬民徭爲李實所讒俱貶南方縣令又與署同赴貶所　陽山縣今廣東陽山縣　臨武今湖南臨武縣　洞庭湖在湖南境長二百里廣百里華容南縣安鄉漢壽沅江湘陰各縣環之　湘水湖南之巨川源出廣西靈川縣之海陽山　二妃至染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　僕來至望者公與張俱令南方次年會宿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驂去驂驢屬也騤不駿去之則亭矣虎取而去疑其亭也故來寅望徵虎者寅屬也猛獸果信否言虎取驂果亭而順宗即位皆改江陵府掾公遂爲法曹張爲工曹是不待禱而有所憑也州柳州今廣西馬平縣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郴山在今湖南郴縣　衡陽今湖南衡陽縣　湎沉湎也　令章酒令　太湖即洞庭也　鹿角洞庭中地名　刑官至是斡著爲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出爲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　令作南昌恐誤　獠夷名　用遷澧浦謂爲澧州刺史也　爲人受瘥著爲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

牒州徵錢倍經數署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注　犧罇至之災　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罇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罇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爲失性均也　馽　絆馬足也　羈　馬絡頭也莊子云連之以馽羈　富貴至誰紀　太史公答任安書云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以上生能澤其民）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以上死能食其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

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評　樊汝霖曰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盖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于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柳子厚終于柳州以精多魄强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碑矣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嶽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蘇內翰記潮州廟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其斯之謂歟　石敏若曰世以公此文爲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爲明神烈鬼巍峨廟食

吳乘權曰風月是一篇張本

理也李衞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于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　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曾國藩曰羅池神碑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漸入佳境

注　羅池廟（柳子厚神廟也子厚終於柳州郡人以爲羅池之神廟在羅池上羅池在今廣西馬平縣）爲州（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謂不鄙之以爲夷柳州今廣西馬平縣古百粵之地也）步（水際謂之步）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三年（長慶三年）侯舡兩旗（柳人迎神俗以一舡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鵝山（鵝疑當作峨子厚由水記云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北方（中國也柳州在南故以中國爲北）驅厲（至）之左（子厚龍城錄羅池北役者得白石上有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女首福土氓制九醜）蛇蛟（言秫稌之穗如蛇蛟也）

蘇軾前後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淸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

又曰此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郤在下一段

又曰長公有此一段見解纔借周瑜事相感發

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

又曰前此有意來遊。卻未登山。此則無意復至。而備領登臨之趣。孤鶴一段。尤屬非非想矣。

又曰仍用風月二字。乃長公一生襟懷。

又曰卻是復遊神情。

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評　凌安國曰按東坡與范子豐書云黃州少西山麓陡入江中石色如丹

傳曰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鎭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世人以赤壁在武昌嘉魚縣東坡所遊者黃州赤嶼也恐亦未確　東坡前後赤壁夜遊在元豐五年壬戌其元豐三年庚申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旣奏新曲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按東坡書有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委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唐宋文醇評曰軾手書帖爲慮者如代而卒莫消

長也後人易代爲彼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後人易食爲適今詳軾意言水與月雖前後代嬗而本體不遷所爲觀方知彼去去者不知方也今易爲如彼以對如斯將彼月而斯水乎水與月何彼我于其間也六識以六入爲養其養也胥謂之食目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口以味爲食身以觸爲食意以法爲食具見釋典故曰江上淸風山間明月耳得成聲目遇成色者皆吾與子之所共食也易爲共適意味索然當時有人問軾食字之義軾曰如食邑之食猶云享也軾蓋不欲以博覽上人故權辭以對古人謙抑如此　軾脫御史臺獄謫黃州團練副使壬戌之冬謫三年矣其作二賦蓋與造物者遊而天機自暢幷無意于弔古更何預今世事嘗書寄傅欽之而日多難畏事幸毋輕出者畏宵小之据摭無已又或作蟄龍故事耳乃文徵明謂以曹孟德氣勢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轉以寄傅欽之之語爲証謂爲實有所譏刺可謂烏焉成馬矣東坡在黃安石之黨正烈而謂消滅無餘耶若東坡以安石比孟德謂終當消滅無餘則將置神宗于何等也東坡畏當世之据摭而屬其

友勿出示人寧知後世讀者仍以當世之心据摭之不已亦不幸也已果若其言則前賦更何足味而此後賦又將以何語爲刺譏耶文人穿鑿之論取快一時不知印定後人眼目使古人本意不顯佻薄之子因謂古人作文無往非刺譏當世者遂猖狂謬悠而不可止既害人心術而滑謹之人畏其如此必章鉤句棘一字不敢下迫窘詰屈而文字之道或幾于熄孰非此等議論階之厲歟

注 壬戌（元豐四年） 赤壁（赤壁有二惟蒲圻縣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是其誤也） 斗牛（二星名） 一葦（謂小舟也詩一葦杭之） 羽化（道家飛升遐舉也） 蜉蝣（蟲名朝生暮死） 狼藉（言散亂不整理也狼起臥遊戲多藉草而草皆穢亂故曰狼藉） 雪堂臨皐（軾在黃州寓居臨皐亭就東坡築雪堂號東坡居士臨皐今湖北黃岡縣南大江濱） 蒙茸（草卉叢生也） 虎豹（石狀類虎豹者也） 虯龍（木狀類虯龍者也） 馮夷（河神）

古文四象卷四終

吳摯甫先生記古文四象後

右曾文正所選古文四象都四卷往時汝綸從文正所寫藏其目次公手定本有圈識有平議皆未及鈔錄其後公全集出雖鳴原堂論文皆在此書獨無有當時撰年譜人亦不知有是書意元書故在終當續出今曾忠襄惠敏二公皆久薨逝汝綸數數從曾氏侯伯二邸求公是書書藏湘鄉里第不可得謹依舊所藏目次繕寫成冊其評議圈識俟他日手定本復出庶獲補完自吾鄉姚姬傳氏以陰陽論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於是有四象之說又於四類中各析爲二類則由四而八焉蓋文之變不可窮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稱量而審定之以爲某篇屬太陽某篇屬少陰此則前古無有眞天下偉大觀也顧非老於文事者驟聞其語未嘗不相與驚惑文之精微父不能喻之子兄不能喻之弟但以俟知者知耳此揚雄氏所以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公此編故自謂失之高古夫高古何失世無知言君子則大聲不入里耳自其宜矣文者天地之精華自孔氏以來已預識天之不喪斯文後之世變雖不可測知天苟不喪中國之文後君子讀公此書必有心知而篤好之者是猶起姚氏曾氏

相諸唯於一堂也豈不大幸矣哉公又嘗欲分古近體詩亦爲四屬而別增機神一類其後蓋未成書獨於所鈔十八家五言古詩嘗刻四類字朱印本詩之下曰氣執識度情韻皆與文同曰工律則與文異而無機神之說蓋仍用四類也今幷繕寫附著卷中讀者可以隅反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再版

古文四象

（每部四册定價大洋八角）

編纂者 東臺張翔鸞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同孚路口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有正書局分局 南京 奉天 蘇州 南昌 廣州 天津 漢口 杭州 鎮江 成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L 008 476 807 6